

寫作的故事

顧鳳城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體例

- 一 本書用故事體裁講述「文章作法」的全部知識。
- 二 本書依照教育部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編輯，以養成學生「用語體文及語言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為目標。
- 三 本書可供初級中學作文教學或學生自習之用。
- 四 本書與初中國文教材相互聯絡，所舉範例亦以初中學生應精讀之選文為限。
- 五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一）文法，注重句式、詞位、詞性等之分析；（二）作法，注重文章體制、取材、結構、描寫等方面；（三）修辭，注重文字之調整與運用之方式。
- 六 本書分為若干節，每一節講述一種知識，採取混合編制的方法，以避免講義式的呆板無味，惟節與節間互相聯絡，全書成一整然的系統。
- 七 本書材料純以初中學生生活為範圍，俾語文與實際生活打成一片。

本書包含文法作法修辭之成分

(一)文法

詞和句

名詞

代名詞

動詞

形容詞

副詞

介詞

連詞

助詞

感嘆詞

本書包含文法作法修辭之成分

寫作的故事

句式圖解

(二) 文章作法

作文的意義

文章的分類

文章的取材與結構

記敘文

描寫文

抒情文

說明文

議論文

小品文

應用文

(三) 修辭

文章的要點

文章的統一和流動

文章繁簡

文章的美質

譬喻

擬人和擬物

文章的體類和風格

(四)其他

標點符號使用法

詩寫法

目次

一	第一課	……	一
二	詞和句	……	七
三	參觀圖書室	……	一五
四	取材和結構	……	二一
五	筆記	……	三四
六	座談會	……	四六
七	一封信	……	五四
八	記敘文作法	……	六一
九	述語	……	七三
一〇	文章的要點	……	九八
一一	統一和流動	……	一〇六

一二	事物的區別	九六
一三	生活就是課本	一〇六
一四	自然的偉大	一一五
一五	人物與個性	一二三
一六	「在」字的用法	一三〇
一七	「連詞」的討論	一三七
一八	文體論	一四九
一九	文章的美質	一五八
二〇	兩種詞的運用	一六五
二一	特寫	一七五
二二	標題和符號	一八三
二三	怎樣譬喻	一九四
二四	月夜	二〇二

二五	演說競賽……	二二一
二六	句的構造……	二二〇
二七	句的圖解……	二二七
二八	辯論會……	二三四
二九	擬人和擬物……	二四五
三〇	最真實的表白……	二五二
三一	論小品文……	二六〇
三二	話別……	二六九

一 第一課

炎熱的暑假很快地就過去了，林景波已從啓蒙小學畢業了業，考取了養正中學。

養正中學是華僑盧炳生創辦的，在南中國的中等學校中常得起首屈一指。因為經費充足，所以校內的設備很完全，什麼科學館，美術館等等，在一般的中等學校大都是沒有，這裏却都有，因此學校就十分發達。這個學校更其值得稱讚的是四週的環境。這裏的風景真是美極了，三面臨海，一面靠山，在青山綠水中間，透出一座座紅紅綠綠的小洋房，校舍的隙地更滿植着南國所特有的高大的相思樹和合歡樹，在那樣幽美而恬靜的環境中間，學生們真是享盡了人間的幸福了。

景波來到校裏，一看到這種環境和校舍，不由的暗暗歡喜，心裏得到不少的安慰。

兩天以後就是正式上課的日子，第一課就是國文。景波懷着滿腔的希望走進了教室。那時有許多陌生的新同學已先在那裏了，等到上課鐘一響，他們所期待的那位國文教師，果然人未生就

走了進來。

沈先生大約有三十來歲年紀，中等身材，在不甚豐滿的面頰上顯出一種沈毅而懇切的表情。眼睛略帶威儀，注視人的時候很有光彩。

他的聲音很沈着，點名時把一個個的面孔看過了，弄得大家倒很不好意思。

點完了名，他並不教書，先對大家作了一次演說：

「諸位同學，今天第一次上課，本級是新班，除了一小部分是由本校的附小升來之外，其餘都是從各處來的新同學，許多不相識的人忽而聚在一起過着共同的生活，這是很快樂的。即如我和諸位同學本來也是不認識的，現在驟然增加了這許多新朋友，我心中當然也是十分高興的。現在關於國文課教學的計劃，先和大家談一談。講起國文來，現在大家所讀的書，如公民、歷史、地理等科，都是用本國文字寫成的，所以廣義說起來也是國文。現在所以將國文獨立一科的原因，就是把其餘各科完全注重在各該科知識的獲得，在國文課上專門講述中國語文的知識，這是我們首先要知道的。其次講到時間的支配，現在國文課每星期共有六點鐘，我預備三點鐘講述選文，給大家熟讀用的；一點鐘講述讀書法，作大家課外讀書的幫助；兩點鐘是作文，我想用一點鐘專講方法，或

者從同學中間在作文時所犯的毛病提出來討論，其餘一點鐘由大家習作。不過語文的知識是互相聯帶的，在講選文時，也常常要講到文法作法等方面，在講作法時，也常常要引選文做例子。」

沈先生一口氣說到這裏，略頓一頓，眼光向各人的臉上掃一掃，然後再接下去說：

『你們對於我分配時間方面有什麼意見嗎？』

略停了一停，有一個學生站起來發言了：

『先生，我覺得作文一點鐘是不夠的，恐怕來不及交卷。』

沈先生順着他的座位在點名簿上一查，知道他叫范志誠。

由於范志誠一提，許多同學都附和起來了：

『是的，一個鐘頭的作文是不夠的。』

沈先生略略躊躇了一下，就和大家說：

『那麼，做短一些好了。如果真正來不及，就隔一天交卷也可以。』

關於時間的支配，就這樣的解決了。

接着，沈先生就問問學生投考這個學校的旨趣和經過來。

有的說是爸爸教他來考的，有的說因為有一個表兄在這裏教書，也考進了這個學校，祇有一個名叫錢定邦的他說投考本校完全是自己的意思，是沈先生又問他是什麼動機來投考的？

『我因為在少年世界上看到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表兄的同學做的「我的學校」，講到這的環境如何優美，設備如何完全，教師如何優良，那時我的一顆心就已懸掛在這裏了；後來又在少年世界上讀到沈先生做的「新少年的責任」，使我很受感動，一打聽知道沈先生就是此地初中一年級的教師，更使我喜歡這裏了。因此今年暑假在小學畢業以後，我就請求爸爸允許我投考本校，結果是考取了，所以心裏很是高興。』

定邦說完以後就坐了下去，面孔上還展露着微笑。

於是沈先生再接再下去說：

『是的，我在今年的春天在少年世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想不到這篇文章發生了作用。至於本校的同學，也很喜歡向外投稿，所以定邦到本校來，可以說完全是這兩篇文章介紹的。因此我在這裏却得到了一個具體的說明，就是文章的功用問題，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思想情感，可以用三種方式表達出來，第一種是動作，如面部的表情，手足的活動等；第二種是言語；第三種是文字。前二

種都是直接的，眼手近處儘可以看得見，聽得到，而且不能傳之久遠。文字就不同了，在空間方面說，那麼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在時間方面說，我們就可以依靠文字知道前人的思想行為，同樣，後人也可以從文字知道我們的思想行為。譬如說少年世界上的那篇「我的學校」和我的一篇文章，如沒有文字，那麼這位同學也就無法見到，同時也就不知道本校的情形，也許就不會來投書，那麼這文章的功用是很大的。」

三四十個學生都屏息靜氣津津有味地聽着他講。這時，林景波的心裏更生起一些懷疑來了，他記得去年在林景波的書舖上買了一部什麼「××平妖傳」帶到校裏，都被先生沒收了去。既然文字是傳達思想和情感的，那麼先生為什麼不讓他知道那部書裏的思想情感呢？於是，他就站起來發問了。

「先生，我在書舖上買了一部叫做「平妖傳」的書，被我學校裏的先生沒收去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景波發了這個問題之後，大家的眼睛都不約而同的注射到他的身上去，表示同情的樣子。

「是的，林景波先生微微笑了一笑，「文字固然是傳達思想和情感的工具，既可以傳達好的思

想和情感，也可以傳達壞的思想和情感，這是和我們說話一樣的，如果讀了好的書可以得到益處，讀到壞的書就要受到惡劣的影響，像「平妖傳」一類的書，青年意志未定，看了以後顯然要受到壞影響的。我還記得以前的上海上登載着一段新聞，說有幾個商店的學徒，因為喜歡看武俠小說，竟入了迷，要到四川峨嵋山去求道，辭去了職業，結果，劍仙倒沒有找到，漂流在外却已飽受飢寒之苦了。總之，看了這種書，絕對沒有好處，祇有壞處，所以先生收去你的書是對的。」

沈先生的話僅僅解決了景波一半的疑問，于是他再起來發問：

「那麼，怎樣的書纔是好的，纔是可讀的呢？」

「這很難說，也非短時間內可以答覆的，現在我可以先舉出幾點原則來作為標準。第一，態度要真實嚴肅，不流於虛偽，不帶油滑的腔調，能真實地寫出自己心中要說的話，那種文章纔是可以讀的。第二，思想要純正，要合於現實，不違反社會進化的法則。譬如說「平妖傳」一類的書，思想顯然是不純正的，因為世界上根本無所謂妖怪，這類書無非是宣傳迷信邪教而已。第三，情感要真摯，將自己的真實感情寫出來，不要抄襲模倣別人的，那麼就可以成為一篇好文章了。關於文章方面可講的很多，決非三言兩語說得完的，以後在我上國文課或作文課的時候當隨時講解。」

說到這裏，『滴鈴鈴』的下課鈴響了，於是沈先生再講了幾句結束的話：

『今天是第一課，我感覺諸位同學對於語文方面都有很大的興趣，心中十分高興，下次要開始講授選文了。』

第一課就在融洽歡樂的空氣中下了課。

二 詞和句

散了課以後，大家紛紛議論着，同學們對於這位沈先生都懷着殷切的希望，有幾個同學就去問錢定邦，向他借閱登載沈先生文章的那一本少年世界。

一天的課程很快地結束，第二天的第一課就是國文，沈先生走進課室以後，就每人發給一篇選文。大家一看文章的題目是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作者是因公。

沈先生等選文發完以後就說：

『你們在小學時候讀的國文，大都是由專人編輯的，所以每一篇並不署上作者的名字。從中學起就要讀選文，這是選擇著名作家的作品作為精讀文，所以在國文的選材上和小學時稍有不

同。至於選材的標準，大約有四種：第一，要合於中國黨國之體制及政策的，就是說要不違反現政府的一切制度及政策，比如說，擁護滿清復位，或宣傳不正確的主義及政策，都是不容於黨國的，這種文章一概不選；第二，是要合於喚起民族意識，陶冶學生情意的，以期復興中國民族的精神力量；第三，是要合於涵養國民道德，灌輸生活常識的，這是養成一個公民的必要知識；第四是合於新生活的旨趣，而能改進社會習俗的。你們對於我的選材標準有什麼意見嗎？」沈先生說完以後，望着底下許多學生。

停了一會，大家默不作聲，於是沈先生又接下去說：

『大家如果沒有什麼意見，我再接講下去。上面我所說的選材標準，是關於內容方面的，注意在文章的思想。但在文章的體制方面也應有所區別：大體在初中一年級偏重於記敘文和抒情文的選授，二年級注重說明文，三年級注重議論文及應用文，關於各種文體的區別和方法，以後當逐步詳講。現在我把教授的方針先表明一番，以後諸位對於所讀的文章就容易理解了。』

學生們正在聽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坐位中忽有一個學生站起來發問，大家一看正是錢定邦。『先生，今天發下來的一篇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那是一篇什麼文章，合不合先生所說的

那四種標準呢？」

『這是敘述我們中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幼年時的一段軼事，我們讀了，知道中山先生在小時就不畏強暴，具有正直的品格和奮鬥的精神的。這篇文章的體制是一篇記敘文，內容方面當然和我所說的這四種標準適合的。現在，大家先把這篇文章默看兩遍，有無疑難的地方。』

等了一回，沈先生就叫各人把自己不會講的字和詞寫在黑板上，不一回，竟寫滿了一黑板：

翠亨

莫須有

誣陷

公道不彰

仗義執言

毅

據

厲

勸

抗爭

戴

等學生們寫完以後，沈先生微微地笑了一笑，就對大家說：

『這裏寫的是寫得對的，有的却寫得不對，所以尋生字也是不容易的啊！現在我想先由同學們自己來解說，如果解說不出或者解說錯了，再由我來補正。』說完了，他望着面前的幾十個學生，意思是徵求他們同意的樣子。

『好的，好的。』有的學生不禁興奮而且高興地喊了出來。

于是沈先生就隨意指了指面前的一個年紀最小的學生名叫莫振華的走到教臺前來。

沈先生看見振華面孔紅紅地怪不好意思的樣子，於是安慰他說：

『不要緊，解說不出的，我可以來補正。』于是先指了指第一個『翠亨』二字問他，振華却搖了一搖頭，這時，錢定邦又站起來了：

『我曉得的，翠是一種青的顏色，亨是「哼吟」的意思。』

『那麼，你把第一二句句講一講吧。』沈先生說。

于是大家不約而同的看着頭二句的『中山先生幼時住在翠亨村上……』

『不對不對，我曉得了，這翠亨村的旁邊不是有一根線嗎？這是一個地名啊！』林景波好似發現了新大陸一樣，興奮而大聲地指着書上面的第二句。

『是的，翠亨村是一個地名，不能拆開來的，這個地方在廣東中山縣，是孫中山先生的鄉里。要分辨是不是地名或人名，固然可以注意標點符號，但最主要的要注意上下文的意思。一個字在獨立時跟在文章中有時是不相同的。』

第二個是『莫須有』三字，沈先生問大家誰能解說，大家看了看書上，停了一會還沒有人站起來，於是沈先生就說：

『這是一個典故，相傳宋朝的秦檜以莫須有之罪而殺岳飛。韓世忠知道岳飛被誣，就去見秦檜說：『飛罪不分明。』秦檜就回答：『莫須有。』韓世忠就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世稱爲『三字獄。』』

大家聽了這段，都覺得很有興味，再拿沈先生所解說的放在書裏去講，意思就很明白了。

于是再順着黑板看下去是『誣陷』二字，這時，那小小的莫振華又自信奮勇地站起來說了：『先生，這二個字的意思我知道的，誣是侮辱，陷是加害。』

沈先生再問大家，『振華的解說對嗎？』

『不對，誣是加害的意思。』

『對了。』振華就說對了一半。現在，爲了節省時間起見，今天的生字都由振華來講解吧。下次起，我早二天把選文發給大家，大家先將生字預先查好，上課時就可節省不少時間了。』於是沈先生就用教鞭順了黑板上的次序講下去：

「『公道不彰』就是說公道不表現出來。『仗義執言』是仗着義氣發言。『毅然』是堅決勇敢的意，這裏，『毅然』二個字應當連在一起講，是形容堅決的樣子。『據』字本可講作根據、證據，這裏也應當連了上面的『占』字講，『占據』就是占有那裏的意義。『厲』是嚴厲。『勃』字也應當連了下面的然字一起講，『勃然』二字是發怒而變色的意思。『抗爭』二字如果拆開來講，『抗』是抵抗，『爭』是爭執，現在連在一起，意義也是一樣的。『戴』字也有幾種意思，連了上面的『推』字成爲『推戴』二字，是被人推舉擁戴的意思。」

沈先生剛剛把黑板上的生字講完的時候，景波接着就站起來問了：

「沈先生，有許多字爲什麼一定要連起來講呢？」

沈先生頓了一頓說：

「我們知道一篇文章是由許多單字連起來組織成功的。每一個單字往往有好幾種意義，這是要看用在什麼地方就作什麼解說，但有時常常由兩個以上的單字連起來另成一種意義，這叫做『詞』。比如說『毅然』字是一個單字，『毅然』二字就成爲一個『詞』，『占』和『據』是二個單字，連起來就成爲一個『詞』。現在我再舉一個句子在下面：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創造的。

這一個句子共有十三個單字，但詞却祇有六個。詞與字的分別在於詞可代表一個整個的觀念，單字即不然，但如一個單字在句子中也可代表一個整個的觀念時，便也成為詞了。

講到這裏，一個名叫周文英的女學生起來發問了：

『那麼，一篇文章就是許多「詞」組織成功的嗎？』

『不是的，僅僅許多詞連起來，不能成功一篇文章。文章是由「句」所組成的。所謂「句」是由幾個「詞」連結起來能夠表達一種完全的意思。一個詞祇能表示一個觀念，却不能代表一種思想，一個句子就能夠表現一個完全的活動的意思了。就拿「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創造的」一句來做例子，如果光說「三民主義」或「孫中山先生」都不能成為句子，因為「三民主義」是怎樣呢？「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所以單說「三民主義」雖有一個觀念，但是到底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意思。』

『先生，「我的學校」這四個字是一句嗎？』發問的是范志誠。

『不能成為一句，因為它的意思還不完全。』沈先生回答。

『爲什麼呢？』振華接着問。

『因爲「我的學校」四個字意義並不完全。「我的學校」是好呢？壞呢？「我的學校」在什麼地方呢？「我的學校」是誰創辦的呢？這種種事情都沒有說出來，因爲意義不完全，所以不能稱爲句。』

『那麼，怎樣才能成爲句呢？』景波立起來問：

『句的組織至少要有二種成分，一是主語，一是述語；主語是一句句子的主體，凡是人、物、事、都可以作爲主體，有了主語，必須要說明主語的動作、形態、變化等等，擔任這件事情的詞，就是述語。單有主語或述語是不能成爲句子的，至少要包含這二種成分，才能成爲一句完整的句子。比如說，「我的學校在城西。」這就成爲句了，「我的學校」是主語，「在城西」是述語。』

景波又站起來說：

『那麼，主語和述語怎樣地分別呢？』

『分別嗎？』沈先生稍微頓了一頓，再接下去說：『凡是主語，就是一個句子的主體，可以做這種主體的詞是名詞和代名詞；述語是表示主體的動作、變化、和形態的，可作這種詞的是動詞。這裏，

就要講到詞的種類了。詞可分爲九種，普通叫做一品詞，就是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和感嘆詞。關於九品詞的用法，一時是講不完的，等將來有機會時再詳細談吧。現在大家祇要記得幾點：字和詞的區別，詞和句的區別，構成句的成分，如果能夠辨別清楚，那麼讀書和作文的時候，一定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

『再有不明白的嗎？』沈先生沈着而懇摯的聲音，震動到每一個同學們的心上。

『如果還有不明白的，退課以後，不妨常常到我房間裏來談談。』沈先生又補充了一句就退課，因爲鈴已搖了，他下一節還有別的功課呢。

三 參觀圖書室

星期六的晚上沒有自修課，吃過晚飯以後，景波定邦志誠三個人聚在自修室裏，複習的功課大體已經做完了，所以隨意在那裏談笑。

定邦先開口：

『我覺得這裏的功課也並不十分難，祇要不貪懶，總是可以應付的。』

景波就接下去說：

『學校規定的功課雖不十分難，但我覺得我們僅僅把學校的功課應付過了，還是不夠的，我們在校外應當多讀一些書。』

『是的，是的，你的意見很對。』定邦和志誠都附和着景波的意見。

『但是，到底讀些什麼書纔好呢？』志誠接下去說。

『我喜歡看小說，我記得去年在爸爸的書箱裏找到了一部水滸傳，我連看兩個星期，有味極了，甚至晚上也不想睡覺。』定邦很興奮地站起來了。

『水滸傳雖然好看，但對於我們到底有無益處呢？前次沈先生不是說過我買的平妖傳是一部壞書嗎？』景波也站了起來。

『但是水滸傳是一部好書，我爸爸說的。』定邦有些氣了。

『我想你們不必爭論，我以爲不如到沈先生那裏去請他介紹幾本書給我們看吧。』志誠起立調解了。

景波立刻贊成了：『好的，好的，那天沈先生不是說過的嗎？沒有事情可以到他房裏去談談。』

于是，三個人都同意了跑到沈先生那裏去。

沈先生的房間就在他們教室的三樓，因為養正中學的校舍十分寬暢，所以每個教員大致都有一間寬暢的房間。沈先生住的是一間廂房，隔為三間，朝東的一間作為臥室，朝西一間作為私人的圖書室。他們走進去的時候，沈先生正在預備着下星期的功課，桌上堆滿了書籍辭典之類，看見他們走進來，很覺高興，就叫他們在旁邊的檯上坐下。

坐定以後，景波就把來意說明，要求沈先生介紹一些課外讀物。

沈先生馬上就從檯上站起來，領他們走到旁邊的一間，指着書架上的書說：

『你們看吧，喜歡看那一種書。』

他們一看這間小小的私人圖書室是堆滿了書，靠壁一共排列了五個書架，第一個書架上堆一些國學書和黨義書，因為沈先生還兼教一班公民，第二個書架上完全是些社會問題和史地方面的書籍，第三個書架，完全是文學書，上面排列着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的書，下面排列着創作和翻譯。第四和第五個書架上堆置着各種雜誌。

三個十幾歲的青年置身于這個書堆中，真有些目不暇給了，口裏不住的喊着：『沈先生的書』

真多啊！

『這僅僅是我一部分的書籍，還有許多書因為攜帶不便，我都留在家裏了。』沈先生一面說，一面就順便整理整理雜誌。

這時，他們三個人各就興趣所近，在書架上尋覓自己所需要的書。定邦在第二個書架上尋了很久，始終尋不着自己要讀的東西，於是再轉到第三個書架上來，一找就找到了他所喜歡的冰心散文集，他于是拿到沈先生的面前：『沈先生，這本書好嗎？可以借給我看嗎？』

『好的，你為什麼喜歡這本書呢？』沈先生問他。

『我很喜歡冰心的作品，以前我讀過了她的寄小讀者和南歸，還流過三淚呢！』

『哈哈，又不是女孩子，讀書要流眼淚，真有趣了。』志誠聽見了定邦的話，不覺笑起來，他自己手裏也選了一本戴季陶的青年之路。

定邦給他說得面孔紅了起來，有些氣了；沈先生跑過來說：

『志誠，你是不應當說他的，這是各人的喜歡。你為什麼揀了一本青年之路呢？』

『我最不喜歡小說一類的書籍，我喜歡討論問題的書。以前我看過一本舒新城的致青年書，

覺得很好這本青年之路一定是討論青年問題的，所以我揀了這本書。」志誠侃侃而談，好像唯有他纔是對的一樣。

沈先生就接下去說：

『選擇書籍是由各人的興趣和需要而定的。比如說定邦喜歡看抒情的文章，志誠喜歡看議論的文章，這是因為興趣不同的緣故。』

這時，景波的手裏也揀了一本書信文作法，沈先生就再向着景波：

『景波，你揀這本書信文作法是不是因為想學習學習寫信的方法？』

『是的，因為爸爸來信說，我的信寫得不好，格式也不懂，所以我想多看看這類書學習學習。』景波回答以後，好像有些難為情的樣子。

『那就爲了需要了。』沈先生說。

『沈先生，你剛在說我喜歡讀抒情的文章，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什麼叫做「抒情」。』

『抒情文是文章體式中的一種。冰心擅于作抒情散文，你讀過的寄小讀者南歸和現在你要借閱的冰心散文集都可稱爲抒情文。我們所讀的文章，大體可以分爲七類，即記敘文，描寫文，抒情

文、說明文、議論文、小品文、應用文。記敘文是記載事物的情狀和光景或經過的，描寫文本來也是屬於記敘方面的，不過記敘文是簡單扼要，把事實忠實地敘出就是，不加任何渲染；描寫文就比較寫得生動、細緻了。抒情文是完全發抒感情的作品，使人看了心上得到共鳴。說明文是說明一種事理或事物的，目的在使人明白。議論文是對於事物的討論或辯論；凡是發表自己的主張，駁難他人的意見的文章，就是議論文。志誠拿的青年之路也可屬於這種範圍。小品文是突興起來的一種新文體，本可包括在上面的幾種文體中，但因近年來小品文的發達，已形成獨特的一種文體，字數大約由三四百字至一二千字，可以抒情，可以談論，也可寫景，沒有一定的格式。最後談到應用文，這是專門爲了應付生活上的許多事務而產生的一種文體，譬如說書信、廣告、單契、文告、宣傳等等，都可歸入應用文一類。

『那麼，除了應用文之外，其餘的都不能應用的嗎？』定邦不禁懷疑起來了。

『那也不是的。自然，一切文章都有用處的。但是比如說我們在晚上看見了月亮而懷念故鄉，隨寫了一篇懷故鄉，這種文章就不一定和我們現實的實際生活發生關係。如果你要託朋友去買一本書，那朋友又在遠地，你必須寫信去，這封信就是應用文了，因為這是你爲了應付生活中的事

件而寫的。應用文和別種文體在形式上也有些不同，就是應用文往往有一定的格式，比如書信上的稱呼，公文的格式等等。」

這時他們三個人都靜靜地站在那裏聽沈先生講，覺得很有趣。

『還有一點，』沈先生又接下去說：『一切文章雖然可以分爲這幾種體式，但並不是一篇文章，僅僅祇能限定一種體式，有時，上半段是描寫，下半段是抒情；又有時上一節是記敘，下一節又是議論，這要看整篇的文章偏重於那一類，就可定爲那一種文章。』

『再到裏面來坐一回吧。』沈先生又領他們走進了自己的臥室，一面在旁邊的長桌上用汽爐煮起茶來。

一輪高高的月亮已經升了起來，從外面照進房間裏來，他們一面喝着茶，一面談着話，快要到熄燈的時候，三個人纔走回宿舍裏去。

四 取材和結構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間第二個星期又來了。這一天，第一二課都是國文，依照沈先生前次所

說的，這一次應該是作文課。在上課以前，大家就預備好了作文簿和紙墨筆硯。

沈先生一走進教室就對大家說：

『今天是作文課，我出了題目，大家就在教室裏做吧。』

這時，有一個名叫張蘋的女學生站了起來，她還記得沈先生在上星期所說的話：

『沈先生不是說過的嗎？兩個鐘頭作文課，一個鐘頭是用來講作法的。』

『是的，因為今天是第一次作文，我想先看看諸位的成績，以便講述時容易切合大家的需要。』

大家聽了沈先生的話也就不響了。於是沈先生拿了一枝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文題。大家

一看，是：

秋夜

兩個字。

大家呆呆地對着黑板上的『秋夜』兩個字，等待沈先生的講解。不料沈先生寫了題目以後，拭了拭手上的粉筆灰，就一言不發地走下了教壇。

於是，學生們急起來了，他們對着這兩個字，不知到底怎樣下筆才好。張蘋的心最急，她馬上站

起來發言了。

『請先生多出幾個題目吧，這個題目我們不會做的。』

由張蘋開頭，好幾位學生都起來發言了：

『請先生另改一個題目吧，這個題目太難做。』

『請先生講一講內容，不然，我們無從做起啊。』

『請先生再出一個吧。』

沈先生在幾個同學的請求聲中，重新走上了教壇發言：

『題目就是這一個，不再出第二個了。你們到底是什麼理由不能做呢？』

『這個題目太空，我實在想不出什麼事情來寫。』莫振華起立這樣說。

『秋夜沒有什麼可寫的。』周文英也起來說。

『那麼什麼東西才是可寫的呢？』沈先生反問他們。

大家沈默了一會，志誠就起來說：

『比如說我的家庭，我的學校，遠足記等等，那就容易寫了。』

沈先生聽了，笑了一笑，說：「這是你們沒有認清『秋夜』兩個字的意義，實際，這兩個字可寫的範圍是極廣的。只要你自己熟悉的，可以寫成各種文體。比如說，某一秋夜是使你值得紀念的，那麼你可以寫下來；或者你談談秋夜的知識，和夏夜、冬夜有什麼不同；或是把你在秋夜時的一種情懷抒寫下來，無論記敘、抒情、或是說明體，都可隨各人的便。大家靜靜地思索一回吧。」

沈先生說完以後，又走下教壇去了。

大家沒有辦法，只得拿起筆來苦思焦慮地搜索材料。有的，倒很容易地在起草稿了，有的，想了半天還是寫不出一個字來。

兩個鐘頭很快地就過去了，但是繳卷的却不到三分之一。於是，大家要求沈先生准許延長繳卷時間，以便到課外去做。因為是第一次作文，沈先生也就答應了。

散課以後，張蘋和周文英在走向女生宿舍去的途中，還談論着題目的事情。

「文英，你覺得這個題目難做嗎？」張蘋問她。

「我起先覺得沒有什麼好寫，後來想起來了，你呢？」文英反問張蘋。

「這個題目我不會做，簡直無從下筆，你是怎樣做的呢？你一定繳卷了吧？」

件事情。」

「卷還沒有繳，但是稿已打好，只要膠訂了。我因為看到這個題目，就回憶到去年秋夜時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在秋夜時想起你的公兄，所以你有文章做了。」張蘋愛開玩笑，和周文英又是同鄉，她們是常在一起玩耍的。

「不要胡說，我身同學聽見了，不是又要作笑話嗎？」

「那麼，你教一教我，這個題目是怎樣做的，好姊姊。」

「好，我和你說，不過明天星期日我要回去，我們一同回去，好嗎？文章到家裏去做好了。」

張蘋聽了，心裏要加上一個問號，心裏裏裏裏裏了，於是一疊連聲的答應着：

「好極了，好極了，明天我帶這一箱早，趕頭班車走。」

原來張蘋和文英的家離學校僅僅二十多里，公共汽車是可以直達的。

星期日的上午十點鐘左右，她們已經回到各自的家裏了。

張蘋回到家裏以後，她的母親快活得什麼似的，連忙詢問學校中的情形，關於她的飲食起居等等，這時，她的父親也從房裏走出來，看見了張蘋很是高興。

張蘋的父親張延年也是一個中學的國文教員，在離開家鄉五十里的育才中學任教，他因為星期六是沒有課的，所以昨天就回來了。

『聽說這一學期你們一班的級任兼國文教員是沈果人先生，他教得好嗎？』

『教得很好，他真像我們的大哥一樣，講得又詳細又懇切。』

『沈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的教書一向是很有名的，你們有了這樣的好先生，進步應該是很快的。你們做過文章了嗎？給我看一看。』

張蘋的面上紅起來了，給他父親一問，心裏跳個不住。

『怎樣，難道你寄宿了外面兩星期就害羞起來了嗎？你在小學時，我不是常常為你改文章的嗎？』父親看見了她躊躇的樣子，以為她的文章不好意思拿出來看。

『我還沒有做好呢，爸爸！』她只得老實講了。

『怎麼，兩個星期一篇也沒有做好嗎？』

『我不會做，題目太難了。』

『是什麼題目？為什麼使你難到無從下筆呢？』父親問她。

「題目是『秋夜』，你想『秋夜』二字有什麼好做的？」
「秋夜」父親頓了一頓，說：「這個題目倒是很合時令的。現在不是秋天嗎？你覺得在這種天氣的晚上有什麼感想呢？」

張蘋想了一想說：

「在秋天的晚上，我覺得天氣很涼爽，心神很暢快。」

「還有呢？」父親又追問了她一句。

「還有……」

「你看見什麼嗎？聽見什麼嗎？你覺得在這時做些什麼事情好，或者是想起了什麼事情。」

「我看見了天上的羣星，聽見了秋蟲的叫聲，一方面覺得心裏是暢快，時也覺得有些淒涼，我記得有一句『人生如秋露』，心裏很不好過，我還記得前年的秋天，我們是和舅父一同在月光之下談笑的嗎？但是現在他已經死了。不過，我又覺得我們少年人是不當抱持極觀念的，我們應該及時努力，乘着秋涼天氣，努力讀書用功……」

正說到這裏，文英走進來了，她換了一身自由呢的旗袍，潔淨而樸素，叫了一聲伯父伯母以後，

就回過去問張蘋：

「蘋，你的文章做好了嗎？」

「還沒有，正在請爸爸想法呢。」

「做好了，做好了，剛剛做好。」延年却代替她答覆了。

「爸爸，我沒有做好呢。」這時張蘋的臉脹得通紅。

延年哈哈地笑了起來：「剛纔你講的，不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嗎？只要寫起來好了。」

文英開明了厥委，也十分高興的拍起手來。

「做文章實在就是生活，文章決不能和我們的實際生活隔離的。在我們平常的生活中，說話是表達我們思想情感的另一種方式。說話既是生活的反映，那麼文章自然也是生活的反映了。在我們的心裏，常常有快樂、悲哀、幽怨、憤怒等感情激蕩着，同時又有觀察經驗等等的活動，如果把這些情感及意志，用文字寫出來，這不就是我們的生活嗎？所以如果把自己的實際生活忠實地寫下來，那就是一篇文章。剛才蘋說了許多對於秋夜的感想，這就是她的一種生活，就是秋夜這個題目和她的生活發生了關係。沈先生在這時出了「秋夜」二字，確是一個好題目，既應時，又容易和自

己的生活發生關係，那麼不是就容易著手了嗎？我再來做一個比喻吧，如果我現在出了一個題目，「漢高祖論」，你們覺得怎樣？

張頌和文英只是搖頭。

「因為漢高祖跟你們現在的生活沒有一點關係，你們又沒有研究過秦漢的歷史，當然是做不出的。至於秋夜的題目，那是應該做得出的。題目所給不出，無從著筆，完全是把文章和生活分開來的原故，所以要在秋夜兩個字上空想，自然就想不出來了。如果把秋夜二字連到自己的生活實感上來，那麼思潮自然會如潮水般的湧來了。總之，作文決不是一種特殊的技術，也並不是生活上的點綴品，作文即是生活，你們要記住這句話！」

「那麼，伯父，我們要有怎樣的生活才能寫出好文章呢？」這是文英的聲音。

「你們且坐下來，今天我詳細地跟你們談談作文的知識吧。」延年的臉色更顯得嚴肅了。

張頌在外面客廳裏搬了一張沙發來，請文英一同坐下。這時，張頌的母親又端了一壺茶送來。於是延年又接著講下去：

「剛才文英問我在怎樣的生活方能寫出好文章來，這個問題只要答覆一句話好了，就是如

果生活充實，文章一定也充實的。」

「那麼，怎樣的生活纔是充實的生活呢？」蘋不覺好奇地問了。

「這就跟每個人的人格、道德、學問，有密切的關係了。比如說在日常生活，人格很純潔，道德很高尚，學問很優良，那麼，生活必然是很充實的。總之，真實的生活，就是充實的生活，有了充實的生活，就能寫出好文章。」

「據伯父說來，凡是學行優等的學生，就一定能夠寫出好文章了。」文英問他。

「是的，學行跟文章有密切的關係。我上面說過，我們要有真實的生活，但我們要能夠把握這種真實，纔能寫出好文章。比如說，我們把握到對於生活態度之嚴肅，那就自然不會寫出油腔滑調的文章；我們把握到生活態度的誠實，自然不會寫出違心的騙人的文章了。」

「但是，爸爸，如果先生出了一個題目，我們如何纔能做得出呢？」蘋只是耽心對了題目做不出文章來。

延年喝了一杯茶，再接下去說：

「我上面所說的作文即是生活，那麼，你對了題目就應當向你的實際生活中去找尋。」

『怎樣尋法呢？』文英問。

『這就是材料的問題了。材料的來源大致有幾種，第一是自己的經驗，所謂經驗，就是自己曾經歷過的生活。我們對着一個題目，先問問自己，有過這種經歷否？比如說「秋夜」，那麼你自己有過秋夜的生活經驗否？當然是有的，於是就可把這種經驗寫出來。但是，經驗是有深刻與膚淺的，要牠深刻，必須求經驗的豐富。第二種來源是觀察，有了經驗，如果不加觀察，那麼這種經驗是不深刻的。所謂觀察，就是用自己的心和眼，去考察週圍的事物，不僅在表面的，還須深入到內面去。第三是情感，有了經驗與觀察，還須注入自己的感情，這篇文章就能動人而使人發出共鳴了。你們常常讀了名家的詩詞小說而爲之感動，甚至爲之落淚，即是作者的真實情感得到讀者的共鳴所致。但在一種說明事理的或應用的文字中，個人的情感是用不到的。第四是學問，上面所說的完全是自己直接能夠得到的東西，學問不是自己直接得來而是間接接受他人的遺產，因爲人生有限，個人的經驗觀察也是有限的，所以我們不得不在書籍中去求得別人的經驗觀察。在書籍中有的，是前人的遺產，有的是同時代人的文章，總之，學問是可以助長我們的經驗，幫助我們的觀察，豐富我們各種知識與情感的。』

『但是，有了材料以後，往往要感到無從著手，很亂，沒有條理，這點怎麼辦呢？還請伯父指教。』
文英先發問。

『這就是結構的問題了。有了材料，如果不好好地加以處理，那麼文章一定變為亂七八糟，甚至糟塌了材料。所謂結構，第一步手續是把收集得來的材料加以整理安排，把不純粹的材料去掉，把可以用的材料分別加以安排。這好比做衣服一樣，我們有了幾種料子，但是要從許多料子中選出我們所需要的。如果把材料安排好了，第二步手續就是布局，這就是「怎樣做法」的問題了。布局者就是把已經剪裁好了的材料，加以編排，分別先後，輕重，那一段在前，那一段在後，中間怎樣寫法，開頭怎樣，煞尾如何，這種種，在動筆以前都應該一番審心的。現在且拿一篇文章來做一個模範吧。』延年說到這裏，就走到裏面的書房裏，取了一本蔡子民先生言行錄出來，他順手翻出了一篇我的新生活觀，蹟和文英都走了上去看那篇文章。

什麼叫舊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麼叫新生活？是豐富的，是進步的。

舊生活的人，是一部分不作工又不求學的，終日把吃、着、嫖、賭作消遣。物質上一點也沒有生產，精神上也一點沒有長進。又一部分是終日勞苦，沒有機會求學。身體上疲乏得了不得，

所作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過且過，豈不全是枯燥的嗎？不作工的人，體力是逐漸衰退了；不求學的人，心力又逐漸萎靡了；一代傳一代，更衰退，更萎靡。豈不全是退化的嗎？

●新生活是每一個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時候求學。所以製品日日增加，還不是豐富的嗎？工是愈練愈熟的，熟了產必能加多；而且一熟能生巧，一巧就能生出新工作來。學是有一部分講現在工作的道理，懂了這個道理，工作必能改良。又有一部分講別種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種道理，又可以改良別種的工作。從簡單的工改到複雜的工；從容易的工改到繁難的工；從出產較少的工改到出產較多的工。而且有一種學問雖然與工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學了以後，眼光一日一日的遠大起來，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來，生活上無形中增進許多幸福，這還不是進步的嗎？

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工作，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人。有一個團體，裏面的人都是日日工作，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團體。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工作，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我們等這們講完了，那篇文章以後就開：

『你們明白這篇文章的意思嗎？』

『明白明白，那是一看就明白的。』蘋和文英同聲地回答。

『這篇文章要言不煩，沒有一句廢話，可謂恰到好處。在結構方面實在是清楚極了。全文共可分爲四節，第一節雖然只有短短的六句，但已點明新生活和舊生活的區別。我們在幾秒鐘之間就能得到一個新舊生活的概念。第二節是說明舊生活及其影響，第三節是說明新生活及其影響，第四節是總結。我們讀了這篇文章，立刻明白了新舊生活的比較，及應該實行新生活的必要，這種鮮明淺顯而容易了解的文章實在是得力於剪裁的純粹和布局的嚴密所致。所以我們做起文章來，最好先將搜集好的材料，做一個大綱，先定出段落的綱要，然後動筆寫出，就可以寫出一篇清楚而明白的文章。』

她們兩個人聽得津津有味，不覺已經暮色蒼茫了，蘋要留文英吃了晚飯去，但文英恐怕母親盼望她，所以就辭別回家，並且和蘋約好，明天早晨一同到學校去。

五 筆記

秋天的鄉村，景色十分清新，早晨更為爽適。一輪朝暉，從樹林裏射出來，整個村莊都沐在鮮明活潑的氣氛中。這時，有二個青年女性，手裏提着小提箱，迎着太陽，向通汶汽車站走去，這就是張蘋和周文英，她們是要趕七點鐘的車子，以便趕到學校裏去上第一節課。

在路上，文英和張蘋說：

『蘋，我真羨慕你的幸福呢！你有這樣慈愛而博學的父親來指導你，你的國文一定進步得很快，不久就要超過別人的。』

『但是我很怕他，他常常要拿我的工作簿看，而且常常要考查我的功課。』張蘋回答。

『這樣才進步得快啊！在學校時有先生來監督指導，在家庭又有父親的監督指導，這才是最幸福呢。像我，不幸爸爸已經去世，媽媽又不識字，所以……』

『但是你有哥哥指導你啊！』張蘋不待她說完立刻就想起她的表兄來了。

『又來了，不要再開玩笑吧。表兄跟我又不常來往，怎麼來指導我呢？』

『不常來往嗎？信却很多呢！』

正談到這裏，汽車已經嗚嗚地駛來了，她們連忙跳了上去。

還好，到校時正在打鐘上課，他們剛剛趕到。

第一課就是國文。今天教的是陸隴其作的崇明老人記。

大家一看，這是一篇文言文。他們在小學時從未讀過文言文，升入了中學，今天也還是第一次讀，所以各人臉上都顯出一些好奇的然而好似感覺艱難的表態。

沈先生已經知道他們心裏所想着的事，所以先對大家說：

「今天第一次教文言文，我曉得大家在小學中沒有讀過，在第一次接觸文言文的時候，不免感到煩難，但是不要害怕，實在文言文也並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地方，大家只要用心學習好了。」

「先生為什麼白話文容易看得懂，文言文就不容易懂呢？」這是景波站起來發問。

「是的，這是因為白話和文言有不同的地方。白話文因為接近我們現在的口語，所以現代的人容易了解；文言文是一種古文，和現在的口語有很大的距離，所以我們看起來就不容易了解；這是第一種區別。第二，在句子的構造上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崇明老人記的第二段中有「各置錢一串」，如果換成白話，就是「各自放一串錢」，在句的結構上就不同了。第三是詞的用法的不同，比如說「寒則衣」的「衣」，文言裏是穿衣的意思，在白話裏，必須要寫成「衣服」或「衣裳」。

才明白。文法裏比較難學的是「現代名詞和古語名詞」今天我先把名詞和古語名詞分講一講吧。」

講到這裏，他停了一會，就對着面前的一個學生問：

「什麼叫名詞，你曉得嗎？」

那個學生想回答不出來，於是他又問全班同學：

「有誰知道什麼叫名詞的嗎？」

「名詞就是人的姓名。」有一個學生說。

「東西也是名詞。」另一個學生說。

「是的，人的姓名，東西，都是名詞，但除了這二項，還不能包括名詞的意義。現在我來定一個定義：凡是可以叫得出名稱來的東西，無論有形與無形，都稱為名詞。」

「那麼，桌椅也是名詞嗎？」

「當然是名詞。」

「先生，『有幾位老人』也是名詞嗎？」發問的是年齡最小的莫振華。

「不對，這有許多詞，有動詞，名詞，形容詞，代名詞等類，裏面僅僅「幾」，「位」，「姓」，「人」三個

是名詞，其餘都不是名詞。我現在先把名詞的種類抄在黑板上，大家可以抄在筆記簿上，以後，筆記也要交來看的。』

大家聽見了沈先生的話，都把筆記簿拿出來，沈先生也把自己的筆記簿拿出來抄在黑板上：

(甲)名詞的分類 名詞可分爲三類：

一、普通名詞 凡是事物的普通名稱，就是普通名詞；又可分爲物質名詞，物類名詞，集合名詞等三種：

(A)物質名詞 是表示事物的質地的，如甘蔗、糖、山芋、水、空氣等。

(B)物類名詞 是表示有個體可分的事物，如車子、人、狗等。

(C)集合名詞 是表示團體的名稱，如國家、民族、鄉村等。

二、固有名詞 凡事物的專門名稱，都屬於固有名詞的一類。如孫中山（人名），南京（地名），孫中山全集（書名）等都是。

三、抽象名詞 凡無形體的事物的名稱，都屬於抽象名詞一類。如懷念、相思、誠實等都是。

(乙)代名詞的分類 代名詞可分爲四類：

一、人稱代名詞 凡是代替人名的都屬於此類，因地位而又可分爲三種：

(A) 第一人稱 即是說話者的自稱。普通用的有「我」、「吾」、「余」、「予」等。

(B) 第二人稱 即對方聽話的人。普通用的有「你」、「汝」、「爾」、「子」、「若」、「而」、「乃」等。

(C) 第三人稱 即對方聽話之外的人。普通用的有「他」、「她」、「彼」、「其」、「之」、「渠」等。

二、指示代名詞。 凡是指事物的代名詞即是指示代名詞。可分三種：

(A) 指人 如「這樣」、「這般」、「這等」、「這個」、「那個」、「其」、「之」等。

(B) 指地方 如「這裏」、「那裏」、「這兒」、「那兒」、「此」、「是」、「斯」、「彼」、「其」、「之」等。

(C) 指事物 如「這」、「這個」、「那」、「那個」、「這些」、「這些個」、「那些」、「那些個」、「此」、「是」、「斯」、「茲」、「彼」、「其」等。

有許多指示代名詞可兼指數種，這可以看所代的事物而定的。

三、疑問代名詞 這是代替疑問的，也可分爲三種。

(A)代人 如「誰」、「那個」、「孰」、「何」等。

(B)代地方 如「那裏」、「那兒」、「何處」等。

(C)代事物 如「什麼」、「安」、「胡」等。

(丙)名詞和代名詞的格

名詞和代名詞的「格」(一作「位」)就是名詞和代名詞在句的構成上的用途。

一、主格 名詞和代名詞可用爲一句中的主語，即可用爲動詞的主格，例如：

中山先生幼時，住在翠亨村上。(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

我說這是我們朋友的花園。(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

「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一句中的主格。

二、目的格 在一句中的他動詞之下，必有目的格。例如：

目的金在掠奪財產。(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

我趕緊去找他。(背影)

「財產」和「他」都是位於動詞之下，爲一句中的目的格。

三、補足格 在有些句子中間的動詞不能說明事物的動作或形態時，須用名詞或代名詞補足之。例如：

這位童子，便是現在我們推戴爲國父的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

他寫了一信給我。（背影）

四、副格 名詞或代名詞作爲副詞用的時候，那種詞叫做「副格」。例如：

貓蔽身林間。（貓捕雀）

窗外有森林。（貓捕雀）

「林間」的上面略去介詞「於」，在他動詞「蔽」之下，故「林間」爲副格。「窗外」上面也略去介詞「於」，在自動詞「有」之上，故「窗外」亦爲副格。

五、修飾格 凡限制別的名詞或代名詞，即名詞代名詞也可修飾別的名詞代名詞的，這種用

法叫做「修飾格」。例如：

我說這是我們朋友的花園。（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

這位童子鼓起勇氣挺身而出。（孫中山先生的幼年時代）

上面「朋友的」是修飾「花園」的，可稱為名詞的修飾格；第二句「這位」是修飾「童子」的，也可稱為代名詞的修飾格。

沈先生寫了兩黑板了，下課鈴已經響起來，他叮囑學生，筆記抄好以後就交去，同時，他還叫大家把這課崇明老人記仔細地看兩遍，下次就要講解，說完以後就退課了。

到晚上上自修課的時候，同學們從新把上國文課時抄的筆記整理了一下，於是大家就拿起那課尚未講解的崇明老人記來預習。

景波看了一段，意義方面，倒是大體明白的，但有幾個字，覺得無論如何也講不下去，就起來跑到定邦那裏問他：

『定邦，我問你幾個字。』

『什麼字？』

就是第一句，「崇明縣有吳姓老人者」的「者」字，是什麼意思？這個句子翻作白話時不是可以說「崇明縣有一個姓吳的老人」嗎？但是「者」字却無論如何翻不出來。」景波帶着期待

的形色問定邦。

『我也正在想這個問題呢。我倒還另外要問你一個字，「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的「焉」字是什麼意思啊？』

志誠和振華聽見他們在那裏談論，也跑了來，志誠指着書上面問他們：

『你們知道這三個「所」字是什麼分別嗎？』

大家看看志誠指着的是老人飲食之所，四子知意所往，安置所遊家，那三句中的三個『所』字大家站在那裏，都回答不出來。

『文言文太難了，有許多字的意義，如果照了白話文講法是講不通的。』定邦說。

『我想還是去問沈先生吧。』振華說。

『既是我們共同的問題，還是等到明天上國文課時提出來問好了。』這是景波的提議。大家都表示贊成。

等到明天上國文課時，景波首先站起來問：

『先生，有幾個字，我們講不出來，要請先生講一講。』

『是什麼字？』沈先生問他。

『第一句裏的「者」，「共養父母焉」的「焉」，第二節裏的三個「所」字。』

『這都是幾個文言代名詞爲了以後的講解和閱讀的便利起見，我先把幾個最普通的文言代名詞寫起來，大家仍舊可以抄在筆記簿上。』沈先生講完以後就立刻寫起來。

幾個主要的文言代名詞

一、「者」 用以指人或事物的，須附在短語的後面，不能獨立用，有時意義與「的」字相同。

例如：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指人）

產自長江者（指物）

「者」字的又一用法是頂着主格，用以特別提出主格。例如：

基礎課誦圖者

雲英者

二、「焉」 「焉」字有兩種用法，一作副詞，一作代名詞。例如：

皆老人焉（副詞）

姊姊居焉（指示地方）

焉知其不可爲乎（疑問）

三、「其」 在名詞之上用以限制名詞的。例如：

其婦亦九十七歲矣

其總曰

四、「所」 「所」字除可作爲名詞外，在代名詞中常和「之」字意義相同，不過和「之」的裝法顛倒而已。例如：

安置所遊家 安置遊之家

不知所食物 不知食之物

有時，「所」字與名詞或動詞結合而成爲一個名詞語的，例如：

託兒所

彼所信仰者

五「諸」可作指示代名詞，作「之於」的解釋，例如：

反問諸己，反問之於己

訴諸父母，訴之於父母

沈先生寫到這裏，就停了筆向大家說：

「文言中的代名詞很多，有的很容易，不必另外提出來，今天寫出來的是比較困難的幾種。」

在退課時，沈先生還說：

「筆記遲至明天要繳來啊！」

六 座談會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養正中學的圖書館中聚集了十多個人，在舉行一個座談會。

裏面的分子，學生方面有一年級的林景波，錢定邦，張蘋，周文英，二年級的王自強，史煥清，陳之華，三年級的林永慶，金雪清；教師方面出席的有一年級的國文教員沈果人，三年級的國文教員姚乃文，還有一個歷史教員嚴濟寬。他們都是比較喜歡文學的先生。開會的日期沒有一定，大家如果

有暇，就集合起來談談，互相交換一些知識。

加入這個座談會的學生，本來只有十多個人，除了回家的，今天一共到了九個人，而三位指導教師卻全體出席。所以我們覺得特別高興，面上都洋溢着快樂而興奮的表情。

大家一面吃茶點，一面談講，毫無什麼形式上的拘束。

先由姚乃文先生發言：

『今天的座談會，出席的人特別多，可見大家對於這個會的熱心。現在諸位可以隨意發言，不必有所拘束，好在說錯了也不要緊。』他說完以後，眼睛看看對面坐着的張蘋，張蘋看到有人注意她，連忙把頭低了下去，臉孔脹得紅紅地。

停了一回，沈果人先生說：

『我想諸位既是喜歡文學的，那麼，先請諸位談談最近所看的作品，好嗎？』

『好的好的，先請三年級的同學講罷。』定邦起來說。

『今天是座談會，不必拘什麼形式，就順着坐位的席子講過去吧。』沈先生說。

大家就依照沈先生的話依次報告，有的看了冰心的散文，有的讀了朱自清的遊記，有的喜歡

葉紹鈞的小說，總之都是現代作家的作品。後來輪到了史喚清，他却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在座的先生和同學們指教。就是我們平常看的小說，稱為描寫文，但另有一種敘述文，到底和描寫文有什麼分別呢？』

『描寫文就是敘述文吧？因為描寫和敘述都是講故事的啊。』林永慶接下去說。

『不對的，描寫和敘述是有分別的，一種注重靜態，一種却注重動態。』這是歷史教員嚴濟寬先生的話。沈果人又接下去說：

『嚴先生說得不錯。要嚴格地區別描寫文和敘述文，却很不容易，不過描寫文着眼于境界，敘述文注重于變化。』

『還有一種記事文呢？』這是張蘋提出來的問題。

『記事文就是描寫文，』沈先生說。

這時，姚乃文又加以補充說：

『凡是記載人物的形狀、光景的，是記事文；凡是敘述人物的變化、動作、或事件推移的，是敘述文。有人把記事文比作尋常的照片，把敘述文比作活動的電影，還是很確切的。比如說我們要記載

一個人，如果從他的面貌、性格、服裝等加以描寫，這是記事文，如果從這個人的歷史變遷等加以敘述，那就是敘述文了。」

聽着沈先生在向學生解釋的時候，沈先生已在書架上揀了幾本書，攤在桌上給大家看。

沈先生指着老殘遊記中大明湖中的一節：

到了觀公亭，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燒，白的雪白，有的綠的發黑，更有那一株半綠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等大家看完以後，他又拿了一本徐蔚南著的龍山夢痕中初夏的庭院中的一節給大家看：

窗外有兩株梧桐，三星在前，樹上的葉子是還沒有發完大的疏疏朗朗的幾許紅葉，如今已是密密叢叢一樹肥大的綠葉了，玻璃窗上也映出一層層綠色來，梧桐兩旁各有一行冬青樹，感謝園丁食懶沒有來修剪，已長得很高了，深綠色的葉子經了幾番冷雨洗滌，更顯出翡翠一般鮮豔的色彩來。梧桐的對面，有五六株白玉蘭，瘦弱的枝幹負着瘦弱的綠葉，很伶仃地在風中動。天竹底旁邊還有一株枇杷樹，這樹前很長長的葉肥枝硬，儼然站在那邊，雖然沒有梧桐那

樣的高大，但頗有睥睨一切的氣概。在這小小的園子裏——除了樹木，本還種着幾株玫瑰，不過玫瑰花久已開過了，如今祇剩幾個花萼帶着幾絲顫顫的花鬚罷了。從前落在泥上的一層鮮紅的花瓣都爛在泥裏了。沿着院子中間的荷花缸底四週，倒還有幾株雜草生着菜花一般的小黃花。雨止時，有二三小粉蝶時時在這幾朵黃花上來回飛舞。麻雀也時時飛到花邊來啄取什麼似地跳來跳去，有時跳到青樹下隱藏過了身體，然後吱喳吱喳地叫。

沈先生又接下去說：『我以上所舉出的兩節例子，都是記事文，也即是描寫文，諸位注意看那裏所寫的風景，都是屬於靜態而非動態的。不過，在記事文中還有文學的和科學的二種；前者偏重於自然的抒寫，後者是注重於條理的分析與組織，比較文學的記事文為嚴肅與整齊。』說完以後，他又在旁邊抽出一本書來，指着故鄉的野菜一節說：

『諸位再看這一篇。』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重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着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如蝴蝶，又如雛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

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貴，但不易得。

沈先生指着這一篇說：『這篇從第一句至「似豌豆苗」止，是科學的記事文；以下，就是文學的記事文了。』

這時，王自強起來說：

『記事文已經大體明白了，請先生再選一些敘述文的例子給我們看看吧。』

『好的。』沈先生一面答應，一面就在書架上找書，其餘二位先生和學生們也在翻着書。

『這一篇可以算是敘述文嗎？』周文英很興奮地拿了一本吳敬梓著的儒林外史，指着王冕傳的一節。

『是的。但這一篇裏不完全是敘述文。』沈先生接過那本書來翻了一翻，就指着一節和大家說：『這一節是敘述文。』

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吃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洒淚分別。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個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洒淚而別。秦老手拿燈籠，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纔回家。

「這不是一種動的描寫，和上面所學的靜的描寫是完全不同的。」嚴先生說。

這時，嚴先生又上了儒林外史來翻開了另一節，給大家看：

嚴監生臨死之時，伸着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訢訢着問，有說爲兩個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盞燈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

嗎？

大家看完了這一節，都忍不住笑起來了。錢麻子笑得最利害，口裏嚷着：「天下有這等吝嗇的人嗎？」在大家笑得出神的時候，景波卻一言不發地看了一本郁離子的迷羊，他等笑聲停止以後，就指着裏面的一段問坐在他旁邊的嚴先生：

「嚴先生，這一節是記事文還是敘述文？」

嚴先生看了二遍，就起來向大家說：

「請諸位注意，方才發給出來的一篇，問我是記事文還是敘述文，但是這篇文章不是純粹的記事文，也不是純粹的敘述文，可以說是二者混合的文章。」

于是，大家又目光注意到嚴先生所指的那一篇上去：

迎紅寺的高塔，返映着眩目的秋陽，突出了黃牆黑瓦的幾排寺屋，倒影在淺淡的長江水裏。無限的碧落，因這高塔的一觸，更加顯出了牠面積的浩蕩，悠閑自在，似乎在笑視地上人世的經營，那裏投散牠的無微不至的恩賜。我們走出東門後，改坐了人力車，在寺前塔下落車的時候，早就感到了一種悠遊的閑適氣分。把過去的愁思和未來的憂苦，一切都拋在腦後了。謝月英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女僕，一個以供人玩弄為職業的婦人。我也忘記了自己是為人作客。從石級上一級一級走進山門去的中間，我們竟向兩旁坐在石級上行乞的男女施捨了不少的金錢。

「諸位看，這一節從第一句起至『那裏投散牠的無微不至的恩賜』上，完全是記事文，是一種靜態的描寫，以下，就是動態的敘述了。這種例子很多，因為一篇文章，甚至一節一句，有時不能純粹的是描寫或是敘述的，要決定那篇文章的文體，只須看偏重於那一方面好了。」

大家聽了都很快活，這個會也就在歡樂的空氣中散去。

七 一封信

星期三的晚上，張蘋準備好了沈先生指定的功課，伸一伸懶腰，坐在椅子上發呆，抬頭看看窗外的月色，秋風吹在臉上十分爽快，精神陡地振作起來，望一望坐在自己對面的文英說：

「我們在寫作上，經過沈先生的熱誠指導，總算不是在黑夜摸索了。只是感到材料有了，卻堆積在眼前，不知怎樣動手纔好？」

「唔，不錯，不錯！聰明的裁縫會把一匹粗布，做成一套時式的衣裳；我們卻對着綢緞不知怎樣下手呢？」

「對啦，對啦！」張蘋興高彩烈地喊着時，李媽忽然呀的一聲推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張蘋伸手去接，文英卻搶先接了過來，看了看才知道是張蘋的父親張延年寄來的。

她們倆的家信，常常是公開的。她們讀着：

蘋兒：

你的來信收到。我和你母親都好，望你不必掛記。要掛記的是你自己的學業，還是好好的用心下去罷。

你前次提起寫作時材料的取捨問題，今天有空就不妨和你講講罷：

讀到這裏，文英忍不住笑起來了說：

「蕓妹，真是呢，說起曹操，曹操就到！」

「好姊姊，不要響，讓我們繼續讀下去罷。」

她們繼續讀着：

這實在是一個不難的問題。我知道，你很喜歡看電影。影片公司你是沒有到過的。但是，在一張新影片快要演出時，報紙上不是登着廣告說：『現已剪接竣事，不日開演』嗎？

因為一個影片，雖然一定有一個有系統的劇本，在拍攝的時候，卻是零零落落先先後後拍成的，到了完全拍好了，就把他連接起來，那一個場面需要特別表現的，自然有一個特寫鏡頭，那一部分覺得是多餘的，就要剪掉。剪接好了，才可說是一部完整的故事。在文章方面來說，這就是一部完美的作品。

這路月夜已過半天，金銀珠寶就變的像爛泥了。一次了。越過越深，非常危險，何不就此而止？就在這路邊，尋出一枝煙燭，發微燈了以後點起來。

收拾材料的決定，開頭便是怎樣安排的問題。就是說，將用怎樣的材料把它繪畫出來。大概記敘文可以用下面五種方式表現出來：

一、記敘全體 是把事物的全體粗略地記敘出來。譬如有一幅美麗的園林風景畫在我們眼前，我們並不想很精密地記敘，只是用站在高山俯瞰下面事物的眼光，普遍的看一下，把一切花木亭臺，泉流池沼總括起來說個大概，使讀者能得一個全體印象就好了。

二、分類記敘 是要用有系統的方法，更普遍的注意。這個法子先注重分別，隨後就綜合起來。把主要的部份分門別類。譬如畫中的花木是一類，亭閣又是一類等。

三、逐步記敘 就是依照觀察的步驟，逐一記述，觀察的眼光並不籠罩全體，也不固定注集那一部，這是跟着你的眼睛的觀察，挨次移動的。就是說：當你走進園林的時候，開頭看見一棵合歡樹，就寫合歡樹的情形；再下去看見什麼，就寫什麼。

四、分別主從地記敘和側重一部地記敘 要分別主從，必須先找它的主要部份作為中心，其

餘從屬部份向這中心襯託。好像這張畫面，你特別放大描寫它的亭子，把其餘的景物，當做襯託的佈景。至於側重一部地記述，就要看你自己對於那一部有興趣。比方說，每一個園林都有它一個特點，好像每人都是有眼珠鼻子一樣的，但是你要記述某一個人，只寫他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別人看了，就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物了。

一行行的墨跡，從她們的眼珠上溜過，熄燈鈴的噹噹聲，餛飩店的夜市叫賣聲，她們全沒有聽讀到這裏，她們同聲透一口氣。

『想不到記敘文有這樣多的變化呢！』張蘋說。

『伯父的學問是多麼淵博啊！』文英驚嘆地回答。

其次，就要舉個實例給你看了。

她們忘了疲倦繼續偎倚着讀下去：

假定你遊過西湖，你還在初學，不見得就有打腹稿的功夫。那麼你就把看見的事物

材料，用短文一條條地摘出來。例如：

1. 西湖在杭州城西，又名西子湖。

2. 西湖是東南的名勝。
3. 從上海坐滬杭車到杭州城站，步行三四里就到。
4. 我到車站的時候，原想坐人力車，後來聽說到那裏很近，就步行了。
5. 湖直徑約十餘里，遊船往來如織。
6. 舟人說，原有兩塔，南面是雷峯塔，北面是保俶塔。
7. 水很清，可望見游魚。
8. 湖濱旅館很多，我在某旅館住了幾天。
9. 別莊、祠堂相望，風景幽美。
10. 一面濱市，三面皆山。
11. 山峯連續，最高者是北高峯。
12. 春夏遊人最多，外國人來遊的也不少。
13. 坐小舟行湖中，如入畫圖。
14. 有蘇白二堤，蜿蜒湖中。

15. 有林和靖墓、蘇小小墓、岳墳等古蹟。

16. 有名的山是北高峰、葛嶺、孤山、南屏山等。

17. 寺觀林立，鐘聲時時打入遊人耳際。

18. 某別莊正在那裏開工建築。

19. 四圍多垂柳，遠望如綠煙。

20. 有人在那裏釣魚。

21. 山上多樹，水底有草。

這樣一個個地排列起來，越多越好。然後再做一種精密的剪接。因為這些材料並不完全適合我們的題材，若是把那些不適合的材料夾雜進去，文章就有不適切的毛病了。

現在，我們試把上面的材料，做一番剪接工作，那麼，第3、4、18和8底後半部，6的前半部都不是一西湖游記」的材料，犯了不適切的毛病。20、21不是西湖的特色，也應剪去。

最後就是整理工作了：凡是同類的材料，務必集合在一塊兒，零零碎碎不關緊要的都可以不用。比方說前節5底後半部和12可以合併，因為都是記載遊人的情況的。11和16也可合

併，因為都是記敘山的。

正和影片一樣，現已剪接竣事，可以即日開映了。

「片名」 西湖游記

「本事」 西湖又名西子湖，在杭州城西，（1）是東南的名勝。（2）湖徑廣約十餘里，（5）一面濱市，三面皆山，山峯連續，最高的是北高峰，（11）此外有名的是葛嶺、孤山、南屏山等。（16）原有雷峯和保俶兩塔對峙，現只保俶塔巍然矗於北面，（6）蘇白二堤，蜿蜒湖中。（14）湖畔有林和靖墓、蘇小小墓、岳墳等古跡。（15）別莊祠堂相望。（9）寺觀林立，鐘聲時到耳際。（17）湖水清淺，可望游魚。（7）四圍多垂柳，遠望如綠煙。（19）坐小船行湖上，如入畫圖中。（13）春夏間游人最多，遊船往來如織，外國人慕名來遊的也不少。（12）

你試想想：這樣一來，不就是一篇簡潔明朗的好文章嗎？今天就講到這裏，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寫信來問罷。望你保重！

父手書 九月廿九日

她們讀完了，大家笑了笑。張蘋說：

『寫得這樣明白，沒有什麼不懂的啦！』

『是啊！時候不早了，我們睡罷。讓我們明天再讀幾遍，有機會和沈先生同學們討論討論就更好啦！』

月亮從雲影裏探出頭來，照拂着她們甜蜜的睡眠。

八 記敘文作法

上課鐘敲過了，學生們都先先後後挾了書本，拿了墨水走進教室。張廣和文英也在沈先生到教室的前一步趕到了。

沈先生照例輕輕地咳了兩聲，拍拍兩隻油光的袖口，眼光向臺下掃過一遍，開始說話了。

誰知大家都沒有準備聽講的樣子，卻一個個朝坐在左面第三排的志誠只顧笑，志誠覺得平常模倣沈先生的上課姿態，今天得到了大家的反應，很是得意，連連向四面扮着鬼臉，更引得大家吃吃地笑個不休。

沈先生莫名其妙地望望大家，他們又都不好意思似的低下頭來了。沈先生……

「今天星期五，照例是講文章作法。」文英和張嶺兩人笑嘻嘻地互相點頭。

「現在讓我先朗讀一段紅樓夢第二十三回給你們聽罷。」大家肅靜地聽着。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頭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下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

沈先生讀完後透了一口氣，又說：

「你們曉得這是一篇什麼文體呢？」

「先生，這是一篇記敘文。」張嶺搶着說。

「是的。那麼我們以前教過的文章，那些是記敘文？你們能舉例出來嗎？」

「能。」景波一面翻書一面說：「先生以前提起過的，王冕的少年時代和崇明老人記都是。」

沈先生含笑點頭。

「還有，多極啦！亞美利加的幼童也是。」定邦舉手說。

『第一冊裏面差不多都是，第二冊裏也有一部份是的。』振華跟着說。

『你們說得都不錯。』沈先生用眼光朝發言的學生看一看。『但是記敘文要具有些什麼要素呢？』大家都互相看了一眼，卻沒有誰起來發言。沈先生停了一下說：

『這問題也許你們都不知道，讓我來仔細講一講吧：

『照物理學的說法，一切現象都含有四個要素，那就是：物質、能力、時間、空間。——依記敘文來說，既是記述現象的，所以也有四個要素：（一）現象的主體，（二）現象的演變，（三）現象發生的時間，（四）現象發生的場所。』

『就上面一篇記敘文來講，雖然很短，所有要素都完全了。試列一個表給你們看看。』沈先生回過頭去在黑板上寫着：

一、主體 寶玉。

二、事實 看會員記，收拾落花。

三、時間 三月中浣某日早飯後。

四、場所 沁芳橋閣。

寫完以後，又說：『你們大家以爲對嗎？』

『對的，對的。』學生齊聲回答。

『還有一點，就是上次已同你們講過的，記述文好比普通的照片，敘述文好比活動電影，你們想必記得的。我現在試問你們，照片也好，活動影片也好，是不是可以因爲拍攝對象的不同而分類呢？』沈先生的眼光注視着張蘋，好似等着她的回答；張蘋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紅着臉站起來說：

『我想是可以的。』

這時志誠陡然站起來說：『這問題鑒定邦會回答得最好的，先生可以喊他起來說。』定邦是大家知道的影戲迷，大家知道志誠在有意和他開玩笑，都不禁暗暗地好笑。

『你說吧，說錯了也不要緊的！』沈先生倒真的看定定邦，定邦只得說：

『一定可以的。電影裏面有滑稽「王先生」，也有「人猿泰山」，又有「大路」和「新女性」，其餘是「黑奴籲天錄」「世界大戰」等等。』沈先生聽了連連點頭說：

『一本影戲（或是一張照片）有一本影戲的意識，還在記敘文方面說來，叫做主題。現在我把它分爲三類：』沈先生又在黑板上寫了起來。

- 一、以教訓爲主 例如傳記等。
- 二、以知識爲主 例如歷史等。
- 三、以趣味爲主 例如小說等。

志誠霎時領悟了似的，指一指黑板說：

『依照先生的分類，我們可不可以把定邦講的「大路」和「新女性」列在第一類；「黑奴籲天錄」和「世界大戰」列在第二類；「王先生」和「人猿泰山」列在第三類呢？』

全班的人和朝志誠望望，對於他的意見，表示敬佩。文英卻起來反駁說：

『我以爲「大路」「新女性」裏面，也有有趣的故事，「王先生」和「人猿泰山」未曾沒有一點教訓意義吧？』

景波聽了，卻說：『文英同學的意見，只有一部份是對的。過去我們在座談會上，不是聽了幾位先生的意見說：記述文和敘述文多半是不能截然劃分的，別類文章也是一樣。只不過是看那一類的內容含有性質較多的，就屬於那一類罷了。』

『景波的意見是正確的。』沈先生說：『我還有一個問題問你們，就是：我們作記敘文的材料

是從那裏來的？」

『我知道是從經歷得來的。比方說：我從家裏到學校裏來，把沿路看見的事件景物寫出來，就可以說是一篇記敘文了。』張蘋說：

『還有呢？』沈先生又問：

『總該是從一切書籍上得來吧？』定邦說。

『不錯的。我們作記敘文的材料，既然是從多方面得來的，意見就不能一致了。那就是說，好像同是一件事，各人的看法就不同；有時自己對於那一件事情的意見，不是也有因時間的不同而變化的嗎？』如果做文章也這樣混亂，那麼，你這篇文章給人看了，就是頭緒不清，別人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了。

『我現在拿三國志來做例子：關於諸葛亮伐魏事，有時說「丞相出師」，有時說「諸葛亮入寇」，如果這是兩篇文章，那倒沒有什麼，但就作者陳壽一個人的筆下來說，一個是把蜀當主體，一個是把魏做主體，同時發生兩個觀察點，就不很妥當了。

『記敘文底觀察點，就是作者所站的觀點。現在以日本侵略東北的實事來說，你們想想，日本

報紙的論調該是怎樣？」

「日本報我看見過的。」景波舉起手來說：「他們說『帝國出師鎮壓不逞匪徒！』」

「這是站在發動者的地位的說法。我們是受動者的地位，我們的報紙當然要說『強寇侵入』了。」沈先生接着問：「如果是第三國的地位，又是怎樣的說法？」

「我的哥哥看英美報紙的時候常常轉譯時事給我聽，那不過是說些『日本怎樣出兵』的話。」

定邦回答後沈先生接着解釋：「對了。那就是旁觀者的觀點呀！報紙的論調，就是一種觀察點，我們作記敘文時，全篇的觀點應當統一，不可動搖。通常做記敘文，用第三者的旁觀地位佔多數，就是站在旁觀者的地位，作者對於各方面也要顧到觀察點的一致，是不可隨意變更的！」沈先生講到這裏，下課鐘響了，只得暫停，等待鐘聲止後再說：

「現在就講到此地，下次再講罷。啊……林景波，你上次同我說的，你們預備出版的壁報，現在準備好了嗎？這事情我很贊成，很可以借它來練習諸位的寫作能力呢！」

「快好了，下星期就可以出版的。」景波敬謹地回答。

『將來出版時，希望諸位都要一膽大臉皮厚，』多多投稿，我雖然年紀大了，但是做個小丑，幫幫場子準願意的！』

在哄然大笑中，沈先生走出了課堂。

下午散學後，景波從圖書館裏借來一册平民小叢書第四十五種岳飛，一個人走到校園裏坐在靠椅上去看。

……楊么乘舟湖中，兵在樓上發矢石，官兵仰面攻之，見舟而不見人，因而失敗。岳飛下令伐君山的樹爲巨筏，塞滿港汊，又用腐木亂草由上流放下，布置穩當，纔和楊么開戰。楊么船遇了草木，輪不能鼓動，賊奔走港中，又被木筏所拒，因被牛皋捉着，諸賊皆降，果然八日就打平了。景波看來看去，看不明白。恰巧「哈囉！」一聲，只見莫振華和志誠兩個人從假山後面嘻嘻哈哈走了過來。景波就站起來說：

『來得正好！這兒有一段故事，是不是作者也犯了沈先生今天說的毛病？』
兩人定神看完了後，振華說：

『對啦！這一段本來是用旁觀者的地位來記述的，怎麼第一到第二句是從楊么方面，第三句到第八句卻從岳飛方面，第九句到第十四句再從楊么方面，最後一句又從岳飛方面來說呢？當然，是犯了觀察點錯亂的毛病了。』

『是的，這種文章教人看了，就要把人的腦筋也弄昏了！』志誠說。

這時，振華卻從褲袋裏抽出一本儒林外史來，翻到第四十八回的一段，指給大家看，一面說：『你看，照這書上的兩段看起來，沈先生說的記敘文觀察點不應變更的話，就很難說了。』

『嗯，我們馬上問沈先生去，他總能給我們解答吧？』志誠拉了振華就走，回頭看見張蘋和文

英正立在他們後面，知道他們也大致看過了，就說：

『你們也去吧？大家一塊兒去！』

當他們走到沈先生房間的時候，沈先生恰從外面走進來，就連連點頭說：

『你們有什麼話要說嗎？』大家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還是張蘋打頭說：

『我們來請教先生，因為儒林外史裏面有一段故事，觀察點雖是變動了，文章卻很清順，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張蘋說完，振華把書指給沈先生看，大家也跟着看下去。只見寫的是：

……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徑來到家裏，把話對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呆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她，怎樣倒叫她死？這是什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死，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了。

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消息。

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得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喫，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來，在家裏睡着。又過了三日，二夏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死了。抬了回來，在家裏睡着。又過了三日，二夏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死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

『不錯，你們的問題問得很正當！』沈先生說：『觀察點的不應變更，只是一般的原則。假如拿長篇的或複雜的記敘文來說，爲了要把各方面的情形都表現得適當，卻不得不變動。大概事實的間接敘述比直接敘述不容易生動，所以在兩件或多件事實有相同的重要，而只從一個觀點出發，要把各方面表現出來又非常困難的時候，觀察點就不得不變動了。』沈先生說到這裏，喝了一口茶，再說：

『我們拿這一段文章來說，雖是在寫出一個中了舊禮教毒的人，爲了虛榮，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兒殉節餓死；但王玉輝，老孀人，和他們底女兒三個人的情況，都同樣重要。並且，假定從王玉輝一方面敘述，那末老孀人勸女兒和女兒未死以前的各種情形，都無從表現，或很難表現；就是從別一方面敘述，也同樣不能週到。在這種時候，觀察點雖變動了好幾處，也是應當的呢！』

沈先生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不禁手舞足蹈地同聲說：

『原來是這樣的，原來是這樣的！』

沈先生又說：

『記敘文的作法，還多着呢。』

『就請先生再講些給我們聽，好嗎？』景波說。

『好的。不過因爲時間的關係，只能講一個大概。現在就講記敘文的流動罷。』

『怎麼叫流動？流動就是事物現象的展開，把這展開的現象，用文字記敘起來的時候，就成了文字上的流動。現象展開不停止時，我們的文字底流動也就仍舊繼續着。更具體的解釋，就是把它比做拍攝活動影戲時候的情形最爲確切：當影戲機的鏡頭對着一幕緊張一幕的演員的表演，攝』

影師就靈活地把整個故事攝進底片裏去。所以，一篇流動的記述文和一本活動影片，在本質上是沒有兩樣的。

『至於快的記敘文，慢的記敘文，快慢綜合的記敘文，和流動的中止，流動的順逆，你們都可以從上面的比方，推想得到的。』

『先生可否舉個例給我們，好讓我們仔細地研究？』文英向沈先生請求着。

『如果一定要舉例，那麼——』沈先生一面說，一面在桌子上找着兩本國文課本，隨手翻着說：『夏之蓉的沈雲英傳可以說是快的記敘文；李石岑的腳踏車生活，可說是慢的記敘文了；莊澤宣的意大利的青年露營，是屬於快慢錯綜記敘文；包公毅的勇敢的小學生，有些地方是流動中止的；謝婉瑩的寄小讀者（十），當然算是流動順逆底記敘文了。』

窗外無垠的蒼穹，漸漸給黑幕遮蔽起來，電光突地亮了起來，照耀得滿室通明。他們在真誠的感謝與興奮的心緒中，和沈先生道別出來。

九 述語

血紅的陽光，射向蔚藍的天幕，反襯出一片綠油油的田野，格外雄偉，熱烈；這時張貼在圖書館簷前的一張壁報底美麗動人的封面畫，射出『前進第一號』五個大字。

霎時，壁報前擠滿了人頭，有人在指手畫腳說：『時事、論文、詩歌、小說，都有啦，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又有人笑着說：『滑稽大王范志誠的博士論文也有呢！』

志誠卻發現了寶貝似的喊着：『小丑登場了，小丑登場了！』大家聽了，連忙朝他指點的下左角看去，才知道是沈先生作的一篇文法講話，不禁哄然大笑了。

隨即靜寂起來，大家默讀着：

今天要講給諸位聽的是述語。提起述語，使我要重複上學期曾給你們講過的一節，作為今天的開場。記得大意是這樣的：

句的組織至少要具有二種成分，一是主語，一是述語；主語是一個句子的主體，凡是人、物、事，都可當作主體，有了主語，必須要說明主語的動作、形態、變化等等，擔任這事情的就是述語。——可以作主語的詞，是名詞和代名詞，作述語的是動詞。我們如果能夠把構成句的成分等

等，辨別清楚，對於我們在讀寫方面的幫助是很大的。

諸位讀到這裏，想能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關於主語的知識，諸位都已知道了，現在這裏要講的，是「述語」。諸位且看下面兩位朋友的對話吧：

甲：述語的定義是什麼？

乙：是用來敘述事物的動作或功用的。

甲：述語可分做幾種？

乙：可分做自動詞、他動詞、同動詞、助動詞四種。

甲：怎樣叫做自動詞呢？

乙：自動詞也叫內動詞。它所表示的動作是自動的。例如：

鳥飛。

兔走。

水流。

花謝。

「飛」「走」「流」「謝」的動作都是自己動的。所以叫做自動詞。

甲：怎樣叫做他動詞呢？

乙：他動詞也叫外動詞。它所表的動作，必影響到其他的物事的。例如：

犬逐兔。

貓捕鼠。

馬喫草。

「逐」的動作影響到「兔」，「捕」的動作影響到「鼠」，「喫」的動作影響到「草」，所以都是他動詞。

甲：怎樣叫做同動詞呢？

乙：同動詞也叫不完全動詞。它是僅能表出動性而沒有動態的。例如：

爾爲爾；我爲我。

此係爾願。

盜賊非守法之人。

——以上文言文

他像是我的哥哥。

三加二等於五。

孫中山是民國的偉人。

——以上語體文

「爲」「係」「非」「像是」「等於」「是」「都是」只有動性而沒有動態的，所以是

同動詞。

甲：怎樣叫做助動詞呢？

乙：助動詞是幫助其他動詞所表現的不足的。文言文裏的助動詞大都附在動詞前面，但語體文的助動詞卻有附在動詞後面的，所以助動詞須分爲前附後附二種。前附的助動詞，例如：

你不妨去一次。

我打算買二本書。

這時應該上學了。

他決計坐電車。

這事或許有些希望。

「不妨」「打算」「應該」「決計」「或許」是幫助其他動詞「去」「買」「上」「坐」「有」所表的不足的，所以都是助動詞。後附的助動詞，例如：

這屋如何過得一冬。

他坐着不動。

伊就站了起來。

我回頭去一看。

嚇得把衣袖蒙了臉。

「得」「着」「起來」「去」「了」是幫助其他動詞「過」「坐」「站」「回」「蒙」所表的不足的，所以是助動詞。

好。這兩位朋友再講下去，他們或許也要厭煩了，我也就此擱筆罷。但是，今天不過講了一個大綱，平日怎樣去「舉一反三」靈活的運用，就要全靠諸君自己的努力了。

振華第一個讀完，抬頭看見自己頭上噴着烟霧似的汽水，才發覺自己正給擁擠的人羣，擠軋得透不過氣來。用盡了全身的力量，總算給他逃出了重圍。

一〇 文章的要點

起身鐘剛剛響過，志誠一骨碌跳下床來。甜睡在他旁邊床上的定邦，給他吵醒了，用半埋怨半嘲笑的口吻說：

「怎麼啦？今天禮拜，瞌睡蟲倒『聞雞起舞』嗎？」

「傻瓜！忘了嗎？前天沈先生也曾答應過……」志誠滿不高興地回答。

「啊！」定邦連連拍着自己的腦袋說：「睡昏啦！睡昏啦！」也連忙翻起身來，一面看着在腕上的手表，短針正指着六點。

他們好像來不及梳洗得更整潔，讓自己的頭髮在冷峭的寒風裏比賽着誰長得更高。

當海濱公園的門柱立在他們面前時，他們放緩了腳步，抬頭望一望那預先約定的園遊會地點，——東面假石山上一個茅亭，茅亭上已擠滿了人頭。

『你們能夠利用休假日……』坐在石桌上的沈先生正在興好談話，看見別有志趣的人羣中起了小小的騷動，立即停止了一下，看看大家，仍復屏神靜氣，又接着講下去：

『我說，你們能夠利用休假的日子，發起園遊會，一方面可以大家在一起看看海景，談談笑笑；另一方面卻不忘了自己的學業，來共同討論討論，這是再好不過的事！』

『你們看：這時，海波也似乎被晨曉喚醒了。』沈先生用手指畫着前面的海水，大家跟着他的指尖回過頭去。沈先生又說：

『此情此景，如若你是個詩人，你會立刻詠出一首好詩；你是一個作家，就能夠寫出一篇可誦的文章來。』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與其說是「天才」，不如說是「忍耐」。』當一些人在畫家費德特夫面前稱讚他，說他運用在他底圖畫「寡婦」裏的簡潔的時候，他回答：『是的，你若做上一百次，就一定會簡潔的呀！』一百次，是什麼意思？在寫作方面來說，就是叫我們忍耐一點，細心一點，注意修詞。

『尋常講到修辭，總以為就是雕琢粉飾一類的玩意兒。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國古來有許多文人從事應用詞藻，在文字的表面形式上用功夫，其實只是所謂雕蟲小技而已。』五四以來

的文學運動，在消極方面所做的就是破除這一類的玩意兒。這工作表面上是消極的，實際上是積極的。正像反對女子纏腳一樣，看似消極的，對於女子身體的健全卻是積極的。

『今天來玩的諸位，最高的不過初中三年級生。』沈先生把手託得高高地做個手勢，志誠和定邦看看四週，知道今天來的除了本級的一大半人以外，二年級的王自強、陳之華、史煥清、三年級的林永慶、金雪清，也都在場。

『初中並無修辭一科，我今天要講的只能是一個大略。這些大略的知識，也許可以幫助諸君讀書時的理解與鑑賞，供寫作時的參考與運用吧？』

『我們知道，做文章就是說話，一個不會說話的人，說了半天話，別人還是不能明白他在說些什麼，說那些話的目標在那裏。如果換一個會說話的來呢？那末，只要他約略說了幾句，你就能夠懂得他的意思，而且會因為他的話說得很通順，恰到好處，給他吸引着了。』

『譬如說記敘的境界，如科學文字、法令文字及其他解說文字等，都以「理知」為主。作者應求對象分明，條理清析，記敘明白。這一方面的修辭，我們可以叫做「消極修辭」。那麼怎樣纔能使文章明白清楚呢？大概應當：

(一)使它沒有閹雜事物來亂意。

(二)沒有奇怪言語來分心。

『所以，所用的語言，就要求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而不是感覺的、具體的、特殊的。因為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語言，纔能使它的意義，僅限在所說的裏面，而不含蓄或者混雜別的意思在裏面。』

『還有一點。所用的語言，也須是質實的、平凡的，不是華麗的、奇特的。因為假如用了華麗奇特的語言，又將使讀者分心於語言的外表，而于內裏反不留心了。』

『無論作文或說話，普通總不外兩件事：一是「說甚麼」，一是「怎樣說」。「說甚麼」就是內容，「怎樣說」就是形式或方法。我們要努力的是：內容方面能明確和通順，外形方面能平勻與穩密。』

『我們首先把內容的明確來說，應常用意義分明的詞，話中有同義異詞，或同詞異義的現象時，每易有不明確的弊病。』

沈先生講到這裏，把帶來的手冊翻到自己摘錄的韓愈的雜說一段，指着讀了出來：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試問諸君，上面重讀的兩個「千里馬」的意思，有沒有分別？』沈先生的頭向左面搖上個半圓後，眼鋒掃着大家。

『有的，先生。』定邦回答。

沈先生笑對着定邦問：『你以為分別在那裏？』定邦卻回答不來，只是紅了臉，不好意思地把眼睛望着地下。

景波站起來說：『第一個「千里馬」和第二個「千里馬」當然不是代表一個意思。——如是代表一個意思，這兩句話便矛盾了。』

『是的。』沈先生連連點頭。『這須細心分辨纔知道。這一類的掉文換意，除非有特殊的需要，總是不換的好，免得讀者有誤解的地方啦！』

『又如幾年前杜威來華講演。有一次的題目中文譯作「美國的民主主義的發展」，就有人說意義不明，容易誤解。（一）可作「美國底民主主義的發展」解；（二）可作「美國底民主主義底發展」解。因此當時便有許多人在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意見說：單用「的」字，關係不易分明，主張在「的」字之外，再用一個「底」字。有些時候，另外還常添用「地」字做副詞的語尾。現在所以有人有「的」「底」

「地」分用的習慣，就從那時開始。分用的理由其實很簡單，不外要使詞與詞的關係分明罷了。

『又爲詞與詞的關係分明起見，用代名詞也須注意。凡是所用代名詞，不明白的決不可用。有時，代名詞分化之後，卻又無需這樣複用。名詞也可以使它的關係分明。例如斐多菲的勇敢的約翰。』

沈先生又看着手冊朗讀起來：

『那慇懃的女人說後，就依了懇求，

立即引導了約翰走到她的墳山，

那兒，讓他獨自與苦痛同在，

他流着淚，跌倒在親愛的墳邊。

他想念着過去的，美麗的時光，

她的純潔的真心燃燒着情燄，

她的甜美的心，她的嬌媚的臉——

凋謝了，此刻已在冰冷的地下長眠。

『這首詩雖然重用了幾個他稱代名詞，也覺仍無疑問；假若「他」「她」不分，便非複用名詞，不能使它這樣明確了。

『至於爲使詞和詞的關係分明起見，使用標點符號也不可忽略。標點符號的使用法，你們是能夠知道一點的，下次有機會再詳細的講。

『再請諸君靜聽我讀着儒林外史第一回中一段：

王冕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帶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得鄉下的兒童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這段文中第二句裏重讀的「他便」兩字，照文法論，原也可以放在「把」字之前，但若如此，那第二句便歸在「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一截；結果就與前一句裏的高帽闊衣不相連貫，和第二句裏的跟着他笑也不連貫。我們看了很容易設想那些鄉下的兒童們笑的竟是他用牛車載母親的一件事，真意也就隱晦了。所以這一句的佈置，必須這樣纔好。——凡是這等地方都該細心斟酌，

分錯了賓主固然誤事；即不把賓主分明地顯出來，也不能使說話文章的關係分明，意思了然的！

『怎樣叫通順呢？通順是關於語言倫次上的事。語無倫次，固然不成其爲語；便有倫次，而不免紊亂、脫節、齟齬，也不是語言的常態。所以尋常修詞，都不可不依順序，不可不相銜接，並且不可沒有照應，能夠依順序，相銜接，有照應的，就稱爲通順。』

『內容方面，已講過了。現在再把外形講一講：要使詞句平勻，就要注意選詞造句，究竟用古的，今的，中的，外的，文的，白的，官的，土的，粗的，細的，難的，易的，繁的，簡的，須有一個平正的標準。因爲平易而沒有怪詞僻句，勻稱而沒有夾雜或駁雜的弊病。』

『怎樣纔能做到穩密的地步呢？做起來不很容易，回答卻很簡單。那是只要「和內容相切貼」就夠了。譬如一篇文章，作者初執筆時，便該有一個目的。在乎教誨別人，還是誘導讀者；想要辯正一場是非，還是只想敘述一個事實。這些目的不同，詞句的安排也要隨着而有變動。倘然信筆寫去，意在誘導的，卻去嘲諷別人；意在敘述的，倒用些教誨的話進去；就要使別人摸不着頭腦了。』

『其次，須辨別意義彷彿的語言。就如「溪」和「河」有什麼不同，你們能回答嗎？』

之華聽了笑嘻嘻地回答：『這是很容易分辨的：河大，溪小。』

『「失望」與「絕望」又有什麼不同呢？』沈先生又問。

『這或是程度的不同吧？』林永慶接着回答。

沈先生又說：『對啦！上面的詞來推想，就如「告示」和「告白」或者含有施受的不同，「望」與「見」、「聽」與「聞」等，該怎樣運用，你們也可知道了。

『不但這樣。那怕一切都相同，單是地方、時代有分別，也是不能混用的。好像：上海有巡捕，杭州南京就有警察，這是地方的關係；四十餘年前的上海，只有華衆會，如今只有青蓮閣了。這是時間的關係呀！』

『好了。今天關於消極修辭的講述，到此算是完了，諸位有何意見和疑問就請提出罷。』

沈先生的話語剛斷，繼起的是一陣熱烈的鼓掌。張蘋隨即把帶來的熱水瓶，到了一兩瓶滾開的熱水遞給沈先生，沈先生欣然地接受了。

『現在時候不早，我們就進行野餐吧。』不知是誰的提議。

得到的回答是：

『好，好！贊成，贊成！』

大家商議的結果：一連串地走下山來在怪石巉巖下的沙灘上，盤着膝坐成個圓圈，把預備好的餚包分給各人，各人貪饒地加上果醬，在海潮的細霧中，吃着愉快的早餐。

「轟轟哈哈哈哈哈！……」有人在唱着開路先鋒。一陣洶湧的海潮捲了過來，拍着他們近邊的石塊：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轟！」

一一 統一和流動

沈先生剛走進教室，就回過頭去在黑板上寫着：

「文章的統一和流動」

好像一陣風捲去落葉，煩囂底教室的每一個角落，立時靜悄無聲。沈先生喊級長景波把今天的油印參考材料，分發給大家後，開始講話：

「記得在上學期，有本級的幾位同學，到我房間裏去，討論記敘文作法的時候，我曾把關於文

章的流動，約略講了一點，並挑出國文教本上幾篇文章，作為說明。今天，那一次參加討論的諸君，想必在座，我打算請他們中的隨便那一位起來報告他所了解的一部份給大家聽聽。」沈先生的眼鋒，在各色的臉譜上搜索，希望有誰起來響應他。這時，文英在大家的注視下立起身來說：

「那次的討論，我是參加了的。先生所指定參考的課文也讀過了。對於流動的快慢、順逆、和中止等等，約略懂得一點。但是我很慚愧，自問不能講得很好。所以希望那天到的別一位同學來對大家解釋解釋。」文英說完後，拉一拉身旁張蘋的袖口，要她發言。

張蘋在鼓掌聲中，只得漲紅了臉，站起來說：

「我看了先生今天發下的參考材料，知道第一段是慢的記敘文，第二段是快的記敘文，第三段是講流動的中止，第四段是講流動的順逆。」

「先生曾告訴我們：記敘文好像一張活動影片。一個故事的開展，雖有它一定的速度，但記敘這個故事的影片，它的流動卻有快慢。」——現在請諸位把參考材料中的水滸第廿一回，仔細看一

遍：

宋江起身淨了手，柴進喚一個莊客，提盥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只

躲杯酒。」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俄延走着，卻轉到東廊前面。山已有八分酒意，腳步起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個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鉢火在那裏向。宋江仰着臉，只顧暗將去，正踏在火鉢柄上！把那火鉢裏的炭火，都掀在那漢臉上。那漢吃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這是什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吃一驚，正分說不得。那個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會最相待。如今卻聽莊官說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一人無千日好！」卻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攔了還道：「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個燈籠飛也似來，大官人纔趕到。」我攔不住押司，如何卻在這裏鬧？」那莊客便把燈了火鉢的事說了一遍。宋江道：「大漢，你不認得這位進香的押司。」那漢道：「這客官，我他敢比得？」宋江道：「他可認？」宋江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得，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宋江問道：「如何見得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卻說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宋江道：「你要見他？」那漢道：「不要見他說甚的？」宋江道：「大漢，這便十萬八千。」

里，近便只在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個也不是。」

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信今日早與兄長相見！」

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卻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

裏肯起來，宋江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

張蘋看看大多數的同學，都在抬起頭來，就說：

「諸位看！這篇故事的內容，本來很簡單，因為作者要把事件展開的情況綿密地敘述，把事件中的各方面詳細地描寫，所以是一篇慢的記敘文。」

「再請看下面一段，也是同樣的故事，同樣的主題，卻因為只述事件的概要，和其中各方面的太意，就成為快的記敘文了。至於另外有一種快慢錯綜的記敘文，諸位是可依此推想的。」張蘋講到這裏，大家又重複低下頭去，讀着：

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跳了火鋏柄，引得那漢焦躁，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趕將出來，偶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裏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

大名。

『現在請諸位看參考材料三，』張蘋說：就是紅樓夢第三回中一段：

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裏，於是老媽媽引黛玉進東房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線蟒引枕，秋香色金線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觚，內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碗、茶具等物。地面下，西一溜四張椅子上都搭着銀紅撒花女褂，底下四副腳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花瓶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表。

張蘋靜待二三分鐘後繼續說：

『這一節文字，從第四句起，流動全然中止，都是王夫人房中陳設的記錄。假如把所記的情況都改成由黛玉眼中看出的，而將末了「其餘陳設，不必細表。」的話刪去，那末，流動就沒有停滯了。所謂流動中止，就是由時間的動的記敘，突然轉向到冗長的空間的靜的，或有意插入說明，這是寫作中最忌的一點呢！』

『還有一點，』張蘋提高一點喉嚨說：『就是流動的順逆。普通說起來，記敘文是把事物的變

化來展開的，所以流說方面也有兩種，第一種，照那變化自然的順序，依次敘述，這是屬於順敘的，第二種，這種例子是很多的，第二種，因為要敘明變化的前因後果，或並行的事件，不能全然按照自然的順序，需要有所顛倒，這就叫逆的記敘，如下面一個例子就是：『出賃一面說，一面翻開材料第二頁上，面寫着：』

天氣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晚上，在這寒冷陰暗中間，一個可憐的女兒，光着腳，赤着腳在街上走，伊從自己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有鞋穿的，但是有什麼原因，那是很大的鞋，伊的母親一直穿到現在，鞋就有那麼大。這小女兒見路上兩輛馬車飛奔過來，慌忙跑到對面時，鞋卻失掉了一隻，是再也尋不着，一個孩子抓起那一隻，也拿了逃走了。他說：將來他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作搖籃用的。所以現在女兒只赤着腳走，那鞋已經凍得全然發紅發青了。在舊圍巾裏面，伊兜着許多火柴，手裏也拿着一把，整日沒有一個人買過伊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伊一個錢。

『怎麼叫做順逆，諸位讀了上面一段賣火柴的女兒，總可得到一個概念了。我的報告很幼稚，不對的地方，還請沈先生和諸位同學批評吧。』張蘋說着，謙虛地點着頭坐下去了。

「拍，拍，拍……」一陣熱烈的鼓掌。

沈先生望望張蘋，笑容可掬地點點頭，又看



「張蘋同學講得很好，諸君想必也聽得很仔細用不着再重複講下去。諸君看了上面一段文章，一定能夠辨別它有好幾處是逆行的。逆行雖有不得不用的時候，但在各位初學的人，卻要特別留心才好。」沈先生習慣地拍拍袖口，繼續說：「現在講文章的統一吧。」

志誠卻站起來說：「先生！文章怎麼能統一？比如說：科學家有科學論文，歷史家有歷史家的眼光，就以同是思想家來說，也各有各人的思想。如果我的腦子裏所想的是這個，一定要使別人的腦子裏也想這個，那不是先生所說過的，會違反社會進化的鐵則嗎？」

志誠的話剛剛說完，從教室的各處，發出羣鴨爭食似的語聲，有的人在贊成他的意見，另一部份人卻帶着譏諷地說他神經病又發作了。

「好。請諸君靜下來！」沈先生和藹地說：「在社會思想或研究部門來講，志誠同學的意見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就文章作法來講，可就不然了。我想這是志誠同學誤解了我的意思。現在就從社會思想方面來說，某種社會條件下，會有某種社會思想產生，這有它的必然性存在，且丟開不講。

僅說：孫中山先生創造的三民主義，或是其他種種主義，都是自有它的整個的系統的。

『譬如說：你把懷中記事冊上所記的：

二十三 理髮一次，價洋二角。

二十五 在姑母家吃晚飯，醋溜黃魚味道很好。

二十六 報紙上說：西班牙內亂是有國際背景的。

排列起來，作為一篇文章。給別人看了，不是說你多吃了一點酒，就要說你有神經病了。』

沈先生說到這裏，滿堂輕快地笑了。他停了一停，又說：

『為什麼這樣就不成一篇文章？因為所謂「一篇文章」或者「一番話」、「一席話」無非表明這是一個單位罷了。懷中記事冊中的各條，是不能成為一個單位的。所以只能叫做個「雜貨攤」，而不能成為一篇文章的。』

『現在要講到統一的方法。好像去年和諸位講記敘文作法上，已經講過「主題的確定。」確定主題，就是作者在寫作一篇文章之前，必定要先問一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寫這一篇文章？」——這是統一文章的第一個方法。——同樣的，一句須有一句的主題，一段須有一段的主題。一篇文章，

無論長短怎樣，總得存在着一個主題，一個中心思想，一個目的，使它發生一個效力。

「我們決定了一爲什麼寫」之後，跟着必然引起的問題，就是「寫什麼，」「寫什麼」便是題旨，題旨是跟着「主題」來的，大約有三種不同的形式：

1. 例如：胡適的論短篇小說。它的題旨乃是：「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首先就把題旨，用一句表出，然後逐漸發展下去替它證明。這是使人知道或認識題旨的最好方法。

2. 例如：郁達夫的沉淪。它的題旨乃是「現代青年的憂鬱病。」——但它把題旨潛藏在全篇中間，並不明白洩露，要讀到最後，才發生效力。這是使人感受或覺着的題旨。

3. 例如：一張佈告，一份傳單，或一篇演說辭的題旨，大抵都分散在命令或願望的語句裏面。這是使人信從或實行的題旨。

「最後，就是要凝注我們的觀點：我們既然知道了「爲什麼寫」和「寫些什麼」，然後可以因爲表現的便利去決定觀點。比如你們此刻要寫一篇「××的農村」，假定主題是在描寫農村的窮困，題旨是農村非崩潰不可。觀點的拈取是不可一概而論的，可以取農村內外作爲觀點，也可

取鳥瞰或一角，或白晝黑夜和某一時刻之內，作為觀點的。」沈先生講到這裏，向大家問：

「快下課了嗎？」同聲的回答是：

「下課鈴早搖過了，先生！」

一二 事物的區別

一個初春的朝晨。

太陽吻笑了春花的臉，夢樣的輕煙戀着春山，黃鶯兒藏身在密柔的花園裏面，悠閑地歌着，千遍，萬遍。

甜睡中的張蘋，不知道正夢吟過「惜花春早起」，還是給窗外傳來的婉轉歌喉催醒了，擦擦惺忪的睡眼，立即拿了面盆，走到廚房去取水。

「蘋兒！快點兒梳洗，來幫助媽媽做點事情吧。」正在竈頭生火的蘋母和藹地說。

「今天有客人來嗎，媽媽？」張蘋一面舀水，一面問。

「傻丫頭，」母親半嗔半笑地回答：「忘了嗎？父親的生日啦！等一會兒，姨爹姨媽和表姊都要

「啊！」

「啊！我一會兒就來的，媽媽。」

張蘋正待把盛滿了水的面盆，捧進房去，猛不防給人從背後伸手過來，蒙住她的眼睛。

「誰？……喂，喂，不要開玩笑。——啊！是慧姊嗎？」

慧星「撲刺」一笑，一鬆手幾乎把張蘋手裏的面水也打翻了。

張蘋回頭一看，只見慧星穿着新製的陰丹士林藍布旗袍，短短的袖口，纖巧的腰圍，顯得格外窈窕動人。

「母親剛剛說過你要來了，你也是昨天回家的嗎？姨爹姨媽來嗎？」

「對啦，昨天回來，恨不得晚上跑來看你。爹媽隨後就到的。」

表姊陳慧星比張蘋大上三歲，省城女子師範三年級生。這次爲了她父親在鄰省S埠營業失敗回來，無錢給她繼續學業，就寫封信給她，叫她退學回家來了。

她們正在房裏訴說別後的一切，當慧星說到她無福再繼續學業，兩個人幾乎都哭了出來。這時，張母卻在房裏喊着說：

「姨爹媽都來啦！蘋兒快出來接待。」

「啊！一年不見，蘋兒竟長得這麼大了。」姨爹一看見張蘋和慧星出來，就快活地說了，回頭望望坐在下邊椅子上的延年，又親切地問着張蘋：

「在中學吧？幾年級了？」

「還只二年級啦。」

「你家書香後代，總應該給她讀到大學畢業，才能放心吧。」姨爹望着延年又看一看站在旁邊的張蘋說：「你很伶俐，只要用心讀書，不怕沒有起發，現在的世界是男女平均呀！」

「太客氣了，我們都是自己人，現在教書的薪水，不是七折八扣，就要欠上三兩個月。蘋兒眼見也不能多讀什麼書了！」延年感嘆地說。

「唉！這年頭真不好過活，打開眼睛，誰不是愁眉苦臉呢。——啊！我記起了，前月趁輪回鄉時，在船上碰着一個新人物，我們坐在一條狹長的艙衙裏，大家談談，倒好像多年不見的老友似的。他屢勸我，要我回家鄉來辦點功德事業。但我想到，我還不是要東奔西走的，那裏能顧前顧後呵！」

「好事，好事，正如你說，我們都是要東奔西走的。不然的話，倒可以大家合作呢！」延年把香烟

拿在手裏，劃着火柴說。這時，蘋母把托盆端了幾盤熱烘烘的炒麵過來，擺在中央的方桌上說：

「姨爹姨媽都請坐過來吃點兒吧；蘋兒，快陪慧姊過來，反正沒有外人呀！」

「好好！吃壽麵不會客氣的。乞壽壽，正老會發財發福，高壽百齡。哈哈！哈哈！」

「託福！託福！哈哈！」

時間是午後二點。

祝壽的客人早回去了。小黃狗伏在階沿的陽光圈下打盹，一切都呈現着鄉居的幽寂。

張蘋在書房裏溫習着沈先生指定了就要在明天第一課上默寫的俞平伯的雪恥與禦侮。正

讀到：「……我們先停止自殺，方始有面皮，有力量來防止他人殺我。我們先打倒自國的強盜主義，

方始可以打倒他人的帝國主義。否則，總是一死……」就回想起沈先生解釋時，對於當前的國事，

表示着甚深的憤慨，自己給感動得幾乎淌下淚來的情形，不禁癡望着板壁上的國難地圖發呆。

忽然，腳步聲給她以警覺，回過頭來，知道是爸爸進來了，連忙立起身來，把躺椅移近書桌請爸

爸坐了，說：

「明天不同學校去吧，爸爸？」

「唔，禮拜一只有一課，我已請人代了。」延年說：「你恰恰爲什麼坐着發呆？你們年輕人應當活潑一點，一切都抱着樂觀才對！」

「是呀！爸爸，你看這一課，想起中國的前途，真不能不悲觀了！」

延年接過國文課本約略看了看說：

延年輕輕地嘆口氣，「然而，悲觀是於事無補的，你應該把青年的心振作起來——我們對於世界上發生的萬事萬物都要抱着樂觀的態度，不可消極頹廢。」延年正想繼續說下去的樣子，張

繼卻搶先問：

「我倒不懂，今天早上姨爹說什麼『男女平均』是怎樣講的？」

「啊！那是他說錯了的。只有男女『平等』，或者『平權』，那裏有什麼『平均』？這是姨爹對於事物的區別觀念不清的緣故呢！」——唉，說也難怪，他僅讀了兩年老法書，今日到這地步，也不容易啊！

「不但如此，」延年略爲興奮點說：「他還說什麼遇着一個新人物，要他回鄉來辦點功德事。」

呢。——我想他說的「功德」恐怕就是「慈善」吧！」

「是呀，爸爸！我當時聽了，越想越不懂。我幾次想問，又不敢問呢。」

「在當時，你當然不應該問，姨爹到底是客人。問題雖小，但在寫作上講，也是不能不注意到的。區別事物的詞，是形容詞。例如，姨爹說的話裏面有：

男女平等

慈善事業

新人物

狹長的繪街裏

老友

「平等」是區別「男女」間的狀態的；「慈善」和「新」是區別「事業」或「人物」的性質的；「狹長的」是區別「繪街」的形體的；「老」是區別「友誼」的程度的。這是屬於「性態形容詞」一類，因為它是用來區別事物的性質、形體、狀態、程度的。

「再如，他又說：『一年不見，』你會回答他，還只『二年級，』所謂『一』、『二』，當然是形容

詞，但你試想，應屬那一類？」

張蘋想了一想說：

「這是數字方面的，是不是可以叫它做數量形容詞，爸爸？」

「一點不錯。數量形容詞可分為定數，不定數兩種；定數中又可分為計數，序數，分數三項：

一年不見

二年級

這事有九成希望

「一」是「年」的計數；「二」是「年級」的序數；「九成」是「希望」的分數。

「不定數呢？又要分做二項：

薪水不是欠上三兩個月

就要七折八扣

身長九尺數寸

「三兩」是「月」的，和「七」「八」是「折」「扣」的全數不定；另一項就叫餘數不定，因為

「數」是「寸」的不定餘數的緣故呀！

張麗紅突然發現了新境界似的問他爸爸：

「那末，這方面：

這本·書· 這·個·人·

那·朵·花· 那·些·學·生·

「這本，」「這朵，」「那些，」是否都叫形容詞呢？

『不錯！這叫「指示形容詞」。』「這本，」「這個，」是「近指」；「那朵，」「那些，」是「遠指」。此外還有：

承·前·言·——例如：其·時· 那·一·天·

不·定·指·——例如：某·君· 某·項·要·事·

統·指·——例如：一·切·的·人· 凡·事·都·如·此·

逐·指·——例如：每·事·都·有·你·的·分· 各·國·

別·指·——例如：除·此·事·情· 其·他·的·人·

「除了上面說過的，還有三種形容詞，那是：『疑問形容詞』、『指示代名詞與指示形容詞』」

『疑問形容詞有三種用法：

(一)普通的——不帶量詞，例如：

這是什麼話？

你為什麼罵他？

(二)選擇的——必帶量詞，例如：

那一個坐位是你的？

你要找那一個人？

(三)數量的——常帶量詞，例如：

今天學校有多少學生？

三加四共得若干？

『指示代名詞與指示形容詞：

所用的詞彙完全相同，前者爲代替名詞的，故下面不即跟有名詞；後者爲形容名詞的，故下面必跟有名詞。例如：

這是哥哥送給我的書。

「這」字是指示名詞，「書」字下面不即跟有名詞，所以是指示代名詞。

這書是哥哥送給我的。

「這」字是形容名詞，「書」字下面即跟有名詞，「書」字，所以是指示形容詞。

「最後是講到疑問代名詞與疑問形容詞了。這兩種詞的區別，全和指示代名詞與指示形容詞的區別一樣。例如：

你住在哪裏？

「哪裏」是代替地方的名詞，下面不即跟有名詞，所以是疑問代名詞。

你是哪裏人？

「哪裏」是形容名詞，「人」字下面即跟有名詞，「人」字，所以是疑問形容詞。

『今天談到這裏』羅素默一口氣說：『你如果細心地研究一番，對於事物的區別，就能得到』

一個概念了。自談說話的時候，應該留心自己的詞意，因為本人的日常口語，日常的生活，對於寫作方面的影響，是很大的。

時間常是過得很快，漸漸和誰比賽，看看已近黃昏了。

「吃晚飯了。」
「吃晚飯了。」
「飯哪！」村前村後，不時向田野播送着農婦們的沙音。

三 這就是課本

今天是一天剛發亮，張蘋就起身，匆匆地把應用的零星物件，檢進小皮箱裏去。辭別了父母，走出家門，看手錶已是七點過幾分了。

她抖擻一下，等待由軟軟的泥路趨向汽車站，迎面卻走來一個似曾相識的女郎的曼娜姿態。近了，「是文英嗎？」她想。不，今天要上課的，她怎樣會回來的？更近了，確是文英，她喊起來：

「哈囉！你回來啦？」

「哈囉！你回來啦？」
「文英半跑半跳的撲了過來拉了張蘋的手」

「今天為什麼不上課？」

『不上課。革命先烈紀念放假一天，校長室出了佈告的。——前天，你動身後一個鐘頭揭貼的。』
『那末，你昨天怎麼不回來？』

她們一路嘻嘻哈哈地回到張蘋的家裏，張蘋的母親知道文英來了，懇留着文英玩半天再回家，文英只得答應了。

一會兒，慧星也來了，屋子裏的每一個角落，充滿了年青人的歡笑。

慧星提議：

『到神仙洞去玩玩，如果在屋子裏幹麼？』

神仙洞是本地的一個名勝，夏天常有慕名而來的遠道遊客。——地方很清淨，山麓裏的石佛，是有着美術史上的地位的。

這個提議立刻得到大家的響應，因為她們都很久沒有去過了。可是文英接着說：

『伯父在家嗎？』既然在，何不請他一道去呢？

『好好！大家到他房間裏去請請看。』

延年給她們三個人擺着，笑容可掬地走出了大門。

兩里多長的軟泥路，在他們悠閑的步驟下縮短了不少，不一會，已可望見神仙洞上矮矮的青山了。

他們彎着腰，隨着山勢相連住手，在黑越越的洞口，試探着下洞的石級。

這是一個橫貫山腰的石洞，東面是入口，西洞口給一個倚石而成的佛廟底，花格子窗體阻塞

了。

格子窗透進來幽幽的陽光，映上她們圍坐着的矮小的石圓桌。知趣的老和尚送上一壺茶來，他們邊吃邊談着。

從眼前的學校生活，某人的個性，某位先生的姿態，到自己的前途，以及一切的幻想。

延年靜聽着，默視着她們的激昂或沉着的表情，好像沒有自己的存在。

但當慧星紅潤着臉龐，訴說她失學的不幸，大家都木然地似給陰翳籠罩了似的時候，延年卻開始說起勸勉的話了：

「你們不應當那麼想，以為失學是莫大的不幸。固然，能夠多讀一天書，就是多一份人生的幸

福。可是，假若當你用盡了一切的力量，竟不能去繼續學業的時候，也不能以爲一切都失望了呵！

『不，我說錯了，不能上學校並不就是「不能繼續學業。」——眼前的中國教育制度是否合理，所學是否有用，北平的大學畢業生爲什麼組織求職同盟？這些基本問題且丟開不說。——相反的，只要你自問年青，有一點努力上進的心，社會即是大學，生活就是課本！古往今來，成功的人物，並不一定具有顯赫的資格，例如世界文豪高爾基底光榮的傳記，卻是從泥塑店學徒，麵包店夥計，看門到碼頭船夫開始呢！』

三對閃耀的眼光，看着延年把一口茶吞了，又說：

『所謂社會即大學，是個什麼性質的大學？生活就是課本，是一本國文還是數學？這是沒有定準，而要看各人的生活環境和自己的努力來決定的，但這並不是一句騙人的空話。學問是俯拾即是的东西，只要看你是否有意識和運用的方法怎樣罷了。』

『怎樣叫俯拾即是？』古語說：「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如此說來，書本不是在談話裏面也存在嗎？』

慧星顯然爲延年所感動，不時向張蘋和文英閃着愉快的眼鋒；張蘋和文英也因聽來津

津津有味，表示着無限的喜悅。

『就再把慧星父親昨天的談話來講，也可作研究語文的好資料，我在昨天已和張談過一部份了。』延年邊說邊望望慧星和張。

『譬如他昨天還說過什麼「屢屢勸我」的「屢屢」，「我還不是要東奔西走的」的「東西」，「那裏能顧前後」的「前後」，不也是文法上應注意的詞類嗎？』

『那是應屬於甚麼詞類呢？姨父？慧星親切地問。

『這些都是副詞，但不是同類的副詞，因為副詞可分做六類。』

『六類？』文英驚奇地吐一吐舌尖。

張卻看着延年說：『倒怪有趣的！今天就請爸爸給我們講下去，好嗎？』

『只要你們能用心聽，當然可以……第一類叫「時間副詞」，是用來區別動作的時間、久暫、緩急的。二是「地位副詞」，是用來區別動作的方位、遠近、高下的。三是「性態副詞」，是區別動作或情況的性質、狀態的。四是一數量副詞，是區別動作的次數、範圍，或情況的程度的。五是「然否副詞」，是區別動作或情況的然否的。六是「疑問副詞」，是詢問動作或情況的時間、原因的。』

時間副詞

有現在，過去，未來的分別：

(一)現在 例如：

他即刻就要來的。

現在我要到上海去。

(二)過去 例如：

他剛才到這裏。

我是向來這樣的。

(三)未來 例如：

他不久要結婚了。

他究竟抱什麼態度？

「即刻，」「現在，」「剛才，」「向來，」「不久，」「究竟，」是區別動詞「來，」「去，」「到，」「是，」「結婚，」「抱」的，所以都是副詞。

地位副詞 用法也可分爲三種：

生詞就是課本

(一)區別方位 例如：

我還不是要東奔西走的。

那裏的國旗纔後呵！

(二)區別遠近 例如：

我在這裏。

那邊是我的哥哥。

(三)區別高下 例如：

堆得高高地像一座山。

下邊是一包畫片。

「東西，」「前後，」「這裏，」「那邊，」「高高地，」「下邊，」是區別動詞「奔」「走」「在」「是」「堆」「是」的，所以都是副詞。

性能副詞 可以分爲區別性質和區別狀態二類：

(一)區別性質 例如：

他果然失蹤了。

我一定來看你。

(二)區別狀態 例如：

火車慢慢地向前開走。

他很注意地看了一回。

數量副詞 用法也有三種：

(一)強調次數 例如：

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屢次勸戒。

(二)區別程度 例如：

這創口雖大，但一點也不覺得痛。

他對朋友很客氣，尤其是你。

(三)區別範圍 例如：

無關何事，我一概不參與。

這裏的許多書完全是我的。

然否副詞 可分爲「然」「否」二種：

(一)然 例如：

你的話說得對。

(二)否 例如：

我不是這樣說的。

疑問副詞 可分爲詢問時間，詢問原因二種：

(一)詢問時間 例如：

你到這裏已多久？

我幾時對你說過？

(二)詢問原因 例如：

爲什麼你總不肯用心讀書？

你怎麼會到這個地步？

『好，六類詞，大概都講完了。這不過隨便舉幾個淺近的例，「舉一反三」就要在乎你們動用時的仔細斟酌了。』

.....

當她們聽着美味地回到張家裏圍坐着午餐的時候，慧星還邊吃邊要求着延年說：『如舅舅父肯停廢常常給我們談談，我們真幸福呢！』

二 自然的偉大

也就在離合分別紀念日這一天。

差正由鎮海樓舉行離合儀式之後，一部份一二年級的學生，就出發到鎮海樓遊覽去了。

鎮海樓在鎮江的海岸線上的一座高山。山頂上有一個古老的九級塔，我們從它的題名

去想像，就可知它的氣勢是如何雄偉的結論了。

鎮海樓在鎮江的海岸線上的一座高山。山頂上有一個古老的九級塔，我們從它的題名

的勝地，是當時至今日顯赫地和全中國的要塞，同一命運，只落得個「年久失修」的「廢基」，徒供遊人的憑弔罷了。

十幾個人的單行隊伍，沿海岸線蜿蜒前進，走在最後的一個中年人，就是一年級的國文教員沈先生了。

沈先生是學生們的教師，也是他們的好友，永遠是那麽微笑地，永遠是那麽口講指畫的。這時，碧綠的海水上，點綴着數羣白帆，金黃的太陽，映着帆檣，光波四射，美麗奪目。景波看了，不禁搖頭贊嘆說：

「這美麗的宇宙，偉大的自然呀！」

「記得我們在小學裏讀過的『萬里江山如畫』，確可做今天的寫照哩！」定邦興高彩烈地說。

「的——喀！」誰的快鏡在發出輕微的一響。

志誠卻顧手摸一摸背上的畫具，幾乎想放下來搗上幾筆了。

定邦和景波並着肩走，已落在沈先生的後面了。

「今天回去，我們把經過的情形寫成一篇文章，不就是一篇很好的遊記嗎？」定邦說。

「從那裏開頭呢？由學校出發寫起，還是從路途上開頭？」景波反問。

「那是沒有定規的。我的感覺和你的感覺未必相同，這要跟着各人的感想和題旨去決定的呀！」定邦解釋着。「不過，最好不要平平淡淡好像記帳似的寫下來，那是令讀者感到什麼興趣的。我們要做得很好，描寫出景物的動態，使人讀了我們的作品，和看一部活動影片一樣，如身入其境，纔好！」

「這樣做是很好的。」沈先生笑着回過頭來說：「寫遊記只是平平淡淡地一五一十從出發寫到回校，和依了自己的感覺，把接觸到的事物猶如用畫筆描出一副生動的圖畫，當然是後者勝過前者的。」

景波插嘴說：「這種寫法，就叫作『印象的描寫』吧？但是所謂『印象的描寫』的確切解釋究竟是什麼呢？先生！」

「是的，所謂『印象』，就是深刻的感覺。正是從外界的事物感覺形象，深印在我們腦裏的結果，現在拿卡遜形容木匠拿推刀時的詩說：

推刀呵，

來疾速的刨削：

板臺上颯現的歌唱，

板兒翻卷如鋼梳般發熱，

木屑濺濺灑出來！

『這樣，多麼值得勞動的愉快，勞動的詩意！今試運用邏輯的概念，運用死板板的語句說：推刀，

現在我好拿你來推削木板了！

『那便等於通常的談話，意味索然了。

『這種描寫法的表現可以因人而異。就是說同是一個背景或社會事象，由兩個作家去描寫或表現，因為他們對這事象的「看法」和感想不同的緣故，在他們的描寫和表現上也一定會採取完全異樣的途徑。因此傳出的意義也就完全不同了。但是作家的「看法」和感想是怎樣決定的呢？這就要根據他的世界觀，——對於社會基本的態度，對於現象的「觀察法」來決定的。

『可以當作描寫的範本來看，燈臺守中有幾段寫景的好文章，如寫海景那一段，恰如今天的當前景象的流變了。』沈先生講到這裏，竟高聲背誦着：

……隨坐臺上，遠眺海景……海水碧色，上有白帆數羣，受風滿張，映以朝日，其光的然，至日晴爲奪。亦有估舟乘貿易風而前，一一相尾，如鷗鳥羣飛水面，浮標赤色，隨微波上下。及午後，則有蒼烟一縷，狀如鳥羽，起於帆影間，此紐約航船，載過客行貨至亞斯賓華爾者也。舟後泡沫沸騰，成一鳥道。思凱聞思奇轉身西望，則見亞斯賓華爾全市，步頭帆檣林立，有木架皮舟，歷歷如在掌上；而臺顛高絕，下視人家，大才如鷗鳥之巢，舟如甲蟲，人行白石道上，狀如黑子。侵晨，東風微起，直送闐闐人聲，至於海上，間以汽笛。已而入夕，岸上動作漸止；海鷗匿身巖穴，水波漸弱如小倦。水濱海面及燈臺中……一時皆寂。波退沙灘復露，點點作黃金色，崇臺聳立，上襯碧空，瞭然可見，夕照斜注，籠罩海面及沙灘之上。

『這樣用工筆鉤出一垣海景圖來映在讀者的眼前，才可說是一如畫。』又如寫夢中故鄉景物那一段，更是情景真切。

耳際聞松林搖動有聲，流水淙淙，如人和語；舊鄉風物，一一如前。……田曠遠，間有村落，樹林隱隱如見。……茅舍櫛比，窗隙皆漏燈光，有小阜水磨及二池塘，左右相對；池中蛙蛤和鳴，徹夜不歇。……時則仍爲騎兵，職司守望，遙觀酒家，老人啓倦眼視之，且聞室內歌呼如雷，間以胡琴笙篴，與夜色混合。騎兵馬蹄，不擊石生水，老人據鞍危坐，肢體甚倦。已而夜漸闌，窗內燈火皆滅，空中起薄霧，不復辨物。少頃，霧氣作于野間，包圍大地，狀如白雲。未幾將聞秧雞叫暗中，蘆葦蓬裏，白鷺亦唳；夜氣靖而涼，皆波闌之夜也。遠處松林，無風自響，聲如波濤，曙色已至，東方將白矣。時聞離後雞啼，茅舍雞聲，遂一一相應；天半偶有鳴鶴，騎兵心神突然，或有言明日之戰者，此則吶喊搖旗如前耳；少年熱血，雖爲夜氣所涼，猶潮涌如戰角也。時已黎明，夜色漸澹，林木、叢莽、茅廬、水磨、及白楊翠樹，依稀皆見，井輪轆轤作聲。可愛哉故國，在絳色朝曦中，其美何極！

「他以眼前的夜色作底子，活現出夢中的情景來；寫得曲折多變化，更能引人入勝。尤其在寫心境錯綜處更是巧妙。這些地方作者顯克微支真懂得表達情感的法門。」虛「實」寫，「實」則

「虛」寫文筆就活潑起來了」

『你看！鎮海樓迎過來歡迎我們了！』志誠看看目的地就在眼前，不禁手舞足蹈叫喊起來。

景波卻接着說：『志誠的感覺，倒很真切呀！』

第二天的下午五時

沈先生房間裏擠滿了昨天到鎮海樓去過的學生。大家靜悄悄地等待沈先生的發言。用祈求的神情望着他，好像病者站在醫生的面前。

沈先生把自己坐着的旋椅，順勢旋向左面一點，朝着大家說：

『諸位交來的關於昨天遊鎮海樓，以及張嶺和文英的神仙洞遊記等，因了時間的關係，我還沒有仔細地看過，是不能提出多大的意見來的。僅就約略翻過的幾篇來說，大體上還沒有多大毛病。但必須指出的也有幾點。那是：

（一）景物與氣候缺少變化；我們的筆，不能跟着千差萬別的風景去推移。這是因為我們還不能做到更深地觀察，綿延地描寫的地步。其次是：

(二)我們筆下的背景及氣候,和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沒有做到調和與對比的兩種作用。譬如我們描寫一對年少的戀人,在和緩的春天的百花繚亂的山野閑遊。那麼這時候的背景,有錦上添花之功,這一種自然風景,是與作品中人物事件調和的。又譬如像這樣的春天,年輕的戀侶一對對地在那裏尋歡作樂,而道旁有一個破衣醜貌,在那裏對花潸淚的窮人,這時的自然風景,分明是在嘲弄窮人的。這一種背景,在作品上是很有效力的。這就叫做對比的效力!

(三)在近代的文學作品裏,一半都是在人物性格上刻畫,一半是在背景上表現的。在性格小說中,決定人物性格的背景,是指不勝屈的。而我們寫志誠同學的說話和一舉一動,是否能做到「確實是他在說話。他在走路。」卻很難說了。

(四)作品要顧到十分重要的地方。色彩,使別人能在你的作品裏看見「真實的現實之點。」至于背景的法,不管你正用反用,總要保持作品中全篇的統一。不可使一個地方,生出兩種不同的色彩來。那就是說:如果你一定要使南中國的冬夜街頭,有着「蘿……蔔……賽梨——不甜換……」的淒厲的喊叫,或是戲臺上的伍子胥在戴着黑鬚鬚過關。原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可是,當心別人全給你笑得笑掉了牙齒啊!

『哈哈……哈哈……哈哈！』沈先生在學生們一陣輕快的笑聲中，終止了他的解答。

一五 人物與個性

『人物與個性的描寫，』沈先生一踏上講臺，朝大家微笑着連連點頭，作爲回禮後，開口便說：『可分外面內面兩部份來說。外面指表現在外的一切而言，內面是指看不見的心理狀態。』

『外面描寫包含着：』沈先生回過身體，在黑板上寫着：

「**狀貌 服裝 表情 動作 言語 行爲 事業。**」

又接着說：

『這等等的描寫。我們描寫人物的文章的時候，對於這許多項目，決不能漫無選擇，把所有見到的都寫了進去。我們總得揀印象最深的來寫。狀貌方面的某幾點，是某人的特點；服裝方面的某幾點，足以表現其人的風度；在某一種情境中，那一些表情和動作，那幾句言語正顯出其人的品格；在一段或者全部的生活中，那一些行爲和事業足以代表其人的生平；捉住了這些特點寫出來，就不是甲和乙都差不多的一個人，而是活潑生動的某一個人了。』

「這些項目不定要全寫，沒有什麼可寫當然不寫，有可寫而不很關重要，也就可寫可不寫。有些文章把某人的幾句有特性的言語記下，或者單把某人的一些主要的表情和動作捉住，也能夠描寫出一個活潑生動的人來。」

「如果，祇是求知于『天花板』，選材于『指頭』，而不去觀察現實，留心生活，考查環境。他每都要概括了偶然，非特徵者和主要者，那種創作是永遠失敗的。」

沈先生又繼續說：

「舉俄國的一個作家剛查羅夫來說：他爲了要描寫奧布莫洛夫，曾費了數年的觀察和工作，研究生活、習慣、思想、性格、語彙等等。結果絲毫不喪失了奧布莫洛夫的個性與特色。因爲他有這樣精細的觀察和考慮，他的作品，终于在文壇上獲得了高貴的評價。」

「如果寫到的有許多項目，那末錯綜地寫，要比分開來寫來得好。如寫表情、動作，兼寫狀貌、服裝、寫行爲、事業、兼寫言語，讀者就不覺得是作者在那裏描寫，只覺得自己正與文中的主人公面對着面了。」

「現在，讓我先抄兩段魯迅的孔乙己裏關於孔乙己的描寫在黑板上，你們也照樣抄在筆記

簿上去，這是很可以作為研究人物描寫的模範文讀的。」沈先生把參考書翻開來回過頭去就唸唸地寫起來：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做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他不回答，對櫃裏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要偷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嗎？」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聽人家背地裏談論，孔乙己更不願意說話，只是默默無聲，又不會營生，於是漸漸地，

弄到將要討飯了。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家抄抄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抄書的人也沒有了。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了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已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的復了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着問他的人，顯出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着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的模樣，臉上籠罩上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也不懂。在這時候，衆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有幾回，鄰舍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嘻嘻……嘻嘻……』教室裏不時發出一陣輕輕的淺笑。張蘋和文英連連把手帕遮蓋自己的臉，似乎想蓋住吃吃地笑個不休的嘴脣，又偷偷地擦一下幾乎要掉下淚水的眼珠。

『先生！』志誠抹了一下鼻頭，似乎羞慚地立起來說：『孔乙己是一個十足的癡人！』

『唔。』沈先生也忍不住笑咬住嘴脣說：『是的，一個十足的窮途末路底讀書人的典型！』

『我們讀了這篇小說，不，我們讀的時候簡直不會覺着自己是在看小說……』

沈先生講到這裏，景波笑嘻嘻地起立說：

『真的，先生！我們好似和孔乙己同在那酒店裏隔座吃酒似的呢！』

『對對！』沈先生一面把右手掌在空中輕輕按上兩按說：『我們不僅看見了一幅畫的一個平面，我是看見一個有血有肉的孔乙己從書頁上走出來了！』

『再說。以事情爲寫作對象，從而認取其中重要的場面與主人公來着力敘述，小說原同敘述文一樣。那末爲什麼小說與一般的敘述文要有分別呢？最主要的差別有兩點。其一，一般的敘述文的材料是被事實所限定的，必須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才可以寫下來。小說的材料，卻是憑作者的想像虛構的。孔乙己的作者，何嘗去當過酒店的夥計來？即使依據實事作成的小說，其間也儘可引進

許多想像的分子去，正像在酒中屢進水去一樣。

『但小說的材料即使憑想像構成的，卻又不是絕無其人，絕無其事的空虛。因為想像是要用觀察與經驗過來的事物做基礎的。——作家應當分析許多事件底特質，捉住它當中底本質的異點與共同點，做成一個典型的人物與故事。』

『譬如說。一個孔乙己的性情、行事，當然不止如作者所寫下的那一些，但作者僅取用了那些。而且這個孔乙己的一切行為，未必都是他一個人的行為。也許喝酒而從不欠帳的是他，常常偷書的不是他；也許說話滿口「之乎者也」的是他，分茴香豆給孩子們吃的不是他；一個孔乙己由若干個落拓的讀書人合構成功，也未始不可以。因為世間自有像孔乙己樣的人物，與那樣的行徑，所以作者儘可自由地寫出孔乙己型。』

『我們不能專講究人物的枝節的性格（所謂個性），同時也不能忽視個人的特性。——如：職業、性別、階級、民族的、與地方的、以及特種人如酒徒、賭徒、吝嗇者、慈善家、和尚、半老徐娘……等等。因生活而起的特性，而把「活的人物」從作品裏面驅逐出去。這兩種都是錯誤的偏向。我們不能忽視「集團」，也不能忽視「個人」，應當描寫隸屬於集團或階級的個人。不僅不忽視歷史中的

個人底活動和功績，而且要特別加以精密的注意描寫優秀的階級人物底性格描寫典型的環境中的典型。

『最後一點是：人物的心理描寫和表現於外的一切實在是分不開來的。表現於外的一切都根源于內面的心理。』

『先生，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哪：寫一個人的外貌，可以有所依據；寫一個人的心理，我們怎樣能知呢？』定邦問。

『你的問題是不錯的。試問你們曾經看見或是聽見過，誰人鑽進誰的心臟或腦袋裏去的故事嗎？』沈先生笑着看看大家。

『哈哈！』教室裏掀起一陣笑聲。

『沒有，沒有，第三個還是沒有！』沈先生滑稽地搖蕩着腦袋。『所以，他人內面的心理，我們就無從知道，可是，一定要知道，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定邦又問：『先生既然說無從知道，怎麼又可以呢？』

沈先生溫和地放高點聲音說：

「是呢。怎麼又可以？那就要說到我們自己的心理。任何人沒有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的。我們可以從自身省察，知道內面和外面的關係。省察的時候要能像生物學者解剖生物一般，把某一種心理過程分析清楚，知道牠的因果和關鍵，然後具體地寫出來（描寫總須要具體，前面已經說過了）。那就成功水平線以上的描寫了。」

『心理描寫，有時候就要借用外面描寫；換一句話說，就是單就文字看，固然是外面描寫；但仔細吟味起來，那些外面描寫即所以描寫其人的心理。如背影裏的「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就是一個例子。這幾句都是外面描寫，可是把一位父親捨不得和兒子分別的心理完全描寫出來了。』

沈先生講到這裏，恰巧鈴聲又響，於是在充滿愉悅的空氣中，離開了教室。

一六 「在」字的使用法

又是一學期開始後的第二週的一天。級會剛剛散會，定邦隨着沈先生的腳步走出教室。

因為選舉級長問題的觸發，沈先生很想找個學生問問。林景波還不到校，是什麼原因恰巧定邦和景波是同鄉，而且是小學時代的同學，就趁便試問定邦道：

『林景波怎麼還不到校呢？你知道他的消息嗎？』

『他嗎？我也不很知道了。』定邦搖搖頭說：『只是假期內他到我家裏去過一次。據他說，因為家鄉連年荒亂，家庭經濟日趨破產，他恐怕不能繼續讀書了。開學的時候，我會託人帶個信給他，問他到底怎樣，也沒有接到他的回音，我只得一個人動身來校了。』

『啊！』沈先生伸長了頸脖，望一望天際的浮雲，歎息着說：『社會是如此地不平，不要讀書的公子小姐，充滿了貴族化的學校，而要求讀書的青年，卻不給他一個向上的機會哪！』

自從景波的消息沒有着落以後，沈先生的心上常常浮現着難言的悲哀。

又是一個禮拜六的晚上，沈先生正預備好了明天的功課，想靜坐一下，再去入睡，忽然茶房推開了房門，送進一封由北平林寄的信，看看字跡就知道是景波寄來的，連忙抽出信箋來讀着：

果人我師：

我真料想不到，在早已開學的今天，我只能從遠遠的北國寄一個信給你，而不能親聆着

你的訓誨！雖然，我僅有福和先生親近了一年多，在這短短的時期中，卻使我覺得離開父母後第一次感到了溫暖；老師的學識，老師的誨我不倦的精神，令我得到不少的進益，這是我永遠難忘的呀！

老師！我怎能離開你呢？我心裏不願，而事實不由你不願。老師，我怎麼也不願離開的你，竟離開了，我的命運是如此之壞呀！

家父是年老了，家庭經濟因整個社會不景氣而愈趨下落。因此，老父不得不擦着昏花的老眼向我說：「景兒，父親是害了你了，殘害了你的一生！——今年的家境更比不得往年，我怎麼企圖着弄一些錢，作為你上學的费用，而結果卻無法籌措！——老師，這時候我能有何話可說呢？父親已用盡了他的力量為我的生存掙扎了一生。現在，他是老了！——我的命運是這樣地壞。不，我又立時清醒了，我記起了老師的話了：在這艱苦的時代，我們應鍛鍊一付好身手，準備着擔當一切的苦難；要在死裏求生。所以我來了，終於決然地到遠遠的北國來了。」

我現在是住在叔叔的家裏，——叔叔在這兒開的店裏。生意也不見好，看情形也很難給我讀書去；說不定我將去習商，但不問怎樣都好，我發誓要努力我的學業呵！

老師！我爲了自學，昨天買來了一本初中國語自修讀本，那裏面有着兩個問題，看了又看，還是看不懂，只得來請問你老師，你能不拒絕我這個離校學生的請求嗎？
那兩個問題是：

(一) 介詞在文法中的意義怎樣？——「在」字的用法怎樣？

(二) 下列三句，能改爲動詞放在介詞之前否？爲什麼不能？——

A. 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的聽着。

B. 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的走。

C. 明兒的眼睛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

好了，真是麻煩你呢！祝：

教安！

學生 林景波 敬上 月 日

沈先生讀完了這封信，不禁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隨即提起筆寫上回信道：

景波學弟：

在盼念中得你從遠地來信，無任欣慰！

失學誠可悲事，然古往今來，成功人多在自學；君不以失學自餒，正大有可爲，甚獲我心！尚望繼續努力，永矢不懈，是幸！

來書所提問題，答覆如次：

(一) 介詞，是一種擔任介紹作用的詞。我們要介紹名詞或代名詞到旁的名詞、動詞、或形容詞上面去表明他們的關係，須得用它。——因爲要表示地位或時間，介詞「在」字所介的名詞下，常有附表示方向的詞的，如上下、前後、內裏、外、旁邊等等。例如：

『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

我們不妨說「在……裏」是複合介詞，因爲這「裏」字是隨着介詞的，而不是隨着名詞的。

(二) 那三句是不能改爲動詞放在介詞之前的。譬如：

『A. 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的聽着。』一句，把「在」字連同所介的名詞放在動詞之後，成爲——

『明兒靜靜的聽着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就非常生硬了。因為「在」字如果不附表示方向的動詞，以放在動詞之前爲多的緣故。至於B. C. 二句，你看了上面的例子，也可推想得

到了。

介詞在文法上地位的重要，前面已經說過。現在爲使你在介詞運用方面注意起見，特詳爲舉例列表如次：

介詞可以分爲二類：

(一)前置介詞 置于所介名詞或代名詞的前面。除前例「A. 明兒在……」是時地介詞之外，還有四種用法：

(甲)介所用 例如：

他們用·手指寫字。

(乙)介對象 例如：

我對於·他向來很信任。

(丙)介起點 例如：

他從袋裏掏出一塊錢來。

(丁)介趨向 例如：

回到學校裏去。

(二)後置介詞 只有介紹領屬一種，白話文用「的」字，或「底」字，文言文用「之」字。例如：

中國的特產是絲和茶。

你底父親在什麼地方？

吾之姑，汝之母也。

寫至此處，介詞用法，想你能得一概念。自後有何問題，請隨時來信，當盡所知，相與討論也。

此候近好！

果人手啓 月 日



沉了。

沈先生謹慎地封好了覆信，擡頭望望窗外的月色：這時，皎潔的月光，正給烏雲吞食着，夜已深

一七 「連詞」的討論

謝先生在上課鐘敲過後，匆匆地挾了參考書走到教室，看一看定邦，又望望大家說：

『林景波自北平寄給你們大家的一封信，已由定邦在昨天轉給我看了。』

『景波是你們以前的級長，你們一個親切的領袖和好朋友；在我看起來，他也確是一個學行俱優的好學生！』

『社會是這樣的不平，一個肯刻苦自勵，努力上進的青年，卻爲學校拒之門外。想起來，能不寒心！』這時，整個教室都好似給陰翳籠罩着，寂靜無聲。仍舊坐在最前排的「小弟弟」莫振華想起了常常和他一塊兒玩笑的「林大哥」真的不來校了，幾乎哭了出來。

『不過，艱苦的環境，終不能阻止一個有用的青年的上進。他前次給我的一封信上說，他不論環境怎麼不好，他會永矢努力自學的。——我也很相信他的話不假。試看他寄來的兩封信，就是明證！』

『這次給你們的信上，他提出了連詞的定義和用法這個問題來和大家研究。定邦向我說，大

家都不很懂，要求我直接回答他。——我想，這封信可說是給你們全班同學的，由我來回答是不妥的。本來，這封信是寫給我的，我早就預備要和大家談的。今天，趁此機會，就和大家講講吧。

『現在，大家預備筆記，把我講的要點記好，作為討論的材料，討論一番後，整理起來，不就是——一封有價值的書信嗎？』

『怎樣寫信？誰能回答？』沈先生問。

文英回答：『是不是因為它擔任了對於詞或句的連絡作用呢？』

『是的。』沈先生接著說。『例如：』

那白的面孔和黑的眼睛，不但·不笑，還帶有一些悲傷的樣子哩！

本句中「和」是連詞「面孔」和「眼睛」兩個詞的，「不但……還」是連絡「那白的面孔和黑的眼睛不笑」和「他們」帶有一些悲傷的樣子哩！兩句話的。所以「和」和「不但……還」都是連詞。

『現在，大家預備筆記，把我講的要點記好，作為討論的材料，討論一番後，整理起來，不就是——一封有價值的書信嗎？』沈先生

1. 連詞的分類

連詞可分爲二大類，十一小類：

(一) 等立連詞

- (1) 平接連詞
- (2) 選接連詞
- (3) 承接連詞
- (4) 轉接連詞
- (5) 提接連詞

(二) 主從連詞

- (1) 時間連詞
- (2) 因果連詞
- (3) 假設連詞
- (4) 範圍連詞
- (5) 讓步連詞
- (6) 比較連詞

2. 等立連詞(一)——平接

「連詞」的討論

等立連詞是連結兩個平列的詞或句，牠所用的字，有白話和文言的不同。

白話用的承接連詞如下表：

進層的	等價的	
	連名詞與代名詞	和（合、同、與、並）以及（及、暨）
	連一切語與句	並且（而且）也（亦）又
	由對比正推而進	固然（尙且）……更，既然（既）……又（並且，也），不但……而且（也），就是……也
進層的	由較量反激而進	尙且（猶且、還、已經）……何況（況且、況……更）
	連名詞與代名詞	甚至（甚至於、甚者、甚而）乃至

文言常用的承接連詞有下面幾個詞：

與 及 且 而 況 矧 既……又 不但……而且 尙……況

3. 等立連詞（二）——選接

白話用的選接連詞如下表：

兩兩的		直述的語氣	或者……或者
相消的	疑問的語氣	還是……還是？	到底……還是？
	並舉事實	不是……就是，不……就（非……即）	
	反推因果	不然（不然，就）	否則

文言常用的選段連詞有下面的幾個詞：

抑 且 或……或 抑……或 非……即 不然 否則

4. 等立連詞（三）——承接

白話用的承接連詞如下表：

類	順序的		類
	表事勢相接	表事效相因	
及	就（便），從此（就此），於是（於是乎、既而）	至於，說到，此外（此外如）	的
	纔，這才，然後，只得（只好），那麼		

推證的	
解釋或證明	仔細講起來，換一句話說，簡單一句話，總而言之（總之）， 例如（如、象、比方、譬如）
推論或判斷	可見（可知、乃知）

文言常用的承接連詞有下面的許多詞：

乃 方 卽 則 而 始 遂 於是 已而 而後 然則 至如 總而言之 析言之
換言之

5. 等立連詞（四）——轉接

白話的轉接連詞如下表：

重轉的	然而，但是，可是（卻是、卻），惟獨（惟有、獨有），倒是，倒（偏、偏偏）
輕轉的	只是，不過
意外的	不料，不想（想不到），那曉得（豈知、誰知、那料、那想、豈料）， 反而（倒反、反），偏巧，爭奈（奈）

文言常用的轉接連詞有下面許多詞：

然而但願反獨然則奈何惟有誰知不意豈意

6. 等立連詞(五)——提接

提接連詞是文言中所特有的，常用爲發語詞，在文法上不必有所連屬。常用的有下列幾個：

夫 且 蓋 且夫

『好！』沈先生面朝大家說：『現在請諸君和我一樣暫時停筆，讓我提出幾個問題和大家討論。譬如：『我沒有功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這一句中的「又」字應屬那一類？』

張蘋立起來指着黑板說：

『先生，我的意思以爲是屬「平列連詞，等價的，連一切語與句」不知道對不對？』

『嗯！對！對！』志誠聽了，好像發掘得一個新境地似的，不等沈先生回答，就笑嘻嘻立起來說。倒

引得大家哈哈地笑了。

沈先生又在黑板上寫着：

則我殊不以爲然。

紅茶帶土司未始不可，但這只能當飯吃，在肚飢時食之而已。

沈先生寫完後又問：『請無論那一位來回答，上面兩句話，應屬那一類？』

『第一句「則」字屬一承接連詞，順序的，表事勢相接。』
 『定邦回答：『第二句呢，我想是屬「轉折連詞，重轉的。」』

『定邦的回答，也一點不錯。這種例子隨處可拾，也不必我再嚕囑了。至於文言的等立連詞，怎樣運用，也可推想得到的。現在請大家再抄關於主從連詞的幾個例表罷。』

7. 主從連詞（一）——時間

主從連詞是連結附屬詞與主詞或附屬句與主句的，白話文和文言文所用也不相同。白話的重要時間連詞如下：

同時的	正當，恰好，等到，直到
前時的	以前，之前，當……以前
後時的	以後，之後，後來，日後，不多幾時，自從

文言的重要時間連詞有下面的幾個詞：

及逮迨、既當既而俄而已而而後自……而後

8. 主從連詞(二)——因果

白話的重要因果連詞有如下表：

表因的	因為，由於，原來，爲……起見，爲的是
表果的	所以，因此，故，致使，以致

文言的重要因果連詞有下列的幾個詞：

雖故 由於 以致 爲……計

9. 主從連詞(三)——假設

重要的假設連詞如下表：

白話的	若是，假如，倘，倘若，設或，要是，如果
文言的	如，若，苟，使，假使

10. 主從連詞(四)——範圍

白話的重要範圍連詞如下表：

積極條件的	只要，但須，以……爲限，一經
消極條件的	除開，除非，除……之外
無條件的	無論，不拘，不問，不管，任憑

文言文的重要範圍連詞有下列幾個：

僅須 除非 一經 無論 除……外 以……爲限

11. 主從連詞(五)——讓步

重要的讓步連詞如下表：

白話的	雖然，固然。儘管，任憑，即使，那怕
文言的	縱，雖，即使，固然，縱

12. 主從連詞(六)——比較

白話的主要比較連詞如下表：

平比的	同，似，好比，猶如，和……一般，無異，不下於
差比的	超過，不如，不及，沒有，差似，勝於
審決的	與其……寧可，與其……不如

文言的常用比較連詞有如下許多個：

如 若 有若 強如 不異於 與其……寧（孰若） 與……不如。

沈先生寫完這輕輕地舒了一口氣說：

『主從連詞實到此處，已算各方面都講到了。現在讓我再寫出幾個問題，給大家討論。』

（一）「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

（二）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

（三）「倘若」他們相信。

（四）「無論」怎樣達觀。

(五)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樂。

(六)「猶如」我們對於走到標竿下的競走者。

「能回答出來的同學請舉手！」沈先生說後，數不清的手掌都高高的舉起來了。沈先生指

着文英說：

「就請你回答吧！」文英站起來說：

「我說得有不對的地方，還請諸位同學指正！第一問題是「時間連詞，後時的」，第二是「因果連詞，表因的」，第三是「假設連詞」，第四是「範圍連詞」，無條件的；第五是「讓步連詞」，第六是「比較連詞」，平比的。」

沈先生看着文英坐下去了，就問大家：

「文英的答案，如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來共同討論！」

志誠向隔座的定邦低低的揚一揚手，用輕微的喉音問着定邦：

「你看，文英的回答全對嗎？」

「……」定邦輕悄地扭着微笑的嘴唇點頭。

一八 文體論

是下午五點多鐘了。籃球場上，只剩下三五隻幾乎上了油光似的赭色長手臂，圍住東頭的一個球架子，平靜地作着擲籃的練習。志誠看看天色已漸漸暗下來了，就邀着定邦一同離了球場。他倆臂膀搭着臂膀，一路嘩笑着朝西面的宿舍進發，正當經過校務辦公廳的時候，辦公廳前的佈告窗下，卻擁滿了黑壓壓的人頭。待他們擠進去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本校定於十八日（星期六）、十九日（星期日）兩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在大禮堂舉行學術演講。務望各生準時出席聽講爲要！

講題：

（十八日）文體論

（十九日）文章的美質

講師：名作家李守一先生

校長室佈

月

日

十八日下午。

大禮堂門頂上的大鐘，正指着二點三十分，志誠和定邦最先跨進門去。

他們揀一個空位排好座位，坐下去談了一會兒，一部份同學已陸續走進來了。

『哈囉！志誠！』待志誠回過頭去張望，只見莫振華站在最左的當中一排上連連揮手。

志誠一面扮着鬼臉，一面放大了喉頭說：

『哈囉！我的弟弟也來啦！』引得哄堂大笑起來。

『鈴鈴鈴……』的鈴鈴……』開講的鈴聲，在禮堂的四週振蕩了，煩囂的禮堂立

時寂靜下來。

教務主任周先生走上講壇說上一番莊嚴中帶着客氣的介紹詞後，在熱烈的掌聲中，李先生向聽衆謙虛地略略開場演說了：

『因了貴校教務主任周先生的一再督促，鄙人只得走上來和諸位同學談談；鄙人對於寫作方面，只夠得上一個學徒資格，以一個文藝學徒，能和諸君談些什麼，最高限度的估價，也不過是聊

供參考而已！如有不當的地方，還請在座的諸位教師以及諸君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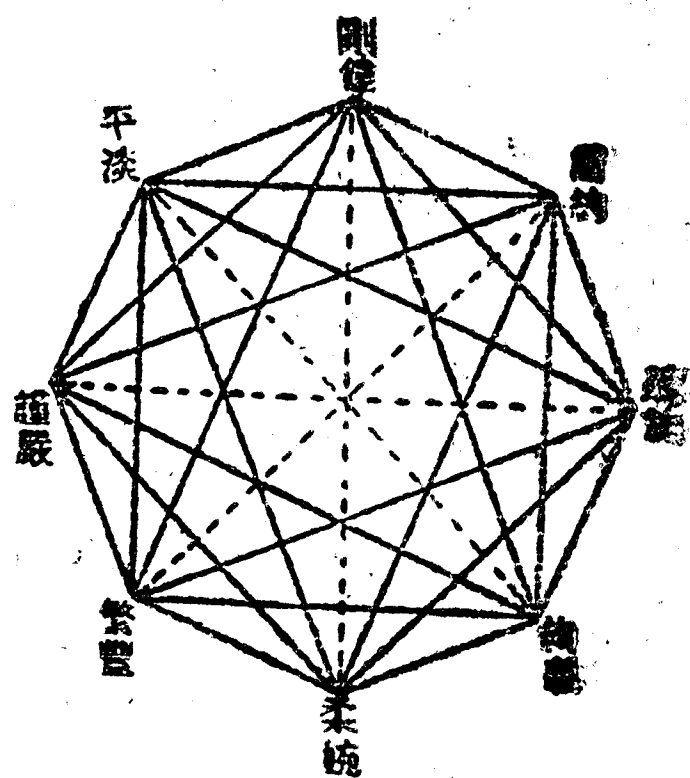
「談起『文體』，就是文心雕龍所謂『體性』的分類，在外國修辭的書上說得最熟，中國論文書上也討論得最起勁的，便是這個問題！

『文章體性上的分類，約可分做四組八種：第一組是由內容和形式的比較，分爲簡約，繁豐；第二組是由氣象的剛強與柔和，分做剛健，柔婉；第三組是由於話裏辭藻的多少，分爲平淡，絢爛；第四組是由於檢點功夫的多少，分爲謹嚴，疏放。』

『其實，語文並不是好像剛才說的簡約與繁豐等兩個極端上的東西；位在這兩端的中間的固然多，兼有一組二組三組以上的體性的也不少。例如簡約而兼剛健，或簡約而兼剛健又兼平淡，繁豐而兼柔婉，或繁豐而兼柔婉又兼絢爛，都屬可能。所難以相兼的，恐怕只有一組中互相對待的兩體，如簡兼繁，剛兼柔之類。照這樣說來，辭體的多，也就可以相見了。』

『現在，試用圖顯示它繁雜的情形吧。』

李先生講到這裏在講台上換取一支粉筆，走向右面架着的小黑板上畫了起來。



「圖中實線表示可以相兼，虛線表示難得相兼。」李先生畫好後，用粉筆指着黑板一面說。

『講到這裏，也許諸位要覺得我是個「名詞販賣員」，把這些令人頭痛的、記不清楚的東西，硬生生灌進諸位聰明活潑的腦袋裏去。可是，一說明白了卻再簡單沒有，我們若是把「文章體性」比做「人物性格」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比方說：一個性格平淡的人，看見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在馬路上搖搖擺擺，賣弄風情，就不免搖頭擺腦歎息着：

「於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李先生一面講着，一面扭一扭自己的腰身，裝個女人走路的樣子，又讓自己的頭在空中畫上兩個圓圈。

「哈哈！」莫振華竟忍不住笑出聲來，接着是此起彼伏的吃吃的幾陣輕笑。

李先生趁此，拿起杯子啜一口茶後，又繼續說：

「那個人爲什麼要搖頭？那就因爲：

平淡 $\uparrow$ $\downarrow$ 絢爛

是互相對待的兩體。除了絢爛以外，平淡對於簡約和疏放或是謹嚴的人們的性格，都可以相當地合得來的。這就是圖上所示和前面說過的，簡約而兼剛健，或繁豐而兼柔婉又兼絢爛，都屬可能的。所以然了。

「怎樣叫做簡約體與繁豐體呢？」

簡約體是力求言辭簡潔扼要的辭體。例如：

書曰：「爾唯風，下民唯草。」便可說是簡約的辭體，且已簡至不能再簡。和這同樣意思的句子在論語就說：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擴展到十六字，近於繁豐的辭體。至於劉向說苑

（卷一）又說：

「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擴展到三十二個字，意義仍舊和前相同，而字數比論語加了一倍，就繁豐了。因此，繁豐體是並不節約辭句，任意衍說，說到無可再說而後止的辭體。

『簡約的辭體，辭少而意多，可以使人感得峻潔，而富有言外之意，而其弊容易流於鬱而不明的晦澀。繁豐的辭體，辭義詳盡，可以使人充分明瞭，而其弊容易流於冗長。繁簡原本各有利弊短長，因了觀點的不同，各人的意見免不了有所偏向。我國古來繁簡之論，就是從此而起的。』

『繁簡兩體，原本沒有絕對的優劣可論。但在各國，古代大抵偏於簡，而近代則多趨於繁。它的原因並不在於辭體上的優劣，而是由於社會情狀的變動。』

『爲甚麼文體繁簡與社會情狀有那樣深切的關係？譬如說：「古人作書，漆文竹簡，或著縑帛，或以刀削，一的繁重情形下，怎麼可以讓你去高談闊論？所以不得不努力於一文辭簡嚴，章無贅句，句無贅字，取足達意而止。」可是到了後代文物發達，紙筆可以作書，自然就暢所欲言了。』

『然而，實際上同一時代也有簡約繁豐兩不相下的實例，試靜聽下面二首詩：』李先生取了

隨身帶好的手冊，看着提高了聲音讀出來。

杜甫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白居易太行路：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與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熏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爲君盛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于山，險于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山，不在水，只在人情反覆間。

李先生很興奮地讀完了，又接着講：

「總之，繁簡都是需要的，並無絕對優劣可說。不過在學習上看來，似乎應先從繁豐的流暢入手，而後進到簡約的峻潔。記得歐陽修曾說過：「文章要精擇，少去其繁，就峻潔了，然而不必勉強，勉強簡節，就有不流暢的毛病，總要求其自然纔好。」這些話是很對的！」

『講到剛健體與柔婉體——剛健是剛強、雄偉的文體；柔婉是柔和、優美的文體。前一種使我們念及東北人民義勇軍，始終和強敵頑抗的民族英雄；後一種是可以比做一位嫵雅溫存的淑女的。現在，我把魯迅的秋夜朗讀一段，給諸位聽聽：』

……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盪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請問諸君，』李先生朝大家問：『上面這段文章，可說是甚麼體？』

這時，莫振華突地站了起來，志誠和定邦因恐他答錯，不禁替他捏一把汗。但他卻無畏地說：

『這是剛健體！』

『對的！』李先生看看莫振華又望望大家說：『這位同學年紀雖小，回答倒一點不錯！現在再

請諸君靜聽我讀：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重現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澆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她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笑的。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遊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縮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這是冰心笑的後面一節，我們讀了她這曼妙動人的詞句，不說它是柔婉體也不可能了。

『至於剛柔的特點，實如曾國藩所謂：

「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一便于寫崇高，一適于描優美。兩者之間，並無優劣可分的。」

『以下，我們要讀到李商隱的錦瑟了。——李商隱和杜牧的區別，是由於李商隱所用辭藻的多少。

而來的少，而漸漸要求清真的，便是平淡，但用辭藻力求華麗的，便是繁縟，然平淡與繁縟，皆非學法，法令等，以說明教示為主，絢爛體大抵用以動情與感為主。

「怎樣叫做體嚴體與疏放體呢？」疏放體是起稿的時候，純循自然，不加雕琢，不論粗細，隨意寫就的語文，體嚴體則是從頭到尾，嚴嚴謹謹，細心檢點而成的辭體。在現代人裏面，如葉燮的語文，就多近于疏放，而葉紹鈞的語文，則多近於嚴謹。——李先生講到這裏，在一百左施上的手錶說：「好了，今天的談話，到此已可告一段落，原本準備把後面所說的平淡與絢爛，謹嚴與疏放兩點詳細舉例，現因時間關係，只得有勞諸君追蹤所講界說，自己挑選評定，還有許多話，明天再談。」李先生就在熱烈的鼓掌和嘩笑聲中，走下了講壇。

一九 文章的美質

第二次講演會的鈴聲響了，大禮堂裏的聽衆並不因今天是星期日而有所減少，不，如果你有耐心從自己的坐椅上立起來，去約計那一片灰黑微有波動的人頭，顯然會覺得比昨天增多了不少。

禮堂的每一個角落，好像在嗑瓜子，也好像是嚼橄欖一樣，發出大大小小的聲響；他們有的在解釋着李先生昨天的講辭，稱讚他不愧是戴上一名作家」的帽子，有的卻講述或描摹着李先生的滑稽動作惹得大家嘩笑，從他們的臉上，看得到一個整個的大心臟，在輕盈淺笑。——直到飛來的一陣雷吼似的掌聲下，李先生帶着沉默的微笑出現講壇後，總算立時靜寂下來了。

「今天講的是一文章的美質」——李先生在黑板上寫上這五個清晰的白字後，又說：

「除開一些瘋癲或神經失常的人們之外，誰不愛美？人人都歡喜自己穿着漂亮的衣衫，看着美麗的風景，一件美術作品，可以在市場上標價千百萬，這是甚麼原因？這就是人類進化的本質，最優秀的特性！」

「諸君都是中學生，正是在所謂讀書時代，雖是有的喜歡學外國語，有的立志要做一個工藝家，但不能否認，我們是天天在文章堆裏打滾的。不錯，我們和文章結下了因緣，我們能夠「識貨」——正猶如一個糖果的老吃客一樣，糖味好不好，一嘗便知。因此，我今天就要考一考諸位識貨的程度到底如何？」

「比如問：諸君平日最歡喜看那一類的文章？」

最後一排座位上一個一年級的新生舉手說：

『我最喜讀通俗小說，因為那是一讀就明白的。』

李先生連連點頭，又問：

『還有誰發表意見嗎？就請不用客氣吧！』

定邦忽然立起來說：

『我歡喜讀哀情小說或是滑稽故事。』

『好好！』李先生用手表示請定邦坐下來，一面說：『兩位同學的意見很好！我剛剛的問題是從類性上來說的，如果把它移到本質上來講，也是沒有什麼多大差別的。因此，我們可以把這個意義的美質，大別爲三：

第一要別人看了就明白；

第二要別人看了會感動；

第三要別人看了有興趣。

剛才前一位同學所講的是要求看了就明白的文章，後一位同學是要求看了會感動和有興

趣的文章，可說諸位是很識貨了。可是，諸位一定要發出不平的喊聲說：「我們不但很識貨，而且可以動手製造貨品了！」我的回答是：諸位是能夠造貨，而且一定造得很好的，我很相信！我此刻的談話，只在供給諸位造貨時的參考，企圖給諸位若干幫助而已。

『話又說回來：方才講的第一點是關於知識的，所以有人把它叫做「知識的美質」；第二是關於感情的，所以有人把它叫做「感情的美質」；第三是關於人的嗜好的，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審美的美質」。知識的美質就是「明晰」，感情的美質就是「遒勁」，審美的美質就是「流暢」。這就是文章美質的意義和它的種類。

『我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

「明晰。」

『這須要具備兩個要點：一是遇到，二是顯豁。』

『遇到，就是文章上顯出的意思和作者心裏的意思，沒有大小輕重的差別。譬如說，「冬天很冷，」這話固然可以聽得懂，但別人要問：「究竟冷到什麼地步？」你不能不更明白地回答。這就是話說得不遇到。如果說：「冬天很冷，流了淚成了冰條，噴了氣就成濃霧，」這就明白了。

『如若你照上文「冬天很冷」的一句話，開頭就附加上「流了淚成了冰，噴了氣就成霧，」把「冷」字限定，問題就無從發生了。又如，只說「在中國行路真難。」這一句話，諸君聽了覺得怎樣？』李先生說到這裏，望一望大家。

『我以為那也是犯了不週到的毛病！』文英漲紅了臉說：『因為難在甚麼地方，誰知道呢？』『嗯！這位女同學回答得很對。這就是教我們在寫作的時候，要當心酌量附加解釋的字眼。因為這樣一來，文章顯出的意思和作者心裏的話，就可恰到好處了。』

『其次是酌量用類似語來對照，和少用寬泛語。』如說「古文難能而不可貴，」又如說「他敬伊卻不愛伊，」就很週到。因為說到「難能，」很容易想到「可貴，」只說「敬伊，」很容易疑為「愛伊。」這樣用類似語對照說明出來，界限已清，便不致晦昧不明了。又如「我想編一本文法書，」這「想」字就太寬泛。因為「想」字範圍太大，可以解為決定，也可以解為計算籌備。如是決定的，我便說：「我決定編出一本文法書，」那就週到得多，也就沒有浮泛的毛病了。

『文章通俗，人人看得懂，就是顯豁。要顯豁，就要做到下面幾點：第一，一樣的事物用一樣的名詞——如在一篇文章裏面用「上海」就一律用「上海，」不必說甚麼「滬」「滬上」等。第二，

避去前名不明的代名詞——如說「老王和老李是我的好朋友，他昨天到我的家裏來看過我了。」這裏的代名詞，就使人看不清你說的「他」是指「老王」，還是指的「老李」。如果改做「老王和老李是我的好朋友，老王昨天到我的家裏來看過我了。」這樣含意就清楚了。第三，意義接近的詞句放在接近的地位上——就是述詞同主詞、賓詞、助詞等等的間隔，是很阻礙流動性的，不可不竭力避免。譬如有一則新聞中說：「陳林生很年青就到日本留學，在帝國大學習醫，歸國後，因他本性好文學，於是不想掛牌行醫，決行從事文學運動，他在明天要上船，到法國去考察和研究新的藝術去了。」在這裏主詞「陳林生」和述詞「要到法國去」就間隔得太遠了。我們不如說「陳林生在明天要上船到法國去……」就要清楚得多了。

李先生一口氣講到這裏，喝了一口茶，輕輕地吐口氣後，繼續說：

「第二點是『遒勁』。」

文章做到別人懂得很清楚，卻難保別人必定不厭倦，必定會感動。所以文章有了明晰的美質，也還應該更進一步，使它能夠栩栩動人，能夠咄咄逼人。如果你的一篇作品，給人看了，覺得不能不看，不能不注意地看，看了又不能不信任，不能不感動。這樣，纔算是有力的作品，這種文章的美質，我

們叫做「遒勁」。

『要文章遒勁，須從兩方面用力：一，是思想方面；二，是詞句方面。』

『思想方面要「真實」，那是使文章有生氣有生命能夠感人動人的根本。我們要寫自己所深知的與新穎的事件。表面塗飾的文章，如替別人做哀詞，請人做壽序，那種假哭假笑，決不能感人深處。新穎就是說自己的話，並不抄襲前人，纔能使人敬佩你確有見地。』

『詞句方面，要運用簡明語，切勿調弄爛調，把那些舊貨攤上擱置的辭典，來渙散讀者的注意點；詞要用得「具體」。如「人，男人，男青年」，這三個詞中間「男青年」和「男人」比較，「男青年」是專用語，「男人」是泛用語；「男人」和「人」比較，「男人」又是專用語，「人」是泛用語。倘要文章遒勁，務必儘可能採用專用語，以免模糊讀者的印象。最後一點是酌用切當的譬喻。如魯迅故鄉中的「圓規」的譬喻，就像畫出了一個楊二嫂，這樣用譬喻能使實物浮現在讀者眼前，給讀者一個深刻的印象了。』

『現在談到第三點：「流暢」。』

『流暢的文章使人可以一口氣讀下去，心中生出無限快感。』

「文章怎樣做纔會流暢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明，或是一說明就可做到的。但我今天不妨和諸位指定兩個努力的方向：

第一，是語氣自然，使語句像水流就下一般，沒有生硬而不自然的毛病；

第二，是聲調諧和，就是文章讀起來很順口，輕重緩急又與意義很相調和。

「最後，我要要求諸君多讀名著，這一點，是學習寫作的不二法門。尤其是對於文章流暢，可給你莫大的助力！

『至於稱得上流暢的模範文的，舊小說方面以老殘遊記、水滸、紅樓夢等爲最好；新作家方面如胡適、蔡元培、葉紹鈞、冰心女士的作品是值得推薦的！

「我今天的談話，就此結束。兩天來，浪費了諸君許多寶貴的光陰，這是很對不住諸君的地方。謹在此表示謝意！』

二〇 兩種詞的運用

張蕓趁清晨從田野間讀了一會英語回來，走進自己的房間，看看壁上的日曆，有好幾天沒有

扯了，就隨手扯去了幾頁；一面呆呆地注視着，自言自語說：

『今天八月二十日——日子過得真快，眨一下眼，暑假就要滿呢！』正在這當兒，大門上忽然「呀」的一響，她知道有人進來了，連忙走了出去。原來是郵差送進一封信來。她看看信封，正待送給父親去看，延年卻從前廂房的窗檻上伸出頭來問：

『信嗎，誰寄來的？』

『爸爸，姨爹從S埠寄給你的呢？』

『啊……』

延年斜倚在籐椅上，撕開封口，和張蘋一同看着。

信上寫的是——

延年襟兄如鑒，茲啓者。匆匆別後，轉眼半載有餘。遙想

起居迪吉。教務順暢。爲禱。愚抵此後，無善奉告。小店上春雖因市面不景，被迫停止營業。依實在情形。人欠欠人。相抵有餘否。唯因市面日疲。清理至今。仍無絲毫結果也。心中焦急。莫可言狀。噫。小女慧星。尙不能恢復學業。痛心。痛心。但願吾兄就近管束。免他荒廢。近來心緒紊亂。家事如何。

處理。不能計及。只有聽其自然罷了。節關將屆。或抽身來家一走。希便轉慧母一聲。把晤不遙容後面謹敬候

安吉並祈

閣府均泰。

愚弟 齡榮手上 八月十八日

張蘋看完之後，詫異地看她父親一眼。延年說：

「你對於這封信，有什麼疑問嗎？」

張蘋笑着回答道：

「只是他說『人欠人，既可相抵』爲什麼又要問我們呢？還有這個『噫』字，我想是一個含有驚異，而並非表傷感的字，用在這裏是不是妥當的呢？」

「噫！這是誤用了助詞和感嘆詞的緣故。如果我們給他把『否』字去掉，」延年用手指點着擺在他的膝蓋上的信紙說：「相抵有餘否？」一句，改成「相抵尙屬有餘，」再把「噫」字刪去，你看怎樣？」

『人欠欠人，相抵尙屬有餘……小女慧星尙不能恢復學業，』張蘋照信改正後重讀一下，快樂地說：『爸爸！這樣就很好了，很明白了！』

『是的。不過，「只有聽其自然吧了」的「吧了」，理應改成「罷了」才對！』

『我想：就這封信來說，感歎詞本來不需要的；如果把助詞完全省去了，也是講得通的。你以爲怎樣，爸爸？』

『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信件本來是屬於應用文一類，應用文的目的，只要適於應用就夠了；換句話說：你在給別人的信內寫下的話，別人都聽懂了，你的目的，也就達到了。原用不着加添辭藻。如若你認爲有加上助詞或感嘆詞以補語氣的不足的必要，當然更妙，但要仔細斟酌才行。』延年講到這裏，伸手到桌上取過拍紙簿和鉛筆，把筆尖點着白紙說：

『這次姨爹來信，可說是文言文，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助詞和感嘆詞也有所不同。——姨爹現在竟用上許多白話的，或許在他眼中，認爲我是屬於所謂「新學家」之類，而有意遷就吧？』

『嘻嘻嘻嘻！』張蘋忍不住含着嘴笑着說：『那倒有趣呢！』

這時，大門又忽然「呀」了一聲，從門縫探進一個頭來。

「啊！文英妹！好來得正好！」張蘋快活得好像一隻麻雀一般，半走半跳的跑出去，親熱地拉了文英的雙手，迎進房來，邊說：「來參加我們的討論！」

延年看見文英連連點頭。

張蘋說：「還是請爸爸給我們講下去吧。」

「好的！」延年說：「助詞，是用來幫助詞和語句，以表示說話時的神情和態度的。這種詞的本身，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代替一種將號的作用罷了。」

「感嘆詞，是用來表示說話時一種表情的聲音，常獨立，不必附屬於詞和語句，以傳聲為主，它的本身也沒有什麼意思的。」

「先說助詞，在文句的「論理的」結構上，雖沒有重大的關係，但口語中的表情、示態，全靠把助詞運用得合式，才可使所表示的情態貼切、豐美、而細膩。不過方言不齊，這點很難規定，普通僅用「北平語」作標準。現在舉個實例來作一個說明罷。」

「助詞有二種：

（一）決定助詞 幫助決定的口氣。

(二) 疑難助詞 幫助疑難的口氣。

『延年邊講邊在抽紙簿上寫着：』

1. 決定助詞 用法有四種：

(一) 表完成的 例如：

天已經亮了。

彼已去矣。

(二) 表推決的 例如：

不如明天去吧。

此書之師也。

(三) 表限制的 例如：

你只管讀下去就是了。

古今一人而已！

(四) 表語態的 例如：

嬌真美麗啊！

洋洋乎流水。

2. 疑難助詞 用法有三種：

(一) 有疑難 例如：

這是你的嗎？

彼將安往哉？

(二) 無疑反證 例如：

難道不是我的嗎？

豈未足與吾耶？

(三) 無疑詠嘆 例如：

怎怪你要動氣啊！

一之爲甚，其可再乎！

延年吞了一口涎水，又繼續說：

兩極詞的運用

「感嘆詞方面前面已經說過，句的組織上是並沒有關係的；又只是對感情的一種聲音，在詞的本身上並無意義可說，那麼，更不須寫那些亂亂無章的假借字，只須指示實際的語言出來就行了。」

「我們現在來把感嘆詞歸納為五種：

(一) 表驚訝或贊嘆 例如：

「老殘慌忙睜開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
「吓呀！八點半了！」

「絕命書！」呀！

「哦！原來是你啊！」

「啊唷！這是老虎肉，那裏動得起！」

「嚇！這真可以！」

「啊！來了這麼多的人！」

(二) 表傷感或痛惜 例如：

唉！這件事真沒有辦法！

唉呀！小姐饒恕了罷！

唉呀呀！不好了！女兒不見了！

唉呀！真險，一點沒有誤事！

(三) 表歡笑或譏嘲 例如

哈哈！小孩子不中用。爲了短幾個錢，就要尋短見，哈哈！太不值得了！

呵呵！都是「老口」！槍花不小！

來！快把他砍倒了，把樹根也掘去。哈哈！好了！

(四) 表憤怒或鄙斥 例如：

呸！配他們來干涉！

哼！那怎麼行呢？

哼！哼！哼！「錢在那兒！」

啐！老白毛！老厭物！不知趣的老村牛！

「哇！太早了！」

(五)表呼問或應諾 例如：

唯！你們哪裏？

唯！你是何先生嗎？

噫，是的。噫，……

噯，那裏！不費事！

延年講到這裏，覺得口渴了，便在熱水瓶裏，倒出一杯熱騰騰的開水，喝上兩口，又面朝着張蘋和文英說：

『上面所舉的例，你們想必都懂了吧？總之，這兩種詞的運用，是很容易的事，僅在落筆時稍稍留意，務使它不違反原意和接近口語罷了。至於姨爹的誤用，』他重複把來信拿在手裏說：『那是難怪他的，因為他是僅讀了兩年書的商人，能寫出這封信，就很不容易哩！』

『啊！』他好似觸發了什麼似的，用手指計算着又望一下張蘋說：『你姨爹怕就在這幾天要回來了。你今天有空，還是把這封信送到姨母那裏去，給她們看一下罷。』

張蘋笑着看文英說：

「我們就一起到趙家裏去玩一趟，好嗎？」

二 特寫

一天下午

文英在宿舍裏整理雜物，正解開一包舊書的包紙之後，忽然釘視着，那張烟黃而褶皺的上海舊報紙上，儘管發呆。

張蘋看了，不禁傻笑着說：

「喂喂！好小姐，你怎麼着幹？若是記掛起……」

「不用瞎糾纏！」文英擰着嘴脣，又放低一點聲音說：「快過來！好姐姐！這篇新聞多有趣

呀！」

張蘋立刻跳了過來。

她們把報紙攤平在桌上，便俯着看下去：

特

寫

洪深上導演課

講堂上大唱京調

再記
復旦
暑假
趣聞

下巴抖動得很利害

男女同學笑不可仰

〔本報特寫〕復旦大學本屆暑期學校，所開課程不下四十餘種，但最使同學們感到興趣的，似乎要算洪深先生所教的導演術。這課程每天上午有一小時，洪先生說導演術靠書本同口講是無用的，應該自家會排演戲，於是給同學選了一個劇本，題名「漢奸的子孫」，刊於他編的光明第三期。此戲的角色，早由洪先生指定，主要的演員，蜜司脫張，是曾經演過戲的。前天已演過數小場，今天是排演第三天了。此戲的演員的動作還算不差，可是唸詞太不行了。

早晨，太陽從東宮那邊爬進簡公堂來，登時炎熱如處浴室，又加四周楊柳樹上的蟬兒高聲亂叫，着實叫人悶躁。

洪先生戴着黑眼鏡，身穿夏布長衫，右手搖着大芭蕉扇，左手執着光明，很莊嚴地走進課堂裏來了。洪先生教書是很認真的，一見主角張演員今天沒有來，便不由的面上露着懊喪之

色，一邊說：「今天蜜司脫張不來，我們無法續演了；我們只得來講一下你們劇詞唸不好的毛病。」

於是他便開始講，劇詞想念得好，就須用下面五種方法：（一）輕重（二）頓挫（三）調子（四）快慢（五）高低。今天只先講「輕重」。他便問同學爲何演員在某種情景話說得很低時，觀衆也一樣能聽出來，同學都低下頭去，回答不出。洪先生便問：此地有那位同學會唱京戲否？會唱的請舉起手來。平日下午四時許，每個宿舍裏流出很高的胡琴聲，許多花花公子嘩啦啦嘩啦啦大唱京調，儼如身在戲院，現在卻只有一個同學舉手認會，這又奇了——怕在小姐面前唱起來，太難爲情吧。此時洪先生便問舉手的同學：「你是學老生，還是學花旦的？」「學老生的。」「那末你先生怎麼教你學高低腔的？」「這個他還沒有教過我。」「好，你唱得最熟的是那齣戲？」「魚藏劍。」「請你就把魚藏劍唱給我們聽聽。」同學們突然都回過頭去，「幸災樂禍」的注視他了。這位同學，臉上登時飛紅，猶豫不前，因之洪先生再請他上去，說唱得輕一點好了，我看你唱得如何，如不對，好給你糾正，明天定會唱得更好了。那位同學沒法，臉上青一陣，紅一陣，便慢慢走上前去，開口對着同學唱。頭低得很下，唱得又輕又發抖，唱了三四句，洪先生

便請他停下了，批評道：「唱得一點也不好，你們聽我來唱。」於是他便將胖胖的身體坐在椅子上，面對着同學唱起來（可惜沒有胡琴，）唱時下巴一抖一抖地動得非常厲害。男同學見了，都笑得彎下腰去，女同學則連忙以手蓋面，恐怕笑出了眼淚。唱了十來句，洪先生便停下來問：「你們看見我的下巴動否？大凡音之改變（高低，）全賴這嘴巴的開闔改變，剛才這位同學的唱得不好，即由於不懂這嘴巴的訣竅。」那位同學卻不甘示弱，說：「像你這樣的抖動下巴，卻太不好看了。」同學又爲之大笑一陣。

「哈哈哈哈哈！」張頌石在這裏，不禁重重地拍一下文英的肩胛，跟着新聞中的復旦學生大笑起來，又用手帕按了自己的嘴唇說：「那位洪先生可真怪呢！」

「不要嚷吧，好姐姐，讓我們再看下去罷。」

她們繼續讀着：

後來洪先生說：「老生戲唱得好的人，都是這樣唱的。你如叫唱老生的到你家來唱戲，則他一定轉身過去，面對着牆壁唱的，這就因他下巴抖動怕給你看見的緣故。老實說，這個動下巴（此時下巴又動了，真滑稽極了）的訣竅，我也不是容易學來的，從前曾化了八百塊

錢，請了（唱戲）先生，爲時數載，費盡心血，才暗暗偷學得的，」以前我們只知洪先生對舞台劇同電影有研究，如今才知他對舊戲亦有很深的根柢。

洪先生略爲休息了一下又說，念低音（劇詞）使一般觀衆聽得出，還有一法，即「透氣」。聲音不可提高，肚子裏匯上氣來，那就行。說後，他就縮進他突出的肚皮，氣由胸部透上來，那里還像文質彬彬的大學教授，倒很像賣拳頭的武夫哩。同學又忍不住哈哈笑了。表演好後他又手按肚子加注說，我對這肚子的使勁壓氣，各位要知道我是下過相當的苦功的。如果我躺在地上，把這本光明（書捏在他手裏）放在肚皮上，一用氣，就能將牠跳起來。同學聆聽之下，佩服之至，但有個同學卻有些不信，對旁邊的人說：「好格，就請伊闕下來把阿拉看看。」洪先生穿的是雪白夏布長衫，地上又髒，又加玉體這樣胖，躺落返起，實是累事，即使同學真要硬「考驗」他，恐怕他老先生也不會「交卷」的吧。

她們一口氣讀完後，臉上都泛起一層輕快的微笑。文英說：

「這真是一種有趣的新聞呢！」

張蘋回答道：「噫，報紙上的所謂「特寫」都是很有趣的。你不見在閱報室裏，大家常是圍着

看那有特寫的新聞嗎？」

「我倒不懂。」文英沉思地說：「『特寫』與普通新聞，有何具體的分別？——啊！如若我們也學着動手寫，那是多麼好呢！」

「我想，『特寫』是以特殊的描寫爲中心，將報道的新聞記事作基礎，而加以詳細的解說或渲染。它給予讀者的感覺是輕鬆的，有時還充滿幽默氣息。比方講：胡蝶與黃柳霜的會見，有些報紙只登個簡單的消息，有些卻是伴着照片的長篇特寫。這種特寫，無疑地要爲讀者層的大多數所歡迎的了！——至於我們要怎樣學習去寫作，我也不懂，陳之華和金雪清怕會懂得吧，我們不妨去問問她們看，好嗎？」

* * *

她們半跑半跳到了高中部女生宿舍，陳之華和金雪清恰巧在那裏，她們把那一篇關於復旦暑假的特寫，給之華和雪清看過了。

雪清說：「這種特寫，我們也可試作，向壁報投稿哪！」

「是啦！」張蘋快活地用滑稽的口吻說：「我們是特地前來請教的啦！但不知我們的金先生

認爲「孺子可教」嗎？」

雪清接着說：「你又來啦！什麼可教不可教呢？大家一塊兒討論就是啦！」

「那麼，」文英搶着說：「就請你先開始罷！」

「好的。」雪清笑嘻嘻地望一望大家說：「特寫是新聞的一種，但它有與新聞不同的地方。第一，特寫是長新聞。當然，縱使是特寫，也是在預有的一定的目的之下寫的。不過這是要用與寫新聞不同的一種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隨便你寫事件的那一方面，特寫並不單是報告，而是更要對人物與必要的細目加以生動的形象的描寫，在特寫上，可以看得出對於被描寫的生活斷片的作者所有的思想與意見。」

「現在，就請諸位隨便舉一條新聞作例子吧。」雪清又看着大家說：「好讓我加以解釋。」

「好，」文英指着手下的那截舊報的另一點說：「就是這條新聞吧。」

「我們就從這件「因隕石落下而引起了失火的事」談起。」雪清把報紙拿在手上看說：「在這裏，假定我們立了一個目的，想指出：在滿是茅草棚，毫無防火設備的地方，在老百姓們愚蠢得見着「天火」便以爲是「菩薩發怒」的這種村子裏，失火是如何恐怖的事。」

「那末，我們就要收集事實上的正確報道，並對於失火，以及騷擾着的，或者在滅火時呆得無辦法的村民們加以形象的描寫。最後，我們就要指出：關於怎樣來提高本地方文化水準的必要意見。」

「除了上面所講的以外，特寫與普通的新聞還有不同的一點——即特寫是有逐漸上升的高潮。作者應該把事件的全體（或是事件的諸細目）按着最小的在最先，重要的在次，而最有趣的在最後的這個順序配置着。這種順序能給人以更強的印象。可是，究竟由什麼地方取來這麼多的事件才好呢？我們要好好記着，這是幹起來一點也不困難的。——只要我們對於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注意地觀察，並注意地傾聽，就行。比如那失火的場合，我們就得比特寫實際上所需要的分量有更多十倍的觀察。由其中只選出特寫的必要部份，全部配列起來，如必要似的寫出來，就行。可是我們必須牢記着：特寫只是寫出實際所發生的事件。這兒便是特寫的特別價值。」

「從它的規模上講，特寫並不是大作品——它並不想像出人物與事件。因為人物與事件能夠直接由生活上攝取出來。所騰下的，只有藝術的語言與事件的配置等等工作了。所以，特寫能比任何藝術作品更快地創造出種種實際生活上生動的繪畫來。」

雪清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因為她的解釋扼要明白，表示十分的敬佩。

文英愉快地說：『真是呢，一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

『我提議』之華習慣地舉一舉手說：『我們大家都去自尋周遭的材料，各做一篇特寫，交壁報陸續發表，教同學們都來賞鑑賞鑑這新鮮趣味的作品，多好呢！』

『好好！』文英和張蘋幾乎同聲說『各做一篇，準三天內交稿』之後，她們在愉悅的空氣中，退出了宿舍。

二二二 標點和符號

圖書館的廊檐下，又圍滿了人頭。

因為壁報前進周刊於假期內休刊後，又在今天復刊了。——雖然大家都給人潮擠壓着，但好似誰也並不覺得不舒服，誰的眼珠都突出似地注視着每一個作者的每一篇文字或圖畫。

今天的「編輯室談話」一欄，顯見是變更了地位。——那本來是排在最末的篇幅的，現在卻排在打頭的地方了。

似乎誰都在注意「編輯室」要談的是些什麼，而尤其是那畫上紅線標記的惹人注意的二項。

那二項是寫着：

『我們深深地覺得標點符號在語文上地位的重要。因為用得得法，可以使讀者對於一篇作品，更能了解透澈；否則，就令人感覺模糊，而不能了解它的意義了。然而，回顧我們的來稿，標點雜亂，或竟不着一點的，佔了一個不小的數目。因此本刊特於本期商請沈果人先生特編怎樣使用標點符號一篇，貢獻讀者，幸希注意！』

『我們又覺得集體寫作，是一個嶄新而有意義的寫作方法。本刊為提倡起見，特請金雪清、陳之華、錢定邦三同學合作寫作上最堪注意的問題——怎樣譬喻，於下期登載，特此預告！』

感到滿足的眼光，先先後後調向下頁去了。那是沈先生的怎樣使用標點符號貼載的地方。大家看着：

『親愛的同學諸君！我曾屢次提及：我們的文章，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應當盡力使它簡潔明白，一句話是一句話，兩句話就是兩句話，才是一篇好文章。——今天，我要講

怎樣使用標點符號我就不敢開口。因為有的同學不是要反問：「先生！依我看來，標點符號不過是拖泥帶水糾纏不清的毛病。試看，如果文章上肅清了那些奇形怪狀的螺蚌形的標點，不只在形式上要簡便得多嗎？」我的回答是：「省卻麻煩，反而清爽，固人人所願。就怕因為省了一點，反而弄得文意不清，豈不『因小失大』嗎？」

現在假定你有一個朋友，差僕人送來一個便條。那上面寫的是：

朋友，明天下午二時我請你吃飯吃飯的地方是北門大街北門飯館飯館在那大街上很
多，希望你不要尋錯尋錯就要吃不着了

你想，這位朋友是寫得這樣纏夾不清，如若便條送來的時候，你恰恰有點不如意的事情在心裏，我包管你在一怒之下，把它撕個粉碎。

又假若你那位朋友看見你上次不到，再來請你，還是那一個便條，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加上了新式標點：

朋友，明天下午二時我請你吃飯吃飯的地方是北門大街北門飯館飯館在那大街上，很
多，希望你不要尋錯尋錯就要吃不着了！

這時，你看了這紙便條，自然是好氣變成好笑，不但不把它撕碎，而且會妥慎保存起來，作為談笑的資料了。

最後，你那位真心想和你做朋友的朋友，看你第二次還是不到，他就仔細研究出那個便條的錯誤所在，改正以後，再差僕人送來。那是：

朋友，明天下午二時我請你吃飯，吃飯的地方是北門大街北門飯館。飯館在那大街上很多，很希望你不要尋錯，尋錯就要吃不着了！

這樣一來，你就會導致很高地著上新燙好的外衣，欣然就道：當然不致尋錯地方，而吃得着了！

諸君！標點符號的好處，是不僅能使你得着一次豐盛的午餐的。願大家謹記現在，把標點符號的用法，舉例如後：

標點符號的種類

標點符號可分為二十大類，十三小類：

(一) 點的符號

(一) 句號。

(二) 頓號、

(三) 逗號，

(四) 支號；

(五) 綜號：

(六) 問號！

(七) 感歎號？

(八) 提引號「」或『』 橫行的用“”或“”

(九) 破折號——

(十) 省略號……

(十一) 專名號——

(十二) 書名號~~~~~

(十三) 括弧（）或〔〕

(二) 標的符號

1. 句號

凡一個句子，文意已充足，語氣用直遞式的，句末都用句號。例如：

我們在教室上課。（單句）

在學校裏用功的學生，才是真正的好學生，而且受同學們的尊敬。（複句）

2. 頓號

凡平列的詞類用在一起時，須用頓號分開。例如：

馬、牛、羊、雞、犬、豕，叫做家畜。（平列的名詞）

紅的、黃的、白的菊花都開了。（平列的形容詞）

他慢慢地、沒精打采地從外面回來。（平列的副詞）

3. 逗號

逗號的用法很複雜，最重要的有：

（一）分開複句中的每個分句。例如：

這時屋裏已沒有人跡，只剩一枝蠟光，映在牆上閃閃地動。

(二)賓語提在句首時，用逗號略頓。例如：

他的事，你不用去管吧！

(三)在副位的名詞或名詞的語句移在句首時，須用逗號分開。例如：

在家裏裏，他是一個孝子。(副位名詞)

寫字讀書，他用作閒中消遣。(在副位的名詞語)

他偶然做錯了這樁事，你不要就此看不起他。(在副位的名詞句)

(四)主語太長，太複雜，或須重讀時，須用逗號略頓。例如：

那個整天胡作胡爲的頑皮孩子，今天忽然規矩起來了。(太長)

圖書、手工、音樂，是她最擅長的。(太複雜)

五月九日，是中國的國恥紀念日。(重讀)

(五)凡副詞、副詞的短語、副詞句應該讀斷時，都須用逗號分開。例如：

昨天，他以為你是不會來的。(副詞)

他撐着傘，赤着腳，急急地跑回家裏。(副詞語)

他打他的兒子，木棒像雨點般的着在他身上。（副詞句）

（六）用來分開夾註的詞句。例如：

那本書，你昨天送給我的，忽地不見了。

4. 支號

複句中平列的分句，須用支號把它們分開。例如：

在上課的時候，應該用心聽講；到下課的時候，才可以隨便談天。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視。

5. 綜號

綜號用法有二種：

（一）總結上文。例如：

他讀書不成，經商失敗，做工又沒有恆心，一事無成；後來就窮困死了。

（二）總起下文。例如：

我給他三本書：一本是小說，一本是劇本，一本是歷史。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6. 問號

問號用在表示疑問的句子後面。例如：

你問過先生沒有？

他是你的親戚嗎？

7. 感歎號

感歎號用在表示感嘆的句子後面。例如：

唉！你爲什麼老是不肯學好！

哈哈！你也有這一天！

呸！你也配！

8. 提引號

提引號有兩種用法：

(一) 表引用的話的。例如：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二)表示特別提出的詞句。例如：

這樁事真是「破天荒。」

9. 破折號

破折號有三種用法：

(一)表示忽轉一個意思。例如：

我們今天歡聚一堂，酣呼暢飲，何等熱鬧。——但不知明年此時——此身又在何處。

(二)表示夾註——用法與(一)同——例如：

你不要當他——那個正在走過來的小孩子——是一個苦兒，他的父親還是個大資本家哩。

(三)表示總結上文(與：略同。)例如：

他於前年死了愛妻，今年又喪了唯一的愛子，最近又失了業，——這些都促

成他最近自殺的原因。

10. 省略號

省略號的用法有二：

(一)表示刪節。例如：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

(二)表示未盡。例如：

他把家裏的桌子、椅子、書廚……統統賣掉了。

11. 專名號

一切私名都在名字的左邊加一直線，橫行的加在下面。從前朝代名或地名和國名等都用專名號，現已一概用單直線。例如：

上海（地名）

孟子（人名）

宋（朝代名）

日本(國名)

12. 書名號

凡書名或篇名都在字的左邊加一曲線，橫行的加在下面。例如：

《左傳(書名)》

《項羽本記(篇名)》

13. 括弧

在正文外插入另外的詞句，那麼可用括弧。例如：

上次世界大戰(就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死亡了二千萬人。

講到這裏，標點符號的全部知識，大致毫無遺漏。諸君在寫作時只須留意連用好了。好，祝

諸位努力！

二三 怎樣譬喻

前進週刊的新二期出版了。

在篇幅正中給裝上美麗的花邊的，就是上期預告的一篇集體寫作怎樣譬喻

內容是這樣的——

「文章中的譬喻，是積極修辭的一種。它能夠增加文章的語氣與效用。可以幫助我們解說，可以補足文章的氣勢，所以譬喻在文章美質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譬喻就是轉義的語詞——轉義是轉變了字的本義而活用的意思。例如：手是人的活動所必需的四肢之一，於是以「手」代替了人字。打鼓的人，稱為打鼓手，射箭的人，稱為射箭手等例。又如以星來影射人的也有，例如「電影明星」以花來影射人的也有，例如「交際之花」便是。

現在將譬喻的種類，分別述之如下：

(一)明喻 或說直喻。是拿兩個不同類的事物中的一件相似之點，明白地說出來做比較的的一種手法。例如：

1. 他的亂髮像枯草一樣。

2. 軍令如山。

她說人有聚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冷清；既冷清，則生感傷，所以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悵惘，所以倒是不開的好。

《紅樓夢》

上例都是以不相干的事物相比的——亂髮和枯草，人的聚散和花的開謝——實際上玩味起來，確又實在相似得很。非實在相似，就不可取用。這是明喻的唯一要件。

明喻有一項規律，就是被比喻的東西較比喻的東西（原來的東西）為習見而且具體，一方面使讀者更明瞭於原來的事物，他方面喚起讀者的想像和聯想，增加無限的力量。

在散文中的小品文，詩歌中的抒情詩中，也有人拿較抽象的事物來和具體的事物相比的。例如：

雨後的宇宙，像淚洗過的良心。——郭沫若女神

這在普通的文章裏簡直是少見的，但在某種散文或詩裏面，反轉表現出一種特殊幽遠而微妙的情趣。

（二）隱喻 或叫暗喻。明喻的內容是明白地表現出來的，但隱喻的內容卻是隱約地可

以見出的，譬如說一篇文章是案頭的山，山水是案頭的文章，——這是明喻。若僅說一篇文章，案頭之山水，山水，案頭之文章，——這成隱喻，普通都可以照此改裝的。

隱喻的實例，試再舉出幾個來：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頤

《愛蓮說》

世風日下。

淡掃蛾眉朝至尊。——唐詩

隱喻的使用法則，與明喻大抵相同。隱喻習用日久，往往成爲尋常的文句，用的時候也往往不知其爲修辭現象了。例如：

人道 人權

鐵則 鐵律

按人道兩字，本是一人的道路，「人權本是一人的錘頭」之意，是屬於隱喻的法則的，鐵則和鐵律本是鐵一般的原則，鐵一般的紀律，雖其堅強不變之性，現在卻早已成爲普通的文

句，不加說明，恐怕讀者也能揣想得到吧。

(三)活喻 或作「擬人法」——把無生物抽象物寫得像生物一樣，賦與以知覺和感情等要素，叫做活喻。例如：

山在微笑，水在歌囀。

世界都傾聽着俄國的新的聲音。

嫉妬之鬼。

良心呵責着犯罪的人。

運命呻吟在我的身邊。

光明是在人類的面前招手。

(四)換喻 換喻有兩種：一是換喻，一是提喻。在修辭學的原理上是分類的；在實用上，是無需乎此的。把一個人物的正當名詞隱秘起來，而換以他（或牠）的隨伴及附屬的東西稱呼他，叫做換喻。先舉換喻的實例如下：

朱門酒肉臭。——杜甫詩

這是以符號（朱門）來替代實體（指富貴人家）的。「朱門酒肉臭」就是富家酒肉臭之意。

龍井

孟子

這是以屬性來代替主體的。龍井就是代替龍井茶的，孟子就是代替孟子的著述的。

筆墨官司

落日滿山。

這是以原因替代結果的，有時是以結果替代原因的。有筆墨始有文章，有日光始有日光，所以筆墨即指文章，日即日光。

八口之家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這是以工具（口、目、手）來替用工具的使用者（人）的。

禿頭

俗物

混蛋

這是以普及的名目替代特殊名目的。俗物意即俗人，混蛋意即混蛋的人。

飲料

文人的武器

戰

這是以集體的名目替代個體的飲料可以替代酒或水，文人的武器可以替代筆或一筆

東方的墨索里尼

中國的歌德

這是以個體替代集體的。墨索里尼已經不僅指墨氏其人，實係指一切法西斯蒂式的英

雄。歌德亦係指一切浪漫詩人而言的。

落紅滿徑。

後來居上。

這是以抽象的名目替代具體的。落紅的意思就是落下的紅色的花，或是紅色的落花，廣義的並可作落花解。後來就是後來的人。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

將軍白髮征夫淚。——范仲淹詞

這是以具體的名目替代抽象的。兄弟喻相愛的程度，白髮描老態，淚字寫愁狀。

以上將譬喻的種類大略說明了。最後，我們要問：為什麼用譬喻能使文章遒勁起來？這問題是容易解答的吧。

因為，由於譬喻的使用，一切未知的事物，能得像熟知的事物一樣地暗示出來，唯其這樣，高妙的就化而為淺近的，複雜的化而為簡單的，抽象的化而為具體的，難解的化而為平易的，印象模糊的、朦朧的，化而為鮮明的、顯著的了。這樣一來，自然增加了文章的美質了！

幾天以來，關於譬喻發表怎樣譬喻一文後引起的討論，充滿了養正中學。

有一個同學們自動組織的「文藝研究社」的決議案上，曾記下這樣幾句話：

「我們讀了前進上發表的怎樣譬喻之後，因了它的周到與明確，將深信：集體的寫作，或勝於個人的聰慧，尤其在對於寫作方法的探討與嘗試上，更有它特殊的意義。

因此，我們必須躍進一步，把具體的方法反應到創作上去——努力於集體創作的嘗試！」

二四 月夜

二月十三日的晚上，女生宿舍的學生們正在埋頭準備明天的功課。這時，皎潔的月兒，從雲影裏探出頭來，宿舍的四壁，霎時灑上了一片銀光。

張蘋輕悄地立起身來，走到窗前，凝視着窗外的世界，不禁輕嘆着說：『啊！多麼清幽的世界！』

『哦！這樣美的月夜，我們是不能辜負了它的，且到海濱去散散步吧。』文英應和着說。

『好，我們去邀一邀雪清和之華一同去，好嗎？』

海濱是那般靜寂。從遠處近處不時傳來一聲聲，不知名底掠空孤鳥的悲鳴，表示夜已深沉了。沙灘上映上四個活動的黑影，一步一步地弛緩地行進；一句話也不說，彼此默默地靜聽着舒鬆的

海潮的節拍，和着心房的跳躍。

『啊！蘋姊，此情此景，我們好似置身天上。以你的美麗，你的歌喉，比作廣寒仙子也不爲過。現在，就請高歌一曲，讓我們消受罷。』文英的提議打破了沉寂。

『好的，』張蘋笑着說：『讓我唱一支漁光曲給大家聽吧。』

張蘋輕咳一下，又舒了一口氣，仰望着一片碧藍的天空，銀波微漾的海水，唱了起來：

雲兒飄在海空，

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裏曬魚網，

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潮水升，

浪花湧，

魚船兒飄飄各西東。

輕撒網，

月

夜

緊拉繩，

烟霧辛苦等魚蹤。

魚兒難捕船租重，

孤魚人兒世世窮；

耶爺留下的破魚網，

小心再靠它過一冬。

張蘋唱到這裏，四顧着淒清的週遭，正待繼續把第二段連唱，忽然文英卻用着哀求的口吻說：「唯！好姊姊！請你不用再唱下去了！你想：你那悲愁的神態，含了淚水的旋律，彈上我們的心窩，我們的心，立刻要枯萎了——好姊姊！請你不必再唱下去了！」

張蘋只得閉住了嘴。

當他更深地想念及現社會上千千萬萬的窮苦無告的漁民，一切被拋棄在生活圈外的勤勞大眾的種種，不斷地在過着他們底悲苦的生活，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時，之華有感地說：

「你看，詩歌的力量是多麼偉大啊！」

『是的，』雪清說：『那是因為詩歌的本身就是抒情作品的緣故。』

『假使用散文來寫，怎樣呢？』文英反問。

『那就是一篇抒情文了！』

『抒情文與別的文體分別在那裏呢？』文英又問。

『抒情文與別種文體的分別是：抒情文是完全發抒情感的，而別一種文體則不一定是發抒情感的；抒情文是強于主觀的調子的，而別種文體，則以客觀的居多。』雪清講到這裏，停住腳步，看大家也跟着她坐下軟軟的沙地後，繼續說：

『可是，因為抒情文的本質是情感的，主觀的，有時一篇文章不能通篇都是抒情的成分，就未免要和其他的文體混合了。』

『一，』雪清用手指就沙地畫上個一字，說：『抒情與敘事夾寫的，就叫做抒情文與敘事文的混合。二，抒情文與描寫文最易混合，而且有時也分不大清的；因為在描寫文中，有時抒情的氣分是極濃厚的；而在抒情文中，有時描寫的氣分也極濃厚；這種混合體，是感人更深的。三，抒情文又常與描寫文混合在一起，這就叫做是主觀的，主觀的判斷或結果，就是議論了。四，抒情文有時也與敘事文混合在一起，這就叫做是客觀的，客觀的判斷或結果，就是議論了。五，抒情文有時也與描寫文混合在一起，這就叫做是主觀的，主觀的判斷或結果，就是議論了。六，抒情文有時也與敘事文混合在一起，這就叫做是客觀的，客觀的判斷或結果，就是議論了。』

適合的寫。如果抒情與說明夾寫在一起，那不過是一種淺薄的抒情罷了。——這種種的例文是很多的，只要我們在讀抒情文時仔細辨味就行啦。」

「那末，究竟那一種纔是抒情文，那一種又不是抒情文？」文英又問。

張蕪卻搶着回答說：「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凡是富於詩情詩意的，就叫做抒情文。例如：

他的朋友患病死了。

這是敘事文而不是抒情文！

唉！他的朋友突然犯病死了！

這就是抒情文了，因為他在這句裏有一種情感流露出來的緣故。」

「嗯，」文英點點頭說：「我們已經知道抒情文的基調是情感的發抒，可是在一篇抒情文中到底包括了那幾個要點呢？」

之華接着道：「我看過了少年維特之煩惱，看了維特與綠蒂的相戀的那一副樸素美麗的畫面，真情熱意的心腸，真不得不爲他倆所感動而哭了起來。

『你們聽！那一段歌德別綠蒂，』之華接着唱：

天光暗淡，星光微明，萬籟死寂，渺無聲，徘徊草場，不覺淚零零！我的心中，我的心中，密密埋葬了多少苦痛？猛憶起：今朝雖然在這裏；明朝呀，明朝呀，卻遠離此地——別了這裏的山林，這裏的河流，這裏的我的綠蒂！我雖決心離開你，但我的心永遠在你的微笑裏。請別忘記，一刻一分莫把心兒忘記，綠蒂！

之華唱後，繼續說：

『你們想：那種豐富熱烈的情感，真如萬馬奔騰一般。古話說：「人非木石，孰能無情？」充滿了抒情氣息的文章，使人讀了沒有不動心的！所以，我要說，豐富的情感，確是抒情文的基本要點；無論是快樂的情感，悲哀的情感，或者憤慨的情感，這種情感，祇要是真切的，都可產生出很好的抒情文來。』

『第二個要點，』之華伸出兩個指頭說：『就如郁達夫所說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句話在抒情文裏更適用。因為抒情文是真實情感的流露，所以擴張作者的自我表現，一定為抒情文的重要原素之一。所謂自我表現，也不一定用第一人稱寫，或寫作者自己，即寫一般的社會性的題材，也是可以將自我擴大開去的。』

『最後一點』之華提高了聲音說：『是情緒的統一。在抒情文中所發抒的情感，全篇都要統一，要表現同一的情調。譬如說：我們寫一篇悲哀的抒情文，那麼通篇的情調都應當是充滿灰黯悲涼的情調。又譬如說：我們寫一篇快樂的抒情文，那麼通篇的情調，也就應當是喜氣洋溢的。總之，抒情的氣分是要生活與心情的統一，這是「情緒的統一」，也就是「情調的統一」。——我們不管文裏記載的事物有風花雪月等等的區別，但通篇的情調，即作者的心境是要統一的。這是作抒情文的時候所應當注意的地方；不然，如果情調不統一，那麼讀者所感受到的，一定是混亂的一片，而不是整個的情感了。』

張癩看看之華說完後，又朝着她用懇求的口吻說：

『抒情文的要點，我們已很明白了。現在，要請教你，抒情文的作法怎樣呢？』

這時，之華卻看着雪清說：

『關於作法，我想還是請雪清姐姐談談罷，她一定比我談得更好呀！』

『好，歡迎，歡迎！』幾個人同聲說，接着是一陣清脆的笑聲和掌聲。

雪清笑咬着嘴唇，沉思一下說：

『我們已經知道：作抒情文的動機，大致都由於情感的觸發。情感的觸發大概可分做直接的觸發和間接的觸發兩種。直接的觸發都是自己親身體驗得來的，間接的觸發大抵是虛心地觀察社會間一切人與人的事與物的動態或從書本上看到後所引起的觀感。這裏面可以和今夜一樣，因月夜引起的美感或悲愁；或者是國勢危殆，而軍閥仍從事於內戰，引起你的憤慨；或因愛人遠別，而觸起惜別之情與幽幽的哀怨；又如我們站在一五卅一公墓的墓地，致懷念着「五卅」烈士們英勇的犧牲，而做一篇紀念他們的文章，也可以因為讀了冰心的寄小讀者，有感于她的歌頌母親的偉大，自己也動手做一篇想念母親的文章。

『觸發情感，既有了上面種種，』雪清擡頭看着藍空疏稀地排列的幾顆閃眼的星星，興奮地說：『因此抒情文也就分出不同的種類來；不過，抒情文以感情為其內容，這是在任何種類中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主要的是來講如何去鍛鍊真實的情感。

『真實的情感是從內心發出來的，沒有一些虛偽和做作，更不能有一些勉強。』有了真的情感，我們就要把情感加一番鍛鍊，所謂鍛鍊，就是要加以涵養。譬如鍊鋼鐵把鐵鍊成鋼一樣，要去掉許多不純粹的鐵質，把不必有的蕪雜的情感去掉。第二步手續就是要組織我們的情感，好像一

篇文章的結構一樣，排定次序的先後。然後，這種情感就顯得純粹而毫不雜亂了。

『情感經過了精鍊的工作之後，就可以動手寫作。寫作的時候，有兩種方法！作者直抒自己的情感，不加以絲毫的掩飾的隱藏是明喻法；用寓意寄託等方法發抒自己的情感的，叫做暗喻法。這是與壁報上發表過的怎樣譬喻中的明喻隱喻有點相仿的。

『此外，在抒情的方式上，又可約分為：批評的、哲理的、解說的、諷刺的、和詩趣的等等。這種例子，我們的初中國文上是很多的；怎樣分辨，就在於細心玩味了。我的意見只是一個梗概，如何去深刻地理會，就全靠我們的努力習作和多多閱讀文學名作了！』

雪清講到這裏，輕悄地立起身來，拍拍自己身上的沙泥後，望着當前的碧海，已顯得分外的幽黯，不禁微嘆着說：

『夜已深了，我們還是回去吧！』

她們回頭望一望學校宿舍的燈光，僅餘着稀少的幾盞；皎潔的月色，在散發着銀樣的寒光。她們的眼光，已有微微的倦意了！

二五 演說競賽

學生自治會學藝股發起的「全校學生演說競賽會」，決定在今天下午二時舉行。二年級預賽的結果，定邦獲勝，有參加全校競賽的資格。

定邦在自己的房間沉思着。他的心裏，興奮和疑慮交錯着，不時走向鏡子，三番五次的整理着衣領，自言自語地做着各種演說的姿勢，回過頭來，自己想想，又不禁好笑起來。

時間好似不能爲定邦留下更多的考慮的機會，開會的鈴聲，終於響了。

一個一年級的學生講完了他要說的話，接着是定邦在大衆熱烈地鼓勵與期望的眼鋒下，懷着準備已久的講稿，英勇地走上了講壇。

他微笑地向臺下行過了禮，然後把自己事先預備的摘要，平鋪在講臺上，開始說：

『今天，本人的講題——說明文的作法——想諸位早知道了。講到寫作，是我們日常應練習的工
作，如果我們只知道動手寫作，卻不去研究應該怎樣才能夠寫得最好，那就等於舊式作坊的學徒，
從沒有誰告知他怎樣作，而只讓自己在暗中摸索完了規定的年限，就算滿師一樣，不會有多大的』

進步，更不用談到作品的如何改進了。——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動手的問題，而是要探討出一個方法，一個引路牌的問題，說明文的作法，是引路牌之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有意義的討論。

『說明文也叫做「解釋文」，凡是解釋事象，剖析事理，使人得到關於某一件事物或意象及見解的明確的概念的，就叫「說明文」。』比如，我們的初中國文課本第三冊的最後一篇潘大道的爲甚麼要愛國和第四冊第七課朱熹的讀書法，就是一個好例。請聽讀書法中的一段，定邦講到這裏，背誦着：

人要讀書，須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注解看，方有益。

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見得真味。

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緣他先自有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
定邦背到這裏，接着道：

『說明文有時候很像記敘文或科學的描寫文，實在不然，譬如說：記敘文所用的方式是：

1. 什麼人（或事物）

2. 在什麼時候

3. 在什麼地方

4. 做什麼事

說明文所用的方式卻是：

1. 什麼人（或事物）是怎樣；

2. 時間是何時；

3. 地點是何處；

4. 人物（或事件）的關係怎樣。

『同時，文章的態度方面，對於這兩種文體也是不同的。記敘文有時可摻入主觀的、個人的想像和情感。說明文卻絕對不容許這樣，須純然把解釋人物的實質或事件的真相或抽象的觀念作主體。譬如說：「我的朋友明天要來看我了。」這是記敘文；「明天是朋友來看我的日子。」這就是說明文了。

『說明文的意義，我們已經明白，現在我們要講到說明文的作用在那裏。其實，我們的日常談話中間，就常在利用着說明體。譬如：你今天遲到了，你就得向先生說明你遲到的理由；你在學校中上史地課的時候，先生也許要你解釋原始時代的人類是怎樣生活的問題；上國文課的時候，先生也許要你解釋詩與散文的區別等等問題。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少不得時常有「爲什麼」「怎麼樣」的問題發生出來，你總不得不解釋一下了，這樣說來，即使說：我們每人每天都要做上幾篇說明文，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吧？』

『因此，我們把它類分起來，大致可以分爲：

(一) 闡明學術的 是對於一種學理的發明、心得、或補充的文章。

(二) 說明事物的功效和結果原因的 譬如說機器的功用、效能、及對於人類的影響等等，都屬於這一類。

(三) 計劃、主義、宣言、法則等等的說明的 譬如說：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憲法起草大綱等等，都屬於這一類。

(四) 解釋兩個事物或兩個人間的關係的 第三冊初中國文上寒松的權利與義務和梁啓

超的最苦與最樂都是例子。

(五)文章文法修辭的意義及說明 如各種文章作法書，字典、詞典裏面的註解，字義學，詞法學，都屬於這一類。

『說明文的意義和所含要點，我們都明白了。現在要進一步講到，怎樣寫法的問題了。

『說明文的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單語的定義，一篇很複雜的說明文，無非是許多單語的定義底集合和引申罷了。但是，因為說明文所說明的事物，既不一定很簡單，而又是對於不知道某種事物，某種事理的人，才有作的必要，所以寫作上必須的條件，就要加多。條件的次序，雖沒有一定的規定，而普通法則大約是照下面所敘述的先後來定的：

(一)事物所屬的種類 爲了要使所說明的事理，和別的關係較遠的事理分開，所以必定要述說它所屬的種類。例如：

初中國文是葉楚傖主編的。

馬是獸類。

這是說明「初中國文」由「葉楚傖主編」，「馬」屬於「獸類」。

(二)語源或語的歷史 就是以語詞的來源或以歷史上的變遷來說明本語的定義的。

例如「家」是從「從」从「音」綿，交覆深屋也；从「人」字，合起來就是在屋頂之下有三人居住。按从之義爲「三人成衆」二個是大人，一個是小人，就是屋內住着一對夫婦和小兒的意思。——江亢虎女權問題一。

這是以家字的來源來解釋家字的。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一種符號。在沒有文字之先，用的是結繩與畫卦。

這是就文字的歷史上的變遷來說明文字的。

(三)特色 爲了要說明同類中的他種事物特別不同的處所的說明。例如：

宮殿，所以表尊嚴富麗之觀者也。

人是能造器具的動物。

「以表尊嚴富麗，」「能造器具的」都是「宮殿」與「人」的特色的說明。

(四)分類 因爲要內容明瞭，使人更容易理解，把事物所包含的種類來敘述也是必要的。但分類要有一定的標準，因此敘述的分類，要把所用的標準同時敘述出來。例如：

圖畫之內容：曰人，曰植物，曰宮室。客觀的敘述可分兩種：（一）記靜態。（二）記動態。

這是關於「圖畫之內容」和「客觀的敘述」的分類說明。這樣一來，我們對於上面兩個名詞底意義的理解，便更加切實了。

（五）實證 分類好了，跟着就是實證。有了實證，說明的事理，就愈加明瞭了。如前兩個，要實在的舉出實證出來便是：

（一）人，植物，宮室，在某一些圖畫中都有。

（二）記靜態，和繪畫一樣，一人形狀，儘管前後無定，那繪畫者，只取現在一定之形狀來畫。記動態是記人、物、事的活動之過程，如留聲機，各人曲調不同，而高下疾徐，皆能傳出。

（六）對稱 單從事物的本身直述，往往不容易明瞭，如果把同類中互相對待的事物，就是把同屬于一類而不同種的事物並述出來，更可使事理明白顯現。例如：

平民文學正與貴族文學相反。

文學的對稱是科學。

(七)類似語與同義語 類似語是好像同種而實在不同的事理，把它對照述說，同樣是能使事理明白顯現的。例如：

平民文學決不是慈善主義的文學。

節儉並不是吝嗇。

「社會學」是科學；「社會主義」是主張。

同義語在說明文裏也很重要。通常的用法，是以一時代的語言去解釋別一時代的語言；或是一地方的語言去解釋另一地方的語言。或是一地方的語言去解釋另一地方的語言。例如：

留聲機就是北平人所說的話匣子。

南京就是戰國時楚屬的金陵，唐時的白下。

「最後一點，就是我們的說明文的作者應該注意到自己的學識的修養。因為說明文的主要作用並不在於感動別人，而是要使人對於某種事理的理解。所以，說明文內，應該包含有豐富的知識了。那就是說，在一件事理，你還不會了解透澈之前，你怎麼能去告訴別人呢？僅有了豐富的知識

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求着有組織的頭腦。不然，雖然有了豐富的知識，寫出來不能條理清晰，別人還是不會明白的。這一點的練習是不難的，那是多看書，多觀察事理，可以訓練出來的。此外，也應當注意文章的興趣。那是可以使讀者興致盎然的，譬如吳稚暉的文章，誰讀了有不興會淋漓的嗎？

『完了。今天的演說，到這裏可以告一結束。本人關於寫作方面的知識是有限的。如果有不妥當的地方，很希望各位先生，各位評判員以及同學諸君給予不客氣的指摘！』

定邦在熱烈的掌聲中，微笑着走下了講壇。

*

*

*

*

一星期以後的星期六下午，大禮堂裏又擠滿了人羣，每個人都以興奮與期待的眼光，朝向講壇的黑板上面——「全校演說競賽會給獎典禮」程序單掃過一遍。

行禮如儀後，主席評判員教務主任劉先生笑容可掬地回過頭來，對着聽衆說：

『今天，諸位評判先生推兄弟來報告上星期演說競賽的成績。諸位先生對於二年級錢定邦的講題內容，聲調和姿態，表示一致的好評！因此，定邦同學名列第一。一名以下，當另備獎品。現在，請定邦同學來領獎！』

定邦在鼓掌聲中，領了一個小巧的銀盾，走回自己的座位。看一看銀盾，正中題鐫着：「才識超羣」四個銀色輝煌的字跡。

二六 句的構造

星期二上午第一課的上課鐘，好像敲得特別遲一點似的。至少，坐在空朗朗的教室應一角的張蘋和文英，在熱烈地期待着沈先生講述「文法」的心情下，有着這個奇異的念頭。好在不一會兒，鐘聲終於震蕩了。沈先生跟在大陣的學生後面，出現在講臺上了。

沈先生習慣地朝臺下望過一遍說：

「今天講一句的構造。」請大家把筆記簿拿出來，準備必要時的記錄吧！」

沈先生靜待着臺下一陣輕悄的，準備筆記用品的唸唸聲音稍靜之後，又講：

「詞，是一個以上的字構造成的；句，是一個以上的詞構造起來的；每一句，是由主語和述語二種所組成的。比如說：「哥哥，」這不能成為句，因為「哥哥」只是一個詞。再說「哥哥和弟弟，」這也不能成為句，雖然它有一個以上的詞，但僅有主語而沒有述語，所以也不能成為句的。如果說，「哥

成爲一句了。

『所謂主語，就是一句之主，也就是一句的動作的主體；所謂述語，是用來說明主語的動作的。所以述語必是動詞。這一點好似記得在你們一級的時候，就詳細講過一番的。又如：「那個小孩子哭了。」』沈先生在黑板寫上這句話之後說：

『這句話中的「小孩子」是哭的主體，所以「小孩子」是主體。再如：「馬喫草。」這句話中的「喫草」二字是述說主語「馬」的動作、變化、性狀等等的，所以是述語。

『但也有例外。那是遇到特殊的場合的時候，尤其是在驚嘆的句子裏面。例如：「大火！大火！」「來了！」「是我的。」「我的父親呢？」「啊！」上面這些有的僅有名詞，有的僅有述語，在意義上是不完全的，而在受驚的場合或對話裏面，也可發生作用的。

『其次，我們要講到句的連帶成分和附加成分。連帶成分是僅屬於述語的，因爲它是被動詞連帶的名詞或代名詞，和動詞合成一個述語，和其他成分是沒有直接關係的。述語的連帶成分有兩種：

(一)賓語 賓語是他動詞做述語時的連帶成分。例如：

工人(主語)造(他動詞)屋(賓語)。

(二)補足語 補足語是常跟着同動詞去說明主語的性狀的連帶成分。例如：

馬(主語)是(同動詞)有蹄類的動物(補足語)。

有一種他動詞，常帶着兩個賓語，這便是雙賓語。例如：

我(主語)送(述語)他(賓語)一本書(賓語)。

雙賓語可以分做：

(一)正賓語 直接受他動詞的影響的。

(二)次賓語 間接受他動詞的影響的。

在應用的時候，正賓語常在後面，次賓語常在前面。如上面所引例子，「書」是正賓語，

「他」是次賓語。

『什麼是附加成分？』句的附加成分，是附在句的主要成分或連帶成分上面的，它的功用，在使

一個意思表顯得分外明白。這也可以分做兩種：

(一)形容附加語 附加在一切名詞或代名詞所成的成分上。例如：

一位勇敢的青年(名)救了那個苦孩子(名)。

「一位」和「勇敢的」都附加在名詞「青年」上面，「那個」和「苦」都附加在名詞「孩子」上面，所以都是形容附加語。

(二)副詞附加語 附加於動詞及一切形容詞和其他副詞所成的成分上。例如：

許多很辛苦(形)的工人非常忙碌地(他副)做(動)着工。

「很」是附加於形容詞「辛苦」的上面，「非常」是附加於其他副詞「忙碌地」上面，「忙碌地」是附加於動詞「做」上面，所以都是副詞附加語。

『還有一點是，領位與副位。凡名詞或代名詞不作主語賓語或補足語用，而作形容附加語用的，叫做領位；或作副詞附加語用的，叫做副位。』

(一)領位 凡名詞或代名詞用作領位時，往往以後置介詞「的」或「之」為介紹。例如：

中華民國的(後介)國旗是代表中國全體民族的。

「中華民國」「中國」都在領位，「中國」下面省去介詞「的」字。

(二)副位 凡名詞或代名詞用作副位時，往往以前置介詞為介紹。例如：

教師用（前介）粉筆在（前介）黑板上寫字。

「粉筆」和「黑板」都在副位，它們的介紹者為介詞「用」和「在……上」

「最後，說到句的種類和性質。在種類上劃分起來，有單句複句的分別。如我在開頭一段所舉的例：

「哥哥到外面玩去了。」是單句。又如：

「春天來了。」也是單句。

什麼是複句？複句是集合二個以上單句的一組句子，表示一串相關聯或相依附的意思的。例如：

「春天來了，百花開了。」這是說明相關的兩種現象的。

「他在學校裏，品行也好，功課也好。」這是列舉同屬於一人的二種優點。

「自從他死後，她沒有一天笑過。」是表示時間的關係。

以上都是關於句的組織上的分類，大體都講過了。

沈先生停了一會，再接下去說：『現在我再來講講句的性質上的分類：

(一)直述句 是說明一件事物的動態或性質的。例如諸位現在讀的第三册初中國文上的：

東北淪於日帝國主義已十六閱月矣。——淞滬戰役之意義

革命垂成，百廢俱興。——祭中山先生文

想起來，現今的日本，是可怕的國度。——獸子

(二)疑問句 是表示一種疑義，用詰問或探問的口氣寫出來的句子例如：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敬業與樂業

做苦工，難道不做工便不苦嗎？——敬業與樂業

我怎麼捨得你呢？——綠

(三)祈使句 是表示命令、希望、或請求的。例如：

汝倘有靈，可能告我！——祭妹文

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辭

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郭老僕墓誌銘

(四)感嘆句 是表示傷感或贊美。例如：

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郭老僕墓誌銘

唉！止水的下層，止水的下層；我們將如何？——止水的下層

則吾絕望爾矣！——教條示龍場諸生

鮮美呀！鮮美呀！——快閣的紫藤花

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快閣的紫藤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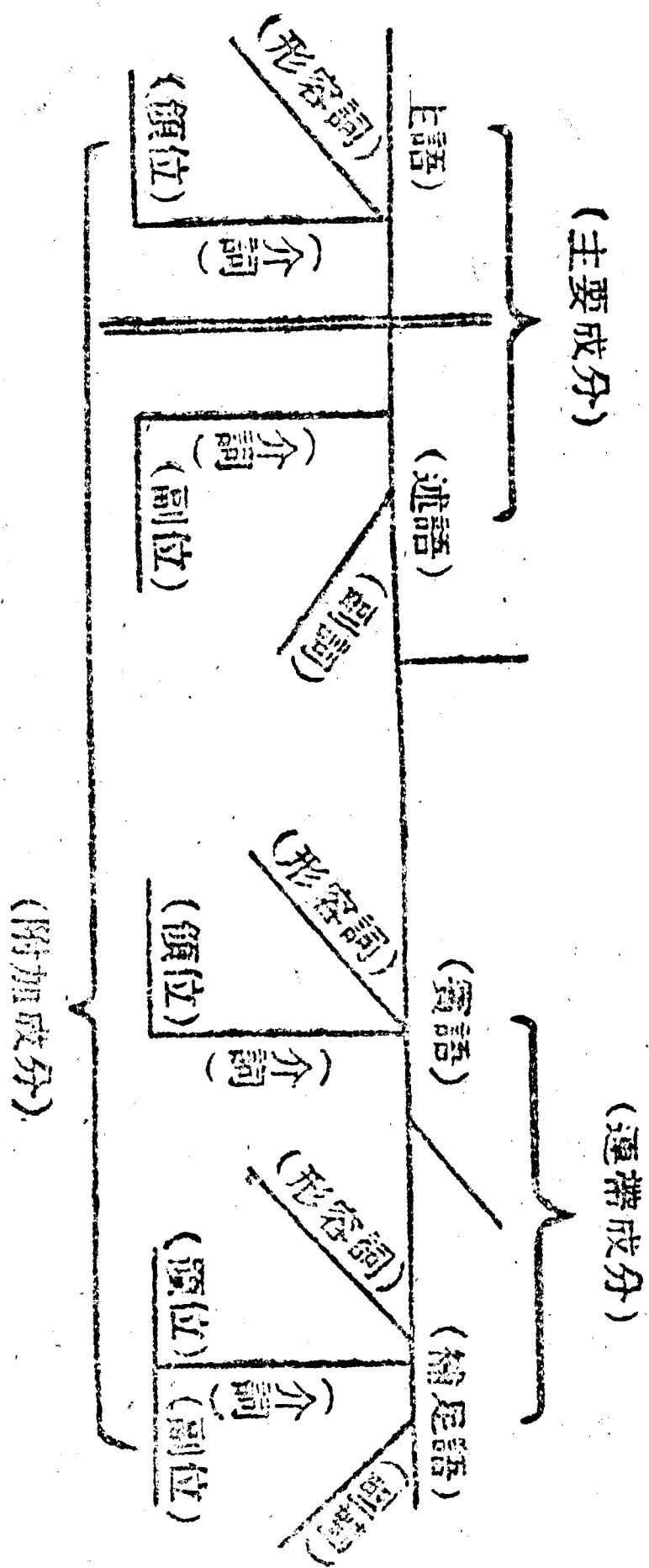
沈先生一面講，臺下的學生們一面吞連連跟着翻尋所引的課本上的例證，覺得很有興趣。這時，鈴卻響了。沈先生只得邊收拾自己講臺上散亂的參考書，邊說：

「句的圖解，只好留待下次再講了。」

二七 句的圖解

轉眼又到星期五了。

沈先生走上講臺後，就吩咐大家預備用品，作抄表之用。隨手用一枝丁字形大尺，在黑板上對照參考書畫着下面的圖表：



沈先生畫好後，望望黑板，又輕輕地吁了一口氣說：

『這是一個單句圖解法的公式和程序，也就是我在本星期二所引證的許多句法歸納起來的一個總公式。』

『我們要知道，圖解法是分解句子成分最適宜的方法；也就是使我們更能深刻認識『句的結構』的一個好辦法。——它是用圖解來代表各種詞類和成分的名稱的。現在，讓我把圖解線的用法作一個說明罷。』沈先生在講臺上摸取一根事先帶來的手杖，忙亂地重重的敲着黑板，倒引得大家忍不住吃吃地笑了起來。

沈先生詫異地向大家看了一眼，然後又重重地邊敲着黑板邊說：

『（一）主要的橫線，這是表示句子主要成分的線。橫線上面是句子的主要成分，下面是附加成分。』

（二）主要的縱線，這是句子主述分部的一雙縱線。縱貫橫線中部的。縱線左上角是主語的地位，右上角是述語的地位；左下角是主語的附加成分，右下角是述語的附加成分。

（三）連帶成分線，賓語線於述語右方的橫線上作垂直線，補足語線作斜線。

(四)附加成分線 形容詞於橫線下作左斜線領位作左折線副位作右折線

『現在，我們來根據上面的公式，作進一步的句的分解。——哦，這個總表諸位都會畫下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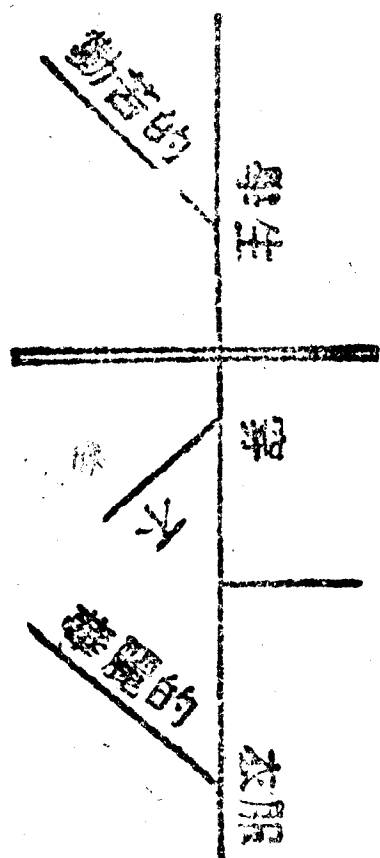
陸先生又敲敲黑板面，朝大家說。

『畫下了。』大家齊聲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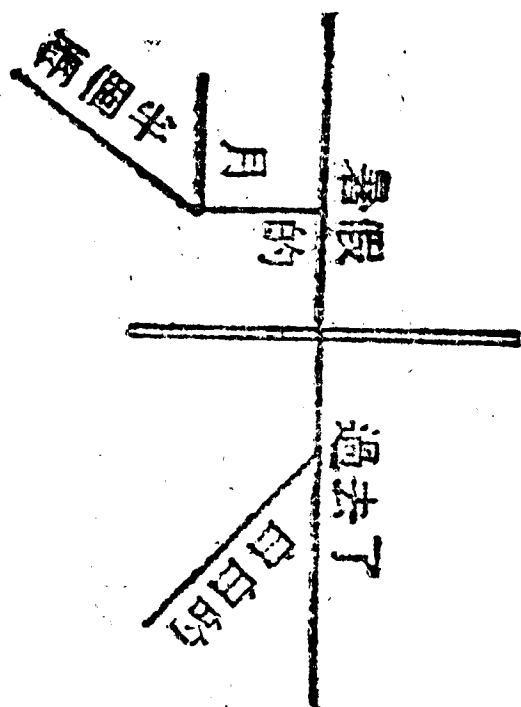
『那末，現在就再請諸位跟我接着畫下去吧。』陸先生說到這裏，迅速地回過頭去，揩好黑板後，又沙沙地寫上：

(一)單句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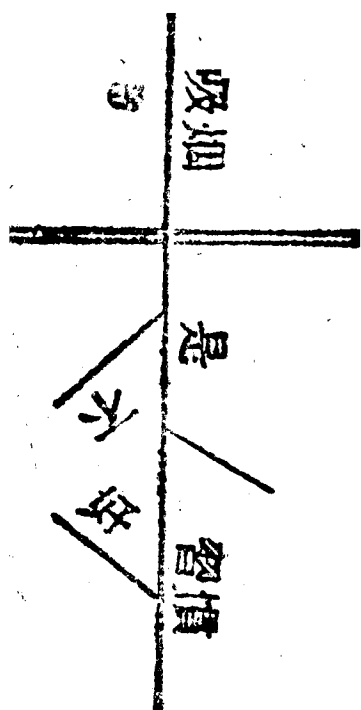
例一：勤苦的學生不穿華麗的衣服。



例二：兩個半月的暑假白白的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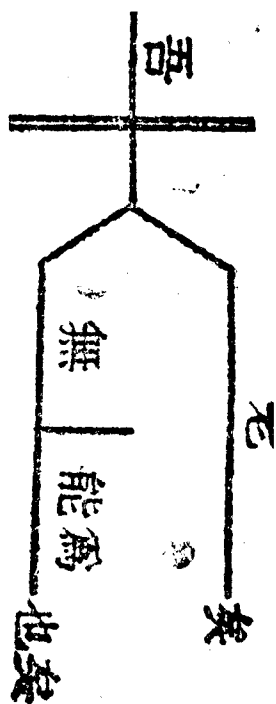


例三：吸烟不是好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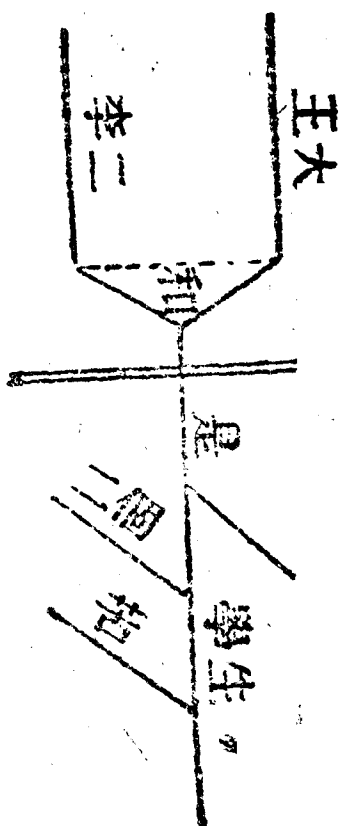


(二) 複句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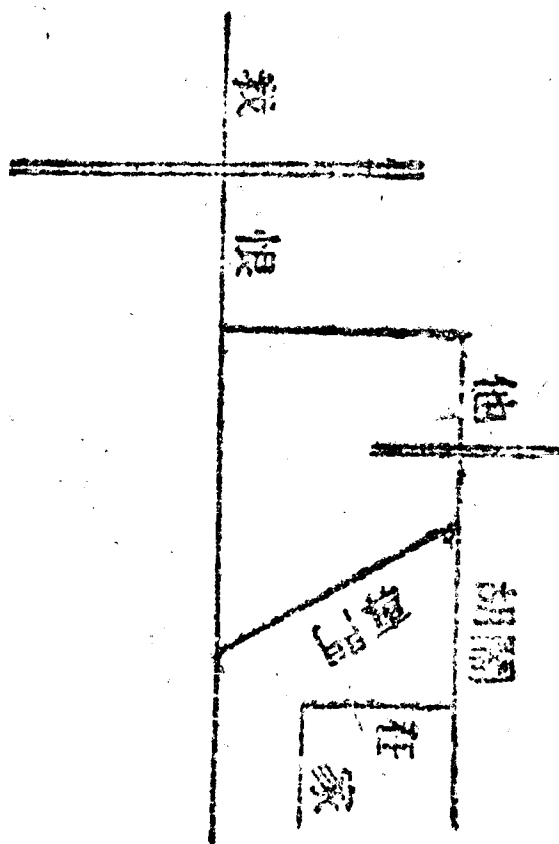
例一：吾老矣，無能爲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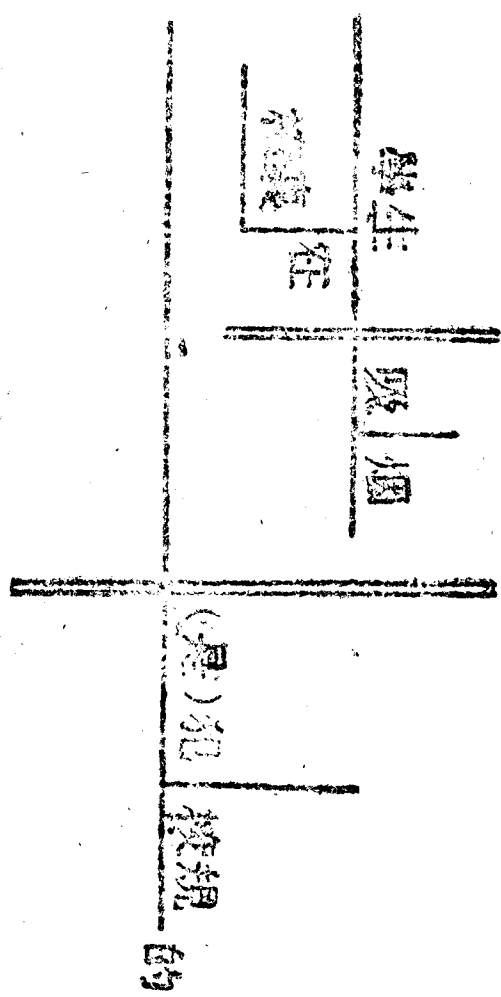
例二：王大和李二是二個苦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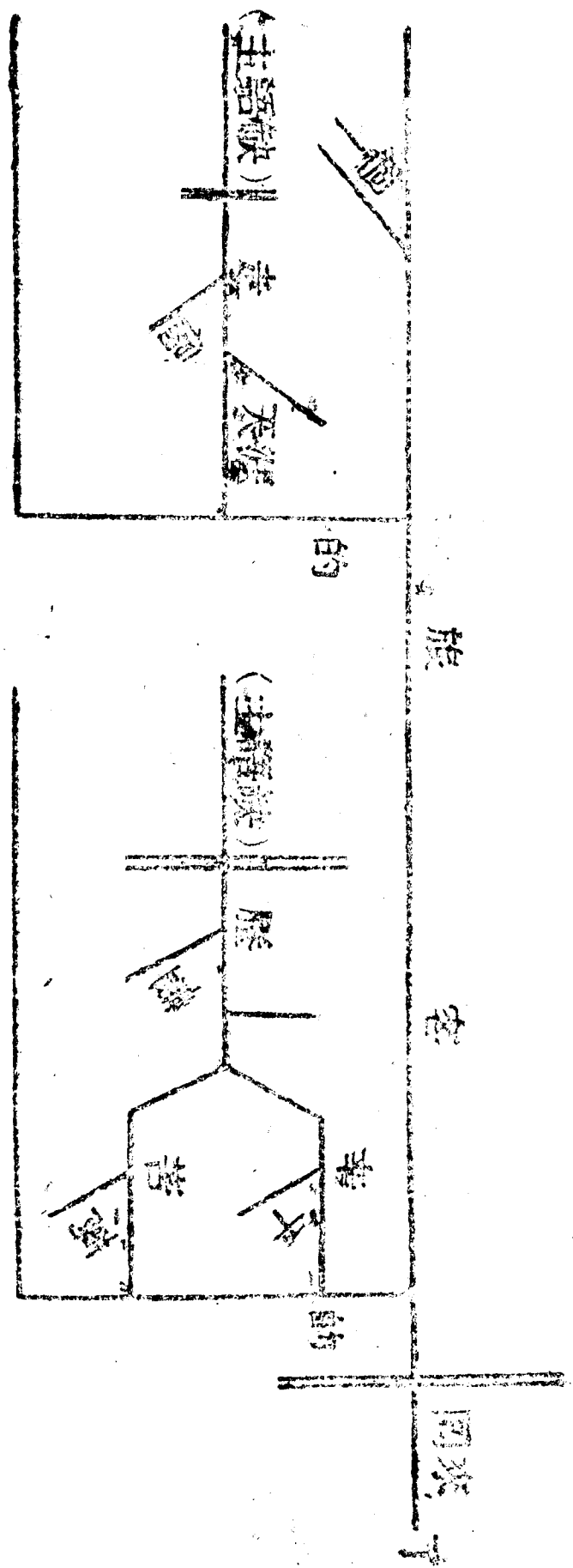
例三 我假使專門在家開門。



例四：學生在校裏吸煙是犯校規的。



例五：一個走遍天涯歷盡千辛萬苦的旅客回來了。



沈先生費到這裏，從他那不時用手帕按拭着前額的汗珠一點上，可以知道他是累了。當下課的餘聲靜止後，沈先生問：

「上面這些圖解，各位一看就懂了吧！」

「懂了，先生。」一個滿足的和聲在回答。

二八 辯論會

S 埠秋季學生運動會舉行的第二天。

養正中學的錢定邦，因參加競賽的時候腳踝受傷後，引起了全校的論爭。

雖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見，但大致歸納起來，是可以分做贊成競賽與反對競賽的兩派。

沈先生提議，應該把這個問題作一次公開的辯論，得到自治會學藝股的擁護。於是定期在本

星期六下午二時舉行。

辯論會似乎是更能吸引聽衆，還不到開會的時間，大禮堂裏面，人已擠得滿滿的。

依照黑板上所揭示的，大家知道：

題目是：『競賽運動應否廢止？』

辯論員是：張蘋和周文英。

文英在熱烈的掌聲下，踏上講壇，開口說：

『今天辯論的問題是：『競賽運動應否廢止？』我是主張不應當廢止的。講到這個問題，就

我們推想到引起這個問題的起因，是參加這次運動的本校選手錢定邦受傷一同事。是的，運動的極終目標在於身體的健康，這次定邦同學卻因為了身體的健康，反而損害了他的健康，確是值得惋惜的事。可是，我們應着眼於遠大的問題，而不應因走向一個遠大的前途中，受了一點小小的挫折就把前途也拋棄了。因此，我認為定邦同學的受傷，只是一個很細小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細小問題，牽連到提倡運動的競賽方法有什麼不應存在的大問題上面去。

『我要說：競賽運動非但不應該禁止，而且要積極地提倡。理由在那裏？』

『第一，競賽運動是能夠刺激大家的競爭心，使每人都有努力鍛鍊身體的興趣；第二，使體格強健的同學會更進一步的努力；第三，可以養成身體健全的模範人才；第四，競賽勝利，報紙騰載，個人及學校名譽因此提高。』

『綜上幾點，我們就能夠知道：競賽的利益是很大的，即使有一點小小的弊害，是不成為問題的。因此，我們不但不能廢止競賽運動，而且應當多多舉行競賽，使大家能夠得到普及的健康利益！我的意見完了。』

文英剛剛走下臺去，張蘋就匆匆的在掌聲中出現講壇。她說：

『我是反對文英同學的意見的。我認爲競賽運動應該廢止！我的理由是：競賽運動有種種的流弊，因爲競賽運動的結果，不但不能如文英同學所說「能夠刺激大家的競爭心，」事實上恰恰相反，它只能使少數人變成畸形的肌肉發達，而使多數人沒有參加競賽的希望。又能使因競爭心烈而發生惡感，和這次定邦同學受傷類似的意外危險，以及種種不道德的行爲。

『比如說：有一個同學長於足球，他只是每天練習足球，旁的運動都不管了，結果呢？就形成各部肌肉不能平均發育。

『又如本埠的一個學校球類比賽，歷屆都得着錦標，是大家都聞名的。可是，這個學校儘有許多學生疾病連綿，大部份學生又都體格衰弱，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至如這次的運動會，雖是開幕僅有幾天，我們不是目擊：有一次，某校和某校的籃球賽幾乎打起來了，結果各在報上大登啓事，彼此相罵，騰笑全市。某比賽隊在比賽時，故意破壞規則，從中取巧，因爲嫉視敵隊的緣故，常發生損傷對手的事情。此次我校定邦同學的受傷，更不僅止於文英同學所說的「值得惋惜」啊！雖然定邦同學的輕傷，很容易醫好，但我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意料得到的損失，一個痛心的損失。如若提起校譽是否真能抬高，就請看看報上相罵的啓事也夠了！根據

上面的意見，應該承認文英同學的意見，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理論！」張蘋講到這裏，握緊了拳頭，在空中揮擊。當大家想到她們原是最要好的朋友，竟在辯論時怒目相向，不禁哄堂大笑起來。

張蘋這時，只得咬着嘴唇，暫停一下後，接着說：

「一個錯誤的理論，如果說，只能引起所謂『小小的弊害』，是誰都難以致信的。所以，廢止競賽運動，纔是一個真正的，使大家得到普遍健康利益的正路！」

張蘋講完，態度從容地朝大家行禮後，在輕快的笑聲和掌聲的交響中，走下臺來。這時，沈先生忽然走上臺來說：

「自治會付託我在今天的辯論會上作結論，我不得不上來說上幾聲。兩位同學辯論時的聲調和姿態，都說得上不錯，這不是今天必須說的。要說的是在辯論的內容方面：

「說到內容，張蘋同學是比較更具體，更能提出確證。所以，她的話是更能動聽，更覺理由充足的。當然文英同學也有文英同學的理論做基礎，但我們今天不能不得出下面的結論：

「現時盛行的選手錦標制度，是不很合理的。因為體育的目的，在於普遍的健康，而不是個人的或某一集團競賽所得的榮譽。如果我們所需要的只是些撐場面的彪形大漢，或是腿粗手小的

畸形怪人，那就不必說了，否則，是應該改良的。那就是說：今後的運動，要從大眾的普遍的健康上着眼，競賽運動在方式上，不是賽跑，跳高，而是某一個集團，或某一個人的健康的均衡發展上。」

*

*

*

*

星期一第一課。

沈先生把一篇短短的東南山中看桃花記教完之後，看看手錶還差二十分鐘下課，就說：

『諸位對於今天所講這課有什麼問題嗎？或是還有關於國文方面的其他疑問，也儘管提出來討論。』

志誠突地站起來說：

『先生！我倒想起一個問題。比如上星期張蘋和文英的辯論，把它紀錄起來，當然是兩篇所謂辯論文。但是，辯論文要怎樣才做得好呢？』

沈先生吞下一口涎水後，說：

『嗯！這一個問題的提出，是很好的。現在趁尚未下課的時候，向諸位談談罷。』

『議論文是什麼？凡是以自己的思想做主體，評判意見的是非，學說的正確或錯誤，事件的』

不對——競賽運動應否廢止，就屬於這類。——並且希望旁人信從的文字，叫做議論文。

『議論術的重要在那裏？在心思方面，能使我們推理正確，分析銳敏和迅速。言語方面，說話能條理清晰，辭語豐富，得力，能以理服人，以情動人。精神方面，能不肯退讓，能自堅信仰。在知識方面，能多得知識，留心社會國家問題。』

『議論文和說明文是不能嚴格地劃分的。因為，我們日常說明一件事件，總多少要帶有自己的主觀的意見。所以，議論文和說明文，往往是麀雜在一起的。不過，議論文和說明文，在它們的本質上，到底是有分別的。』

『分別在那裏？』議論文的目的，是提出一個主張，用批評的方法，比較主觀的態度和有使人信仰的效用。而說明文，只在於說明與介紹事理，用的是比較客觀的態度，它的最大的效用，只是使別人知道某種事理罷了。

『議論文要注意選擇題目。它的題目大都要有斷定的語氣，要成爲一個句子，不僅僅是一個單詞。譬如：「精神文明，」「競賽運動，」這只是一個單詞，作爲說明用的說明文，可以用得着它；如果改成「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孰優？」「競賽運動應否廢止？」就可以作爲議論文的題目了。

『議論文的題目，只要含有斷定的口氣，無論你說，「張三是李四」或「張三不是李四」都可以。「張三是李四」是肯定的題目，「張三不是李四」當然是否定的了。例如：

競賽運動應該廢止——這是肯定的，正面的。

競賽運動不應廢止——這是否定的，反面的。

『我們在選題的時候，範圍越窄狹越好，越具體越好。因為僅就上題來說，「競賽運動」是有很多種的。如田徑賽、五項運動、球類，都是含有競賽性質的。這裏我們所說的「應該廢止」或「不應該廢止」究竟是指的那一種運動呢？這是我們應該先說清楚的。如果你選題不具體，或語音含糊的語氣，你的作品一定是失敗的！

『題目選好，就要進行文章的組織。議論文的組織，大概可分做三部份。我現在就把張頌同學前天的辯論詞做例子：他打頭就說：「我是反對文英同學的意見的。我認為競賽運動應該廢止！」——諸位以為這後一句話是議論文的那一部份？」沈先生看着大家說。

『是題目！』莫振華回答。

『嗯！以後她接着講什麼？』

『她說，文英的意見不對，競賽運動是有很多流弊的。』志誠說。

『是的。這就是議論文的一「引論」，所謂「開端」，就是開端先佈置一切。』沈先生又看着志

誠說：『往下她又說了些甚麼？』

『往下嗎？……她把因競賽運動引起的弊害，一一用實事舉例出來。』志誠又說。

『不錯。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提出了主張，並加上確切的辯證。——現在請張廣同學自己起來說，她在最後說了些甚麼吧。』

張廣羞澀地漲紅了面孔，站起來說：

『最後，我做了一個結論。我說，廢止競賽運動纔是一個真正的使大家得到普遍健康利益的正路！』

沈先生聽了，連連點頭說：『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結論是總括上文所論的一切或揭出議論的主要點，用最簡短的話，使別人留下一個最後的深刻印象。——因此，我又要提起，張廣在上次的辯論會較勝於文英的原因是：張廣的講詞比較組織嚴密，例證確實和結論有力！』

沈先生講到這裏，下課的鈴聲響了。

莫振華卻站起來說：

『先生，我們不要休息，還有一刻鐘再繼續下去好了請先生接着講下去吧！』

『哦，大家的意思怎麼樣？——好好。我就繼續簡單地講完它吧。』

『剛才講過，議論文中最重要的是「例證」。』

例證依性質而分，共有四種：

(一)因果論 以原因來證明結果。例如：

月暈(原因)而風(結果)，礎潤(原因)而雨(結果)。

中國因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原因)，所以經濟一天天地衰落(結果)。

(二)例證論 以大部分來推論全體。例如：

上次因為下大雨，他沒有來(事例)；這幾天的雨比上次還大，他當然更不會來了。

(三)譬喻論 譬喻論和例證論相像，不過例證論是引用和結論相同的事例做證據，譬喻論卻是引用和結論相似的事例做證據。例如：

(一) 加熱於蒸氣機關，則機關運轉，故熱可轉成運動。(這是例證論)

(二) 好像蒸氣機關底運轉上需要石炭一樣，生物在生活上也需食物。(這是譬

喻論)

(四) 符號論 因果論是由因推果，符號論是由果推因。例如：

你平日不善攝生，身體自然衰弱。(這是因果論)

你的身體很衰弱，可見你平日不善攝生。(這是符號論)

『現在，我們要講到論證的方法。論證的方法的基本法式，只有演繹法和歸納法用得最多。

(一) 演繹法 也叫做三段論法，是根據一個普通的原則，來推論這個原則中所包括的一個題目的一種論證的法式。例如：

要是人，則必有情(大前提)；

無情(小前提)，

故不是人(結果)。

這就是一種三段論法，也就是演繹法裏面的最普通最基本的形式。『要是人，則必有情』，

是一個普通原則；「無情」也是一個普通原則；應用這上面兩個普通的原則來論證「故不是人」這個結論。這是一個普通的排列方法，做起文章來，就常常有變化了。

(二)歸納法 論證和演繹法相反。它是綜合了各個體來引出一個普通原則的方法，也就是由部份而推論全體的方法。例如：

狗是要吃食物的，貓是要吃食物的，蒼蠅是要吃食物的，人是要吃食物的……；
狗，貓，蒼蠅，人，都是生物，

所以生物都是要吃食物的。

歸納法有完全和不完全的兩種：

完全的歸納法，凡所根據的實例，都可以實際試驗出來。比如說：「我有五個朋友，個個都是很忠實的。那末，我們就可以做個結論：『我有五個朋友，都是很忠實的。』這就是完全的歸納法，因為這都是實在的例證，所以證明也是完全正確的。

不完全歸納法，就不完全根據實例。譬如說：「凡是朋友都是忠實的」這就是一個不完全的實例，因為朋友忠實的固然很多，但不忠實的也有，所以這種論證，是不完全的歸納法。

歸納論證法在辯論應該注意：一是各個實例的集合須普遍而沒有反例的；二是結論，所概括的要有因果的關係。

『最後一點，就是證據的來源。現在我要請問諸位，證據是從那裏來的？』

『我以為是實際調查或詢問得來的。』張蘋站起來說：『比如我上次的辯證例證，都是實際的耳聞目見的材料。』

『我的意思，不僅是這一點——除耳聞目見之外，還要得力於書報的閱讀，和用自己的理智加以思考纔行。』周文英說。

『好。把兩位同學的意見，合併起來，就是論證的來源了。——關於議論文的做法，今天所講的，已大體概括無遺了。』

沈先生匆匆的走出教室的當兒，第二課上課的鈴已響了。

二九 擬人和擬物

『古時候豬子們會唱歌，

擬人和擬物

猴兒們會嚼淡芭菰，

母雞們身上常帶鼻烟壺，

鴨子們喳喳信口呼！』

張蘋讀到這裏，不禁撲刺一聲笑了起來，惹得全圖書館的閱覽人，都回過頭去，向她奇異地看一眼，又使她心裏感到不安了。——當她想到這厚厚的一冊趣味的故事，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讀完的，她就隨手在借書卡的書名和借閱人空格下填上：

『Short Story of English 張蘋』之後，挾了書走向自己的宿舍。

於是，她也不問日光已漸趨幽暗，只管斜靠在自己的床上，繼續讀着：

有一隻老母猪，生了三隻小豬，因為她不能養活他們，便教他們出去尋他們的運氣。第一隻小豬走了出去，遇見一個人帶着一捆草，便對他說：

「請你把那草送給我造一所房子。」

那人把草送給他，小豬使用它造了一所房子。不久來了一隻狼，敲他的門，說道：

「小豬，小豬，讓我進來。」

「本不用我下巴，下巴，下巴上的鬚子來發誓。」

於是張頌回答道：

「那麼，我要眼氣，我要脹氣……」

張頌讀到這裏，忍不住哈哈大笑。

「怎麼啦？半睡半醒的文英從牀上翻身起來說：『有什麼好笑的啦？』」

「你要看嗎？怪有趣的，三隻小豬的英文故事。」

文英連忙跑過來，搶了張頌手上的那本書，看了一下說：

「啊，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像這種以物比人的故事，我們中國的故事或文章裏面也多着呢！」

「那麼，你就指出一點給我看看吧，我倒從來不曾留意呀！」

「你看吧！」文英隨手在桌上拿一本現在正讀着的初中國文第五冊，指着醉翁亭記中一句給張頌看。那是：

樹林陰翳，鴉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文英又說書以後應指出下面的文句：

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聳之狀，——一七〇頁。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如絕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一七六頁。

張蘋看了連連點頭說：

『這種以物比人的方法，是很動人的。它能使我們對於所描寫的事物，發生親切感覺；又能使我們得到更深的理解和興趣呢！』

文英接口道：

『此外，還有一種以人比物的方法，譬如我們從前讀過的木蘭辭上不是有：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又如，西廂記上：

桃臉兒通紅，櫻脣兒青紫，玉筍纖纖不住搓。

「這都是與人比物的例子呵！」

「是的，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張蘋站了起來，一面拂平自己衣服上的縐摺，一面說：「這種物相比的方法，在寫作上應該怎樣處理呢？」——我倒很願意向你請教呀！」

「啊啊！你不必笑話啦！——我看，定邦是修辭學專家，他或許懂的，我們去問問他看，好嗎？」

「好的，走吧！」

當她們走到了定邦的房間，定邦卻還是半躺在床上。

文英打頭問：「你受傷的腳，快好了吧？」

定邦快慰地回答道：「快好了，只是目前略為有點行動不便罷了。」

「哦！我和張蘋有一個問題來請教你，不知道你會討厭嗎？」

定邦接着連搖頭笑笑說：「啊啊！客氣什麼？什麼問題，你說吧！」

張蘋連忙把帶來的英文短篇故事和初中國文翻給定邦看過，又把自己和文英談話中的舉

例一一說明了。

定邦說：「文英同學所舉的例子是不錯的。在修辭方面講，前一部份是叫做『擬人法』，後一部份是叫做『擬物法』。譬如：

這座屋子的年齡現在已三十九歲了。

這是我們在談話或做文章所常有的一種修辭法。因為它是把事物的動作或情狀當作有生命的人的動作或情狀來述說的緣故。——擬人法中還有一種叫事物開口說話的方法，這不但把事物的動作、情狀，比擬做人的動作、情狀，簡直把它當作人來處置了。這時候，為要使非人的事物像人，往往在事物的稱呼上加附着像人的稱呼。比如這篇英文故事上的老母猪教小豬們出去尋運氣就是一例。又如：

「小爾點見了河伯伯，覺得自己很小，便問他道：『河伯伯，我為什麼這樣小？』」

定邦說到這裏，大家都忍不住輕快地笑了。

定邦歇了一口氣，又說：

「後面這一點，你們也是知道的。把事物當作人來處理的是擬人法。相反的，我們在談話或文

章裏面還有一種把人當作事物來處置的方法如把「教師」說作「留聲機器」把「守財奴」說作「洋鐵箱」以及把「女子」說作「花」之類都是；這可叫做擬物。再從我們讀過的文章中舉例，如：

我若是燈，我就要用我的光明來照徹黑暗。

又如你們倆說的木蘭辭中的一句，也屬於這個例子。

『但是，擬物的說法，不如擬人的多見。而且用到談話或文章裏面，也只是部份的，不像擬人法可以應用到全部上去。』

『那末，在那一種情狀下，這種法則才可以適用呢？』張蘋興奮地詢問着。

定邦回答道：『擬人和擬物，是兩種積極的修辭方法。它參雜作者的心情之處是比較多的。所以，只適用於情感飽和、物我交融的情境。若在沒有飽和的情感，物我二者應該明白區別時漫然運用，就不自然了。』

定邦談到這裏，自修的鈴聲響了。張蘋和文英向他道了聲「謝謝」回到自己的宿舍，準備明天的功課去了。

三〇 最真實的表白

景波在三個月之前，已由一個失學年餘的中學生，變作一個百貨商店的小職員了。

他每天忙於店裏的雜務，得不到一些休息，只有在大街上的商店幾乎都上了排門的時候，才算能有一點屬於他自己的餘暇。他在這時候，大致是撥弄一會兒算盤，翻出那幾本已經破碎的學校教科書，略讀一下。然後，寫上一天的日記，生活是很緊張的。

最近，他又感覺到寫信也是經商及探討知識的必具技能，非得好好的研究一下不可。於是，他寫了一封關於討論書信作法的信寄給S 埠養正中學的老同學們，一星期之後，他竟得着一封厚厚的回信。

於是，他喜得什麼似的，把信拆開來讀着：

……關於你的討論書信作法的來信，我們——定邦、志誠、振華、張蘋、文英五個人，曾經作了一次共同的討論，並請沈先生從旁指導過。連你的意見包含在內，我們可以說，算是得出了一个很正確，而合乎需要的結論了。——只是有一點會出乎你意想之外的，那就是：日記文的

作法，也在討論之列。我們想，日記對於自學的人，效用更大。你或許不會不歡迎吧！

書信和日記，是應用文。因為，凡是社會上一切文字，都是爲了應用而發生的。那末，所有的文體，不都全是應用文了嗎？——這句話是對的。不過，我們從狹義的範圍來講，就只能提到：日常生活常常應用到的信札、契約、公文等等上面去。

公文、契據等的應用文，此刻沒有討論的必要。書信和日記文，是我們在自修與應用方面不可缺少的文體。

書信文是傳達出自己的思想情感的工具。它不但可以當作自己一切關係方面傳達話語的東西，而且無論說明文、議論文、抒情文、小品文、敘述文等，都可以用書信體裁寫出來。所以，書信體，已差不多成爲一種寫作上最普遍的文體了。

譬如我們在讀別人的作品的時候，往往愛讀用書信體裁寫成的創作。不但這樣，就是一種理論的文章，如果是用書信體裁寫的，就更能引起我們的興趣了。

因爲，書信文既是傳達思想的工具，也就是作者思想的反映，在別種文體中寫起來，給種種形式所限制，不能沒有顧忌，而在書信文裏，作者是有着較大的自由，表白自己真實的思想。

的。

試看，郁達夫在給一個流浪的湖南青年的覆信上論革命說：

『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罷，去製造炸彈去罷！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那你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

書信體也有時是作者個性和生活的流露。例如：

『……廿七晨，我未明即起，望見江上片片祖國的帆影，我已不能再睡覺！我俯在圓窗上看滿月西落，紫光欲退，而東方天際的明霞，又已報我以天光的消息！母親，爲了你，萬里歸來的女兒，都覺得這些國外也常常看見殘月的朝輝，這時卻都予我以極濃烈的慕戀的情意。』

母親，我只是一個山陬海隅的孩子，一個北方鄉野的孩子，上海實在住不了！長裙短衫，蝴蝶般的袖子，油光的頭，額上不自然的剪下三四縷短髮，這般千人一律，不個性的打扮，我覺得心煩而又畏怯。這裏熱得很，哥哥姊姊們又喜歡灌我酒。前晚喝的是「大宛香」，還容易吞下，是夜是「白玫瑰露」，真把我吃醉了。匆匆的走上樓來，和衣而臥，酒醒已是中夜，明月正當着

我的窗戶，朦朧中記得是離家已近，才免去那「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悲哀。

母親，你看我寫的歪斜的字，嫂嫂笑說我仍在病酒！我定八月二夜北上了，我愛母親，我怕熱，我不會吃酒，還是回家好。

這封信轉給小朋友看看，亦不妨事罷？

還家的女兒上 七月卅日上海

——冰心寄小讀者

你想：像這樣一封信，雖是平常的家信，而信中女兒的天真，溫柔的個性，以及她的日常生活，都一覽無遺了。

我們又常常在一封短短的信裏，可以把握到一個人的全部思想，例如，一八八九年代，安東·契訶夫給卜李矢起耶夫的信說：

『我不是維新派，也不是守舊派，也不是漸次進化論的信徒，也不是個和尚，也不是個漠不關心的人。什麼東西我也不願意，我只願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可是我悔上帝並沒有給我這樣力去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

我們看了，就可以了解他思想的全部，是做一個「自由思想家」

「最真實的表白」

關於某種觀念的誘導或發揮的，有下面兩個例子：

「九月二十四日季老弟左右：沅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

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

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

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

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為第

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曰謂己有天命，謂敬

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

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益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

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余于初六日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

出，十日即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

慰耳。」——曾國藩家書

這是勸誘子弟，留心德性修養的書信。

「……你愛好文學，有志寫作，這是好的。你的趣味，至少比一般統統子弟……好得多，文學實不曾害了你。你說高中畢業後擬不再升大學，只要你畢業後，肯降身去就別的職業，而又有職業可就，我也贊成。現在的大學教育，本身空虛得很。學費、膳費、書籍費、戀愛費（這是我新近從某大學生口中聽到的名辭）等等耗費很大，不升大學，也就罷了，人這東西，本來不必要手執大學文憑的。愛好文學，有志寫作，不升大學，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惟有對於你的想靠文學生活的方針，卻大大地不以爲然。……」——夏丏尊致文學青年

這是對於文學青年的某種觀念加以勸導與發揮的。

書信文的效能是很大的，寫作方式也是千變萬化的。因爲作者儘可以隨自己的高興，把自己所想念的、知道的、感觸的、或懷疑的一切的一切，儘情地赤裸裸的告訴你所要告訴的人。所以，書信文，只要竭力使它簡單樸實，同時更要避免呆滯和刻板，就行了。

日記體較之於書信體，是比較簡單一點的，因爲書信是和人對談，目的在給別人看的；而日記體除了少數公開給社會以外，大部份只是獨白，給自己看的。

爲了日記體是一切文體裏的一種最簡單的形式。日記體的寫作方法，也和書信體相類

似，是非常真樸而且自然的。不需要虛飾，不會有破綻，只要隨隨便便寫出來，就是真的、好的日記了。我們初學寫作的人，最好常用日記體寫作。許多大文學家的處女作，就有不少是用日記體寫成的。因為日記體最便於寫作，最富於趣味的緣故。

講到日記文的意義，是很重要的。因為日記文是天天記載個人的生活情況，能使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活紀錄和思想，有時加檢視的機會。譬如說：我在昨天的日記上寫過，自此以後，每天須寫大字一張、小字一張，以及待人要和愛等等，到了今天晚上再記日記的時候，我就要檢視自己在昨天和今天這兩天裏面，字寫過嗎？共寫幾張？我在待人接物方面，是否有粗暴的舉動？是否很和愛？這樣一來，如果你一點不懶惰，天天不間斷的記下去。那末，你就會天天在改正你的錯誤的思想、行動，不用說，你就得到了大大的進步了。

再說，如果你一點不懶惰，天天不間斷的記日記，那末，你就自然而然的養成了一個喜歡寫作的好習慣。因為即使你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你若很久不動筆，你一定為感到不知從何處說起。你現在天天做日記，那是會使你把作文練習得更好起來的。

日記體裁，是絕對自由而全無拘束的，所以在日記裏面，常有把許多考據、經驗、感想等等

插敘進去這樣一來，它就不僅是私人文件，而是很有意義的歷史資料了。——周作人曾舉汪靜思的痛癢夢痕錄作爲實證。那是：

「乾隆二十年（1755）項下有這幾句話：

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三百錢，丐殍載道。

同五十九年（1794）項下，又記着：

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十四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十六文，即有餓殍，今米尚貴而人尚樂生，蓋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蝦蔬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糊口。」

諸如此類的日記，就不僅是日記，而被人當作寶貴的史料了。

最後，我們引證幾位作者關於書信與日記文作法的幾句話寫在下面，作爲討論的結束。

「日記和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爲比別的文章更鮮明地表現出作者的個性……我自己作文覺得都有點做作，因此反動地喜歡看別人的日記尺牘，感到許多愉快。」

「最真實的表白」

「日起的文字，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陳套；要作好日記非體味吟味實生活不可。所以從日記去學小品文，是很適當的。」

景波讀完這封長信，不禁仰望天上的浮雲，輕鬆地吐一口氣。

這天晚上，他在日記上，記下了下面幾句話：

「今天接着老同學們關於書信、日記文作法探討的回信。從那封經過沈先生指示下的共同討論後，可說是完美無缺的文件上，我得到了不少的教益。——啊！遠在南國海濱的我親愛的先生及兄弟姊妹們呀！你們不以我的低劣的社會地位、我的簡陋的學識為可鄙；竟是伸長了你們熱誠的手，給我以許多寶貴的鎖鑰。那是多麼值得心感的！——我禁不住在這北國的淒幽的夜空中喊起來了。」

三一 論小品文

一週以來，養正中學充滿了緊張的空氣。縱使每當黃昏前後，球場週遭的叫聲與宿舍裏面的胡琴聲相應和的盛況，已部份地顯得沉寂起來，一部份的學生的內心，卻從來不會沉寂過。相反

地試從他們拉長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他們是正在進行着一個勝過球門十百倍的戰鬥呀！——不是嗎？有誰不在心的深處，浮現着：

『能夠畢業嗎？』這一句話的陰影呢？

正在定邦志誠起勁的準備會考課程的時候，沈先生卻輕輕地推開房門，蹣了進來。
『定邦，連沈先生坐下了。說：

『先生很久沒到我們這兒來談談了。』

『沈先生臉上，浮起一層淡淡的傷感。『幾天來你們很忙，我卻感到孤獨了。』

志誠說：『先生，你以為這次會考，我們一班人有點希望嗎？』

『你們自己想想看呢！』

『我們嗎？』志誠停了一下說：『我想總可以過去呢。』

沈先生看着志誠堅決的面部表情，心裏感得一點安慰。和藹地說：

『是的，但願可以過去。只要可以過去也就行了。因為社會所需要的是真才，不是文憑，文憑是大的效用，不過是表示你具有某種資格罷了。』

這時，志誠和文英推門進來，嚴打瞌睡，手裏正拿了一張當天的報紙副刊。

當他突然看見沈先生也在房裏，立刻放輕了腳步，笑嘻嘻地把那份副刊攤在桌上，指着：

『志誠，文英及其他』那個奇異的標題，向沈先生問道：

『這些題目奇異，內容精彩煥發的文章，大概就是先生所說過的小品文吧？』

『是的，報紙副刊所登載的，都是小品文。』

『小品文是誰都歡喜看的，』志誠插嘴說：『第一，是它的短，每篇自二三百字到一千字以內。因為現代人的生活，是很繁忙的，過長的東西，就很少有機會去讀它；其次是它從題材到內容性質，全然自由，可以議論，可以敘事，可以寫景，也可以抒情，絕不受何等的限制。正因為這樣，卻給予讀者多方面的銳利的觀感，發人的趣味的內容所吸引住了。』

『志誠的話很對。』沈先生輕咳了一下，又吞進一口唾沫說：『所謂小品文，就是指這內容單純外形短小的文字來說的。小品文雖有敘事原理，但它的本質，是以抒情為主。深切而熱烈的感情，可以造成種種的大作品，即使沒有那麼熱切，卻也是以代表生活的一角的，要想把它保留起來，不讓它消失了，那麼小品文就是再好沒有的工具了。小品文形式雖是散文，性質實和詩歌相近。它

不能像尋常文字那樣的鬆散，也不能像詩歌那樣的緊湊。如只散文詩外，還有介在詩歌與散文之間的中和地域，小品文就是這地域上的一種新生的花朵了。

『所謂小品文，實即 *essays* 底譯語。大概都用短小的或片段的文章，來表現感想或生活的一部份的。』沈先生隨手在書插上取出一本初中國文第六冊，翻到十九課山中與裴迪秀才書，指着上面說：『請你們跟着我讀一回罷。』

那課文是寫着：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

北涉玄瀾，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疏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霧溼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

因歎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沈先生看看大家都看好了，又說：『這是古人寫景的小品文。——你們能舉出一些現代的模範小品文來嗎？』

『可以，可以，』定邦邊說，邊在桌上尋出一本青年文學自修讀本來說：『請看這篇郭沫若的奔流，這差不多是客觀的事物，和作者的情緒糅雜來描寫了的。』大家朝定邦指着的題目看去：

樓外的川上，江中的溪水，不分晝夜的流，流到平坦處，匯成一個小小的深潭，但是不斷的流，流到走不通的路徑來，又激起暴怒的湍鳴，張牙噴沫地作獅子奮迅。走通了，又稍稍遇着平坦處了，依然還是在流。過了一個急湍，又是一個深潭，過了一個深潭，又是一個急湍。它爲甚麼要這樣奔波呢？他那晝夜不停的吼聲是甚麼意義呢？他不是在求坦路嗎？他不是在求達到大海的坦路嗎？他在追求坦路的時候，總不得不奔流，他在奔流的時候，總不會沒有坦路。啊啊！奔流！奔流！一時的停頓是不可貪戀的，崎嶇的道路是不能迴避的，把頭去衝，把全身的力量去衝，把全靈魂的抵擋去衝，崔巍的高山是可以衝斷的呢！無理的長堤也是可以衝決的呢！帶着一切的支流一道衝去，受着一切的雨露一道衝去，混着一切的沙泥一道衝去，養着一切的鱗介一道衝去。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襟，任人們在你身上濯足，任人們在你身上佈網，任人們在

你身上航行。你不要躊躇，你不要介意，太陽是炎熱的，但只能蒸損你的皮膚；冰霜是嚴烈的，但不能凍結你的肺臟。你看那滔滔的揚子江！你看那淙淙的尼羅河！你看那密西西比！你看那萊茵！它們終各努力着達到了坦途，浩浩蕩蕩地流向了汪洋大海了！太平洋的高歌，在歡迎着一切猛進的流水！流罷，流罷，涇水不和渭水爭清，黃河不同長江比濁，大海裏面一切都是清流，一切都有淨化的時候。流罷，流罷，大海雖遠，但總有流到的一天！

「啊！這真是一篇力的作品，任何人讀了，能不給它那種堅強的毅力所震撼嗎？」張蘋讀完後，讚嘆着說。

文英又接着問：「小品文的體裁，既不屬於一種固定的性質，所以自成一種立體的類，就應有它的特徵。可是，它的特徵在哪裏呢？先生可以替我們解釋嗎？」

「這一點我會回答，」定邦興奮地用手揩敲着桌角說：「第一，是寫作態度的自由，它用不着你長時間去組織，也用不着多方面的思考。只須你高興，要談什麼，就談什麼好了。第二，是題材的擴張，它不像說明文的限於說明，議論文的限於議論，凡是一切題材，都可以應用到小品文裏去的。第三，是自我的表現，因為大部份的小品文，都是由於作者自己的生活實感，所以無論是抒情、寫景、或

議論，大概總不出乎作者自我的表現。」

『好了，問題越拉越長了，今天無意中就講上這麼久了。現在你們還是繼續準備考試課程罷！別給我耽誤了！』沈先生一面講，一面做着起身的姿勢。

張蘋和文英異口同聲說：『先生！先生！再講下去呵，我們畢業以後，怕大家很少有聽着先生講話的機會了！』

沈先生聽了，心裏感覺到三年以來日夕相處，親如子弟的學生們一旦要分手了，又不禁泛上一層淡淡的哀愁，只得重復坐下來了。他接着就說：

『那末，關於小品文的功用這一點上，你有甚麼意見提出罷。』

志誠說：『多作小品文，可以使文字簡勁有力，因為小品文都是不許可有冗長的篇幅的。這樣一來，我們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最精彩的部份了。』

這時，文英在沈先生的詢問眼光下，沉思了一會說：

『我以爲它也可以和書信、日記文一樣，能夠作爲習作長文的基礎的。』

『那末，張蘋的意思呢？』沈先生把略屈的頭向張蘋點了兩下。

『我嗎！我以為它是能提起筆就寫的東西，不需要長時間去思索，我們只要不放過一剎那的觀感，立刻寫在紙上，日子久了，就可以養成我們對於作文的興趣了。』

定邦接着又說：

『我以為：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活，不免常常去吟味和咀嚼，把這種生活的吟味，抒寫出來的作品，就是一篇最好的抒情小品了。久而久之，這樣的寫作成為習慣，是能夠增加我們對於生活吟味的力量的。又因為小品文對於個人的感想，眼前的景物，多是着眼於細小的部份，這種細小部份的捕捉，就無形中可以養成我們銳敏的觀察力了。』

『方才各位講的，都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現在讓我來講一點關於小品文作法方面的話。

『小品文因題材寬泛，抒寫自由，所以在寫作上除了各種文體上所用的方法，完全用得到之外，也另有它種種特殊的方法。』

（一）怎樣去攝取題材 這是寫作小品文時首先發生的問題。我們知道那是應當着眼于即興題材的擷取的。比如：我們有所感想，或對於自然景物的愛好，或是一種突然而來的幻想等等，我們只要努力去把握，都可以做小品文的題材。因為這樣，我們就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時刻去留

心體驗，唯有日常生活，所攝取的題材，才是最好的題材。

對於題材的選擇，要在許多題材中揀出最精鍊的一部份去表現。譬如說：我們要做一篇廬山遊記，就不如取爲白鹿洞覽勝或漫遊四大叢林。因爲前一題是適宜作敘述或描寫文的題目，後二題纔適宜作小品文的題材。至於表現的方法，自然更應當揀選題材中最精粹和片段的提鍊出來。

(二) 深刻的印象 在風景清幽的地方，會感到環境的秀美，更因此而引起自然的偉大的感覺。這是一種印象的感想。旁人讀了你這篇文章，對於一切事物，也會發生深刻的印象了。

(三) 有力的情緒 情緒是可以表現，也可以暗示的。但暗示比表現還要有力，因爲讀者想像力的活動範圍，由暗示而擴大了的緣故。但是，作者的情緒，在作品中全然沒有露出，卻是在字裏行間隱藏着，明眼的讀者，是能夠看出其中很有力的情緒的。

(四) 遒勁與機智 遒勁就是簡明有力，任何文章都應當遒勁，而在小品文裏，是愈加需要。遒勁是要從兩方面着手，一是材料方面，極力把無關緊要的材料刪去，留下最精鍊的材料；二是文字方面，要把冗繁的文字去掉。所謂機智就是要出奇制勝，不要沿習舊法。做文章要避免平淡，小品文尤其要有新鮮的格局，纔行。

忽然，房間裏電燈亮了起來，沈先生不自然地連眨了幾下眼皮，說：

『今天的談話，因為事先沒有一一準備，不能談得更詳細，只好待着後來萬一有機會的時候再補充了。』

沈先生欣然地別了他們，回到自己的房裏，扭開電扭，在燈光下沉靜地預備明天的最後一課上，要作的報告。

三三二 話別

今天，沈先生懷着一顆沉重的心，踏上講壇，臉上泛着一層不自然的微笑。

學生們的腦袋裏，充滿了緊張的惜別情緒和淒幽的哀怨。

沈先生用着似乎在今天特別模糊起來了的眼睛，習慣的向大家掃過一遍，正待發言，卻忽地感得背脊上傳來一片涼意，鼻管上顯然有點酸味。

最後，他只得努力掙扎着，用輕微的顫音開始說：

『今天，今天是我爲諸位，授最後的一課了。——到今天爲止，諸位已修足了初中三個學年的

學程。我和諸位相處的日子，已整整三年，在這不算很短的過程中，我們之間，已由生客而變為最好的朋友了！可是，今天以後，除了僅有的一部份同學，因家庭狀況較好或能繼續升入高中之外，我的大部份的好友，都將離我而去，這是如何令我難受啊！

『可是，仔細一想，我們是不能那樣「兒女情長」的，我打算在今天，給你們一些臨別贈言。——我是你們一個國文教員，除了國文方面的知識而外，很難給你們一點別的知識。』

『現在講給諸位聽的是文章的體類與風格——』

『講到風格，我們已是從「文字的」探討，進而為「文學的」探討了。』

『所謂體類 (Style)，又稱作風格。我們倘若看見一篇詩文，掩了它的名字，能夠知道這是誰作的，就是因為這篇詩文裏有作者獨特的風格的緣故。一個作者有一個作者的風格，尤其是成名作家。例如朱自清的「縝密」，茅盾的「洗煉」，魯迅的「遒勁」，古昔的文學家的作品，同樣是詞，而蘇辛與溫飛卿不同，蘇辛是「豪放」的，而溫飛卿是「綺麗」的，同樣是散文，司馬遷的「渾雄」，與陶淵明的「沖淡」，又不同。如果把讀過的一些散文、詩、詞，逐一給它們比擬，辨別他們的風格，也是舊有習的事。不過，有時同一作者，也會改變作風，所以文藝思潮裏面，常有前朝、後朝、

名目。

『體類』的名目很多，倘使彙集各種修辭學來看，當在二十種左右。這裏我們只列比較重要的八種。從「科學的」觀點看來，文法是最科學的，修辭格次之，作文又次之，體類更次之。因此我們對于體類有時是不能確指的，但顯然的作風卻可以一目了然。風格總是正面的，含有稱贊的意思，同時我們也可以用作貶詞。文學所以有派別之爭，大部由於各人偏狹的心理只看見一方面的緣故。比方雄健，自然是褒詞；但如我們稱它爲粗獷，就成爲貶詞了。

『現在把劉過的兩首詞做例子，』沈先生對照着他的手冊唸着：

龍蛇紙上飛騰，看落筆四簷風雨驚。

拂拭腰間，吹毛劍在，不斬樓蘭心不平。

這都是極其雄健的。

沉鬱——元參與維建的风格是不司的。雄健的风格是奔放，沉鬱的风格則是紆回。例如，鄭

鐸的回憶：

「回憶」呀！

讓「過去的悲哀」安靜地躺在墳裏。

永遠地安靜地躺在墳裏罷！

不要掘起他——

不要掘起他！

他是魔鬼，

是一個慣於撕裂人心的魔鬼呀！

「回憶」呀！

讓「過去的悲哀，」安靜地躺在墳裏，

永久地安靜地躺在他的墳裏罷！

他已經在過去的時候，

把我的心撕裂得粉碎了。

「回憶」呀！

請不要掘起他，

我的脆弱之心禁不起好多次的打擊呀！

雋逸——雋逸很容易與雄健相混。所不同者，雄健是沉著的，雋逸是跌宕的。雄健是既豪且放，雋逸是豪而不放。雄健沒有秀氣，雋逸則帶有秀氣。——請諸位靜聽我朗讀李白的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的中段：

行來北京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妝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

清新——清新也很容易與雋逸相混。倘以濃淡的程度來說，清新是較雋逸為淡的，不過氣象振作一些。在秀氣這一點說，則清新比雋逸要豐滿。

……鶴兒大約遊戲了一小時，說要回去了。我因了自己工作的關係，也不強留。妻將糕餅包了送給伊，又對伊說：「明天再來玩。在這裏的時候，天天都來。」鶴兒答應說，明天這時候再來。我送伊到伊家近旁，伊並不回頭看我，便急急忙忙的跑進去了。

第二天我同妻閒談着鶴兒的事，等伊再來；卻終于沒有來，想必因為到了不認識的人家去玩，被母親罵了，來不成了。第四天第五天，也沒有來，那時我感了風寒，睡了十天左右。到得可以出外散步的時候，無意中走過鶴兒門口，卻見那家已變了空屋，貼着招租的條子。鶴兒一家早已出發了。……日本·江馬修的小小的一個人這篇文章，充滿了清新之氣，雖然富麗，卻並不秀美，雖然質樸，卻並不淡泊。淡泊——淡泊與清新尤難分別。倘以濃淡的程度來說，清新是淡的，淡泊是更淡的。倘以內容來說，則清新對於人間世尚多執著，淡泊就完全是隱士的風度了。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日可讀。——司空圖詩品

這種閒適而淡泊的另一世界，人在裏面，惟有時雨、白雲、修竹、幽鳥、落花、飛瀑為伴，簡直可以忘掉一切。

富麗——富麗與雄健一樣都是很容易辨別的。一篇文章或是一首詩，我們一眼看去，滿目琳琅彷彿珠玉在前，不暇接應，這就是富麗。大約風格要是過於趨向極端，就反而不能討好。富麗的極

致就是雕琢。所以寫富麗的詩文，須要自然。倘若過於雕琢，就要失去活潑新鮮的生命。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露重，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司空圖詩品

「諸位看，這幅圖畫所包含的色彩，真是富麗極了，明媚極了；它所攝住的意態，可說是渾成極了，生動極了。」

正直——也是較易辨別的，宜於說理的論說文和質樸的敘事文，而不宜於抒情的文藝文。有時作者喜歡以正直的文體，在小說中，藉人物之口，大談政治時事以及哲理，或者以富麗的文體來作論說，也是偶然可以見到的。所謂正直就是明明白白，有條不紊，使人看得清清楚楚，不至於發生誤會。過於清楚，會弄得語無含蓄，自然也是不大好的。清楚又易流於淺薄，倘能「深入淺出」就是理想的正直了。

詩是歌的笑的好呀，還是哭的叫的好？換一句話說：詩的任務在讚美自然之美呀，抑在乎呼訴人生之苦？再換一句話說：我們應該爲做詩而做詩呀，抑或應該爲人生問題中某項目而做詩？這兩種主張，各有極強的理由；我們不能作極端的左右袒。

也不願作極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見：人生目的，不是單調的，美也不是單調的。爲愛美而愛美，也可以說爲的是人生目的；因爲愛美本來是人生目的的一部份，訴人生苦痛，寫人生黑闇。也不能不說是美。因爲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別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膚癢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暢快。像情感怎麼熱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極強，近於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張人生藝術觀的人，固然要讀他。但還要知道：他的哭聲，是一板三眼的哭出來，節節含着真美；主張唯美藝術觀的人，也非讀他不可。我很慚愧：我的藝術素養淺薄，這篇講演，不能充分發揮「情聖」作品的價值。但我希望這位情聖的精神，和我們的語言文字同其壽命；尤盼望這種精神有一部份注入現代青年文學家的頭腦裏頭。——梁任公

情聖杜甫

上面僅是全文的一個結論。你看他條理多麼清楚。可說是一篇極好的正直文了。

詭曲——詭曲就是正直的反面。正直是明明白白，詭曲卻是怪怪奇奇。莊周的秋水就是：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瀟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

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阿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要判別各種文章的風格，如果你憑了主觀的觀感，一味把文章看做神祕的東西，就要弄得玄之又玄，不着邊際。若把文章看做生活的一部份，用科學的分析、歸納、說明等方法，加以辨證，結果就簡單明顯，容易了解。』

『爲什麼許多作家在取材方面，往往有很大的不同？譬如說：有人整日研討一篇政治經濟論文；有人卻整日摹描山水，專記身邊瑣事；更有人時常在筆下現出被壓迫民衆的慘痛！諸如此類，不勝列舉。總之，這完全由於作家的生活環境各不相同，因而他所取材的範圍，也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冰心女士的產生，寄小讀者那種曼妙的抒情作品，自有冰心女士的優越的生活做它的背景；如果丁玲不是從一個天災人禍交相煎逼的家鄉孕育出來的女兒，她決不會產生水、母親等作品的。我們若希望冰心女士寫冰等類似的作品，或是企圖丁玲能給我一些曼妙的抒情小品，那就無論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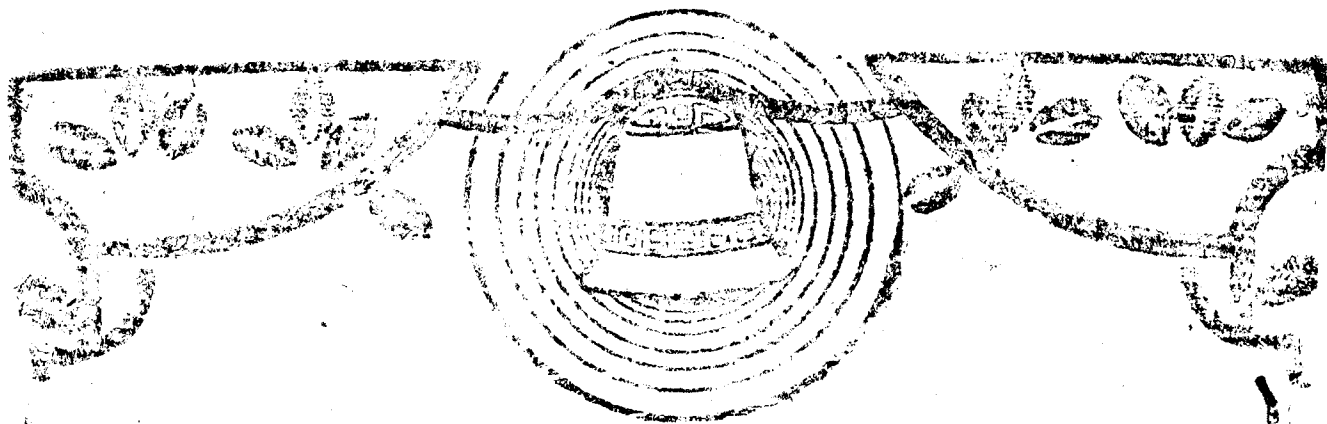
何，也不可能呀！

『此外，作者的品性及語言習慣，作者在寫作時的習慣，都是決定文章風格的必具條件。也是我們在研究文章的風格上應加以注視的地方。』

沈先生一口氣講到這裏，使勁地吞下一口唾沫，放低點聲音說：『好了，今天我趁此最後一次公開談論的機會，給予你們一點在寫作上不可或缺的知識。希望你門都能體會，更在閱讀文章時細心揣摩，自能得益。』

『從今以後，諸位中的一大部份將懷着三年來不算豐富的僅有知識，跑入社會跑入一個大的世界，爲了我們這垂危的祖國，衰老的社會，盡一番挽救的大力。但願你們不要害怕，艱苦的途程，是給壯健的人走的！』

『光明在前面呵！』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五版正中紙本

寫作的故事

全一册 改正定價國幣二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顧鳳城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692)

(0.60) 渝.本

1.5/3

